

劉

雲

著

著

水

弦

彈

月

遠

珠

瑟

劉雲若著

社會
小說

冰
絃
彈
月
記

第三集

正氣書局印行

蜀山前傳：長眉真人專集	三	冊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三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五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後傳	十	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	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二	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五	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十	冊
還珠樓主：冷魂峪	一	冊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二	冊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三	冊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六	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一	冊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	冊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四	冊
還珠樓主：俠巧木尊者	一	冊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版

武俠長篇 冰絃彈月記 三冊

基本定價金圓

著者 劉雲若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經售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電話九三〇六三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BCO

特約發行地址
 西安興華書局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漢口興華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藜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KIN KWOK 71 MOTT STR. HET NEW YORK 13.N.Y.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 會 小 說

冰 絃 彈 月 記

第 三 集

目 次

第 三 回

東 風 吹 夢 一 曲 玉 參 差

冰絃彈月記

劉雲若著

第三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

上集結尾，九芝，到公園去面會二姑娘，他到了公園，恰好有人叫了一聲，用手相招，九芝注目一瞧，原來二姑娘先已來了，就迎上前去，二姑娘見他也向他走來，九芝見二姑娘這時裝束，和昨日大不相同，身上穿着可體的花綢旗袍，外穿一件小風衣，足下也換了半高跟的漆皮鞋，手裏拿着一柄花傘，不單看不出是飯店當厨的人，連小家蓬門的意味都脫去了，宛然是人家閨秀，但若細看，便可以在微小地方，露出臨時裝飾的痕跡，好像對這個樣裝飾尚不習慣似的，九芝心裏明白，她所以這樣刻意趨時，完全是女爲悅己者容的意思，也可以說是完全爲着自己，她恐怕仍照平常裝飾，到這公共處所被人指目嗤笑並且和自己不相調和，所以很費了一番倒扯，由此可見她是如何相重，不由心中動了情感，而且二姑娘美艷的容貌，在樹影花光之間，添上一層襯托情景，顯得分外動人，九芝不自覺的心跳起來二姑娘顯然於這種約會，是初次經歷，以她那樣潑刺豪爽的人，竟而現着不安和羞怯，也許因爲神經十分蕩動，雖然對九芝笑着，却兩頰紅潤，目光閃灼，好似恐怕被人看見，九芝也不住心跳，兩人走到切近，互相望着，倒學無話可說，其實是每人心裏，都有太多的話，只在喉嚨口擠住了對望一下，全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跟着又抬起來，九芝覺得不能不開口了，就低聲道，你早來了，真對不起，我到來在你後頭，二姑娘搖搖頭道，不是你晚，是我早了，今兒櫃上又很忙，直到一點，還有好些菜等我作，我看快到時候就跟我父親說，有事要出門，這幾個菜等明天再作，我父親說不像話，人家主顧不能等明天再吃，我說那麼就教他們上別家去

叫，跟着回到自己房裏，洗臉換了衣服，就跑出來上理髮館去一次，出來看鐘，還沒到咱們約會的時候，可是我幹什麼去呢，就先到這裏等你來，九芝聽她語氣中把急於赴約的真意，赤裸裸表示出來，毫無掩飾，這是任何跟情人約會的小姐，萬萬不肯說的，不由更感她的真誠熱烈，九芝雖然向來很少和女性接觸，但由瞧看小說和觀察他人，對女性頗有認識，這時因為二姑娘的一切，和以前所見所聞的女性，完全不同，反而感到一種深厚的情致，就望着她笑道，二姑娘，你對我太好了，二姑娘用手中的傘柄觸了他一下道，你別叫我二姑娘，我有名字，九芝道，你叫什麼，二姑娘臉上一紅道，我叫鳳屏，可是說起了這名字，還沒人叫過，我自己聽着耳生，家裏從小兒都叫我二鳳，你也跟着他們叫吧，九芝道，那我怎敢，叫你鳳姑娘吧，二姑娘搖頭道，不要姑娘，我一聽就想起那些飯座兒，他們都這麼姑娘姑娘，教人討厭，九芝道，那麼叫小姐，二姑娘撇着嘴道，我更不要小姐，你別越說越遠，我問你，你今年二十幾了，九芝道，我二十二，那你比我大三歲，就這麼着好了，九芝聽着，已明白她的意思，但仍不解道，你說我怎麼樣；話未說完，只覺腫骨奇疼，原來又被她的傘尖打了一下，忍不住疼的她出了聲，同時說道，我明白了，你是妹妹，那麼鳳妹妹，二姑娘格格的笑起來道，你這人啊，真有點兒……說完又咽住了，九芝接口道，我有點兒什麼，有點兒賤骨頭，說不明白，一打就明白，對不對，二姑娘聽了，更笑得花枝亂顫，但這時有兩個行人走到附近，聽見笑聲對她瞧着，二姑娘立刻止住了笑，羞得臉兒通紅，轉身向九芝埋怨道，都是你惹我笑，教人看着多麼不好意思，走，咱們我清靜地方歇會兒，別儘在裏站着，九芝便舉目四尋，見不遠處有座花架，架下雖然有人，但架後丈許小徑的一隻椅子，却還空着，就指着說道，咱們那邊去吧，二姑娘舉步便走，張望着園內行人，低聲笑道，你看這裏一對對的，還是真不少，可是他們怎麼都像跑馬似的，繞着圈兒跑什麼，九芝聞言一看，不由笑了，原來這園中間是一片長圓形草地，周圍是碎石道，圓徑約有三四百步，遊人差不多都循着石徑散步，但有些少年情侶，並不尋僻處談心，進園就圍着草

地繞這麼幾個圈子，而且步履飛快，好像賽跑似的，不知是什麼道理。大概女子要在人前炫耀她的健美身體，而男子却陪伴着教人注意他有着美麗伴侶，鳳屏初到公園，自然是看不慣的，在她那樸實的腦筋，必以爲情侶到了一處，應該避人私語，當人展覽已經可怪，何況還像走馬燈似的飛跑呢，想着就道，有些人常常走進園裏，匆匆轉幾個圈子，便又出去，既不像散步，又不爲吸新鮮空氣，只看他們像一陣風的出去，我真不明白他們是幹什麼，說着見面過來三個遊人，一女兩男，女的擦着一臉黑油，假充日光曬或健康膚色，年紀總有二十多歲，却梳着兩條小辮，冒充幼女，走在中間，將兩臂分架在兩個男子的肩上，簡直像是獨木關戲裏，薛仁貴帶病扶着兩個小軍出場的姿式，不過這位女子，却沒唱在月下的戲詞，只大說大笑，滿嘴中西合璧的說話，二姑娘看着三人，又回顧九芝，滿面現着輕薄之色，小聲說道，這地方不好，怎淨這樣的人，九芝知道她看着這班摩登過度的男女，深覺刺目，她這時雖然也正爲情顛倒，但她的愛情，是隱秘的，謹慎的，仍守着舊時代的古風，今日公園赴約，在她已是力趨潮流了，和那種放蕩慣了，還是距離極遠，所以如此鄙視，想着還未說話，忽覺自己臂上多了一隻柔夷的手，方知她竟也情不自禁，仿效那班情侶的模樣了，就緊緊挾着她的手臂，由花架底下穿過，到了小徑中的空椅上並肩坐下，二姑娘望着對面花牆，半晌無言，忽又低下頭去，用傘尖掘起地下的碎石，一一挑到遠處，到挖成一個小坑，又把旁邊石子撥過填滿，九芝在這沉默的空氣中，更覺惴惴不安，就忐忑說道，鳳妹妹，你也當出門麼，二姑娘抬頭望着他，搖了搖頭，又轉過臉去，才開口說話，但不知怎麼，聲音變得啾啾了，才徐徐道，你幹麼還說開白兒，我問你，你打算怎樣，九芝一聽，知道問題來了，也是難題了，雖不願對她裝不曉，但也不好連直接說兒，就問道，你說什麼怎樣，二姑娘側肩一瞥，凸起小嘴兒道，到這時候，你怎麼說這話，咱們上這算是爲什麼，九芝這時心裏本和明鏡一樣，實不忍再作遁詞無奈又難於直說，只得把本意兩齣弄出，道，鳳妹妹，我很明白你的心，不過我只能跟你作個朋友，二姑娘愕然說道朋友，朋友是什麼意思，九芝道

，就是兩個男人，或是兩個女子，交朋友一樣，你忘了自己是女的，我忘了自己是男的，兩人要好的換心，永遠誰不忘誰，二姑娘聽着，遲了一下道，就只這樣麼，九芝道，朋友可不就只這樣，二姑娘轉過臉來，凝眸望着他，顏色慘變，忽然點頭道，我明白，我好傻，人家是局面人，我這廚子丫頭怎麼配……說着突然舉起雙手，將臉兒埋入掌心，九芝猛悟她是悟會自己意思，深深的傷了心了，不由萬分悔惱，忙去拉她的手，二姑娘却較上了勁，把手奪出去，九芝看着她嬌嗔而又委屈，好像受了欺負的神情，不知怎麼，忽的把心軟了，忘却一切的顧慮，完全屈服於她的愛情，就撫着她的肩頭，悄然說道，妹妹，我很明白你的心，可是你把我的心給想錯了，你方才說不配，倒是實話，只不知是誰配我，你大概還當我怪不錯呢，又那知我可以算是世界上最窮的人，現在只作着一點小事，勉強活着，根本沒有成家的能力，所以你雖有這樣好意，我也不敢拾碎兒，就連昨天早晨，我對你失信未曾自去取菜，也是這個原故，因為我從第一次見你，心裏便愛得……不了，又看你對我那樣，回去直尋思半夜，想到自己這樣貧窮，根本不配愛人，既知道將來沒有結果，何苦自尋煩惱，我的意思也和你一樣，認為男女有了愛情，就得往長處打算，像現在那班荒唐年青人，只顧一時便宜，苟苟且且的毀人一世，我還不敢作那樣缺德事，所以寧可忍着難過，也不願再去見你，現在你你既露出這樣意思，我心裏實是感激，無奈自知沒有指望，只可答應跟你按朋友來往，其實這也是多餘，只於不得不……咳，教我說什麼呢如今你逼得我都說出來了，就請原諒我吧，二姑娘聽了，忽然轉過身，握住他的手，很快的道，你的話可是真的，我不信你這樣窮，九芝道，你不信請去打聽，我在采石路北那家報館作事，你到那裏一問，便知我是幹什麼職務，得多少薪金了，實在我每月所得，僅只够一個人生活，還得省吃儉用，不瞞你說，我平常在報館裏吃伙食，連下小館兒都不大敢，前天到你那裏吃飯，還是那位麻臉朋友強拉去的，二姑娘冷冷笑道，看你說得這可憐，既這樣窮，怎昨天敢化大洋十元定兩樣菜呢，九芝道，咳，那是我跟一班朋友，立了個吃飯喝酒的會，每月一兩次，平常

每次公宴，只一兩元就費了，這菜因爲有人出花樣，要每人帶兩樣菜甚奇，那個朋友可以教家裏廚司給作，或是太太代辦，我却沒有法兒，因爲趕巧到你那裏吃飯，覺得味道很好，就托你代勞，我雖爲着應酬朋友，想要弄得好些，可是並沒想花太多的錢，到那麻臉朋友回覆我說，你把十元鈔票全留下了，我還心疼了半天，你知道那是我七八天的薪金呀，二姑娘點頭道，這樣說你是真窮了，九芝道，我難道說是假窮，跟你說謊有什麼好處，二姑娘望着他，抿嘴兒一笑，喜上眉梢的道，我就怕你的外表，倒好像個少爺似的，倘然不是少爺，那會看得起我這個煙熏火燎的窮了頭，我還得問你，你真窮，我還是文明人兒，我這樣粗根粗底，小門小戶的，你嫌不嫌，九芝道，你怎說這話，我不知什麼粗細，什麼門戶，只覺世上沒有比你再可愛的人，不過……二姑娘接口道，你這話是從良心上說的麼，九芝不答，只在臉上現出誠懇態度，二姑娘看着沖口說道，我知道了，不用再說，你別笑我臉厚，我回家就跟父親去說，教他給咱們操持辦事，我算嫁定了你了，說着似乎感覺很羞，就倚在九芝肩上，低聲說道，你不要笑話我，我也不知道什麼原故，活了這麼大，一直討厭男子，認準男子都是賊心爛肺，沒好東西，到我家買菜或是吃飯的人，只多看一眼，我就大棍子擲上去，飯客也都吓跑了，所以那一帶的人，給我起了個馬蜂的外號，言其只招惹，準被蜇個不輕，父親常勸我不要脾氣太暴，我也明白這樣就慌生意，很容易惹禍，無奈我也是不得已的看見男子就覺厭煩，他們對我一笑，我就當是有心囉嗦，火兒立刻攻上來，只這回瞧見你，也不知怎麼，好像遇着前世親人似的，心裏再放不下，前天直尋思了一夜，早晨七點鐘就上廚作了茶等你，失魂落魄的，不知往門外跑了多少次，好容易等來了，却是你那麻臉朋友，他說你有事不能親自來托他代取，我聽着竟像傻了一樣，忍不住哭了半天，才想起在菜裏放了那幾樣東西，交給他帶走，指望你看見了，我許再來瞧比我，可是怎能保準呢，我再也不下活兒跑回自己屋裏，蓋上被子裝病，哭了兩三點鐘，覺得頭疼心口也疼身上還發燒，敢情真病了，又過了一會，竟昏昏沉沉睡着，忽然作夢，夢見你又來了，立在院裏，我

趕出去拉你。你倒往外跑，我一急就醒了，正在朦朦朧朧，恰巧聽見你在院裏說話，我一時矇住，分不清是眞作夢，趕着爬起窗戶往外瞧，正看見你的後影兒走出大門，我才覺出不是作夢，忙叫父親詢問，他說因爲我不能下廚，已經把你們駁走了，我急得要死，忙說病已見好，能煑作菜，教他快把你們追回來，等我看你又進了門，我就趕着洗臉換衣服出去，病也不知那裏去了，九芝聽着她述說情形，感到完全是女孩子初戀的意境，毫無僞飾，知道她實是一見鍾情，發生了人類最高尚最熱烈的愛，這種愛本是沒有端緒可尋，沒有道理可講的，不由也大動情感，擁着她說道，親愛的，我不知那點兒值得這樣見愛，我真慚愧，羞點兒辜負了你，若不是你在菜裏放了那幾樣東西，我就許不再前去，豈不……二姑娘接口道，這是有緣分管着的，現在我知道咱們有緣，你想不去也不由你了，這我倒放心，只是不明白……你告訴我爲什麼我一見你就這樣認死扣兒，好像沒你活不了似的，九芝笑道，傻孩子，你不是說有緣分管着麼，這也是緣分呀，二姑娘的一笑道，可不是，我真傻，你往後就永遠叫我傻妹妹好了，這名兒好聽，我娘活着時候，常叫我傻孩子，我愛聽這個字兒，你這樣一叫，我這才又有人疼，九芝聽着她這天真動情的言語，暗暗銷魂，再看她宛轉依人喁喁切切之態，不但和持棍毆打流氓，用水潑那麻皮的時候，完全判若兩人，就連前昨兩日所見的爽脆性格，也已消失不見，變成個極溫柔嬌痴的少女了，不由更深愛戀，但想道自身環境，立刻醒悟這眼前好景，不能長久維持，恐怕終落一場虛空，想着便似兜頭澆下冷水，把火熱情懷，化作淒涼意緒，徐徐縮回了手，低頭不語，二姑娘看着，吃驚問道，你怎麼了，九芝淒然道，你要我永遠叫你妹妹，我有什麼法兒能殼永遠，你要知道，咱們是沒指望，方才我不該忘其所以，對你說那些話，二姑娘一皺眉說道，爲什麼沒指望，呦，又是你窮啊，我不怕窮，九芝道，你不怕，我怕，便是你因爲愛我，甘心跟着受罪，我也不忍作踐你這鮮花似的人兒，過一世苦日子，九芝方要開口再說，那二姑娘鳳屏已握住他的手道，得了現在咱們誰都明白誰了，不用多費話，你更不用拿窮來推辭，你要明白，你窮才更可我的心，

像你這樣人的，若再是個有錢少爺，大概咱們連面都見不着，坐汽車的還照顧美國飯店，你只痛快說真願意要我，九芝想不到她這樣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的抵住相問，深感不好回答，但心中已完全軟化，再沒有能力抵抗她這排山倒海的熱情，只嘆了一聲道：「你這話問得……」就好像問一個討飯的人，可願意成爲財主一樣，又豈能不願意的，不過願意又該怎樣，還是那句話，我本來一見就愛上你，如今你對我這樣，我更感激你了，因爲我又愛你又感激你，所以……還是不敢願意，你要明白，我一願意就害了你了，我太窮啊，固然你現在過的日子也不舒服，可是像你這樣又美麗又能幹的人，前途總該有好希望，若是嫁了我，這一世就永遠苦下去，莫想再翻身了，你也想想，我現在什麼情形，不過勉強自己糊口，倘若再加上一個人，那就只有一同挨餓，我自己不成問題，但是何苦害你，再說你這樣一朵花兒似的，每日當廚上灶，已經發慘的了，難道還忍心再往苦裏作踐，我跟你有什麼仇呢，鳳屏笑道：「聽這一套，直教你別說廢話，你還是沒完沒結，往後少提窮字兒，受窮我願意，你看我是不能受窮的人，再告訴你，我是窮裏長大的，我們父女開飯館才有幾年，以前過的日子，就沒落到討飯罷咧，所以這話別跟我說，我什麼都明白，就是窮也分三六九等，事在人爲，窮在人受，你不是事由小，賺錢少麼，可是也許在自個兒花着不穀，添上我反倒富裕，九芝道：「我知道你能幹，善於持家，不過也得不得即不離，倘然我要稍爲長進，能教你過平常人中等生活，不致太苦，那時就是你不願意，我也不肯放你，鳳屏嘆了一聲道：「中等生活，什麼樣中等生活，你給我講講，九芝道：「中等生活就是不太富，不太窮，平常日月，比如說，能賃一所小三合房子，或者和別人住一所，自己有兩間整齊住房，吃飯穿衣全都按步就班，應時到節再能用一個女僕人，生活不太勞苦，在那儉裏還能享受點快樂……」鳳屏沒等他說完，就用手按着他的肩頭，欣然道：「對了，對了，你這話就跟從我心裏說出來一樣，我就想過這樣的日子，九芝聽著，伸直了手臂，忽然若失的姿勢道：「可惜我的力量不能辦到，未免太辜負你的心了，鳳屏聽著，似乎要笑却又忍住，才咬著下唇，點頭說道：「可

情啊，我也覺得可惜，不過按你方才說的那樣中等生活，大概每月得多少進項才成呢，九芝道咳，你問這
個作什麼，我既辦不到，說了豈不越發難過，鳳屏道我們只當說閒話兒，教我聽聽，也許有個拆兌，九芝
道，拆兌什麼，按現在生活程度，要過那樣日子，總得每月有百元以上的進項，我所入的還不敷三分之一
，我的好妹妹，你能怎樣，咳，別擠我說醜話了，鳳屏一笑，凝眸望樹枝隙外的天上雲朵，似有所思的
，徐徐說道，這樣也不是沒有指望，莫說你還不致於長久這樣困着，也許不久便要發達，就讓永遠還不出
頭，也有法兒，只要你真心愛我，你可以緊着手，存點錢啊，比如說，你一月只有三十塊錢，花兩成存一
成，總還不致太為難，這樣一月十元，一年一百二十元，過個六七年，加上利息，就能上千，到那時候人
……九芝不待他說完，便已跳起道，什麼……要照你這樣，只怕存了數兒，也都白了頭髮，鳳屏笑道
，何致於呢，不管幾年，反正我總等你，只要手裏有點體己，存起來吃點利息，再加上你的進項，就可以
過像你說的那樣日子了，九芝道，就是存上十年，又能有幾個錢，還是免不了受苦，再說你的青春，就這
樣就悞下去麼，我萬萬不肯，鳳屏擺手道，咱們對付着，湊合着啊，我也可以積餘點兒，過幾年有了底兒
再辦大事，我也不敢說大話，自然巧媳婦作不出沒米粥，可是我這痴孩子，也會折大改小，用八個錢過旁
人十個錢的日子，我辦得到，你不用多想，安心等幾年，我準等着你，你若真愛我就別怕受苦，省吃儉用
，爲咱們終身大事苦熬，那麼咱就定規五年吧，你說怎樣，九芝聽了，覺得她這別開生面的談情，不說親
道愛，而只樸實說理，作長久的計算，但是一片真濃厚之情，却全從言外流露，分外感覺心意緊摯，恩義
分明，使人難於禁受，不由心中感動至極，望着她自覺眼眶發濕，鼻頭發酸，凄然嘆道，妹妹，你這樣待
我，可教我說什麼，我真不知自己那一點兒值得你見愛，不過我怎忍虛耗你的青春，你知道五年不是短時
候啊，何況便到五年，也未必……鳳屏忙又攔住他道，得得我只許你說到這兒，合着說了半天，只聽你
推辭，起初爲愛我肯要我，以後我給出了道兒，你又不忍虛耗我的青春，那麼怎樣是好呢，我別糊塗着，

大概你是嫌着我，只不好意思明說，我這一片真心，倒弄成沒臉強賴，得了，你既不願意，那就不用……你快請吧，今兒算你晦氣，遇兒個不要臉的了頭，九芝見他惱了，心中又羞又急，忙握住她的手，口不擇言的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我實是不……我不說了，完全依你，你教我怎樣我就怎樣，從此我就是你的……你的人，再不說那無謂的話，只爲你努力上進，反正咱倆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了，鳳屏聽了稍微一動，但仍低着頭兒道，你這話是真的麼，九芝道，不信我給賭誓，我若有一個字是假的，教我……說到這裏，猛覺一隻肥膩的手伸過把口掩住，鳳屏說了句用不着發誓賭咒，咱們只憑心，就把手鬆開，又道，那麼咱們就一言爲定了，你可不許再提窮字兒，九芝點頭道，我不提再也不提，鳳屏又道，咱們五年的約會也算板上釘釘了，誰也不許變心，九芝道，那是一定，但盼我稍有長進，把咱們的約會縮幾年，鳳屏道，那就得看你的心的命了，你若想快些，就把每月薪水存起一半來，啊，還得歸我管着，免得隨手花出去，不過這樣你就太苦了，可受得了麼，九芝心中也知道這是個難題，自己的入錢日常已感捉襟露肘，以後突然減半，除去伙食所餘無幾，不特應酬全不可能，連日常零用都得減免，恐恐日久難於支持，但因有愛情鼓勵，又不願使鳳屏失望，就說出忍受辛苦、點頭應道，成成，爲咱們前途打算，就受點苦也是應該，何況還沒甚苦，就是這樣，我每月初一便給你送去，鳳屏望着他道，這可是長久的事，別只顧一時高興都答應了，以後熬不住苦，又變了卦，九芝道，若是不吃飯也能活着，我就連吃食也省了，只受點窘怕什麼呢，再說心裏常想着你，便苦也不怕苦了，鳳屏點頭微微啾一笑道，好，那麼你就按月送吧，可是不必交給我，存進銀行去好了，九芝有生以來，尙未和銀行打過交道，聞言深以爲異，暗想銀行是給富人預備的，我這區區小款，何必小題大作，忙道，我向沒到過銀行，還是你給收着吧，鳳屏掩着嘴笑道，我往那兒收，你交給我，我也得送銀行，九芝聽着心想聽你這樣開口銀行，閉口銀行，倒像跟銀行怪熟似的，暗道美國飯店和銀行許有交際，但還沒說出話來，鳳屏已從手提裏包取出一個紅皮硬紙本兒，遞給他道

，你拿着這本兒，去到惠民銀行交了錢，他們就給寫上數兒了，很便利，一點不麻煩，九芝看了看，心想看你不出，居然還是銀行主顧，大約存過幾許點心錢，所以有這存摺，現在交給我繼續存入，倒省得重立戶頭，想着就接過來，見那存摺似乎用得很久，面上都已污舊，寫着鳳屏名字，隨便翻開裏面頭頁，見一行的都把錢數寫清，不由一怔，方知她對儲蓄頗有恒心，已存了不少日子，再看這左右兩頁，印着雙鈎的九十兩個號碼，知道前面還有八頁，方要向后翻，但無意中眼光落到右下角的結存數字上面覺得字碼排列甚長，不由注目一看，原來一共竟有六位，除去小數點下的末兩位，前面列有四位，而最前一字，竟是個五字，九芝不由倒吸一口氣，又向后翻了兩篇，到第十六頁中間便沒有了，最末結存的數目，是九千四百零幾元，九芝看着怔了半天，才把呆直的眼光抬起，射到鳳屏臉上，鳳屏也正望着他微笑，九芝呆兀的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鳳屏指着那存摺道，你還問什麼，它已經告訴你了，這就是說你不用發愁，也不用苦熬，咱們有錢，方才我是故意試探你呢，九芝仍似疑惑着道，咱們……這些錢是你的麼，你真有……

鳳屏道，呦，怎麼不真，不是我的又是誰的，九芝道，你那兒來的這些錢，鳳屏道，作買賣賺的，我慢慢存的，你知道我父親把櫃上的事全交我管，賺的錢也全給我，你別看不起我們小生意，那一個月也得剩點，至不濟也過百，幾年功夫只存不取就存出這數兒，九芝看存摺上，果然在支取欄內全是空白，分外顯得整齊好看，鳳屏又道，要不我爲什麼問你，中等生活是怎樣情形呢，這叫活該可你的心，我這點錢每月可以取六十塊錢利息，加上你的薪金，恰好過你說的那樣日子，這目下可堵上你的嘴了吧，看你還說窮，方才我是試探你，可肯爲我受苦，你別當真，我怎忍教你爲難着窄，你就放心好了，這筆錢預備咱們長久度日，你先替我收着，可別弄丟了，現在若用錢辦咱們的……九芝說着，似乎不好意思，囁嚅一下，到底減字偷聲的方法，把個喜字明了下去，接着說辦咱們的……事，我父親手裏還有，他是老財迷，只愛存現錢，藏在炕洞裏，大概總有兩千，也是留着給我的，等我回家跟他說明了，明天你就去取，順便也該認

伏着不動，肩頭頻頻顫動，似乎正在哭泣，九芝手足無措，沒口說道，你別怪我，我愛你感激你的心，只恨沒法掏出來教你看，又怎能拿喬，你那話太冤枉我了，好妹妹我從此再不說話，一切依你，還不成麼，鳳屏還是不言不動，九芝又央勸半天，把話說絕了，鳳屏還是不理，九芝有些着急，忍不住便拉着她的玉臂，想把臉兒湊過來，不料鳳屏毫未掙扎，隨手便轉過身，九芝向她臉上一看，竟是出於意外的無哭泣之容，而是滿面春風，笑容可掬，同時還哧的一笑，九芝忽然若失的道，你這是圖什麼致我急了一身汗，鳳屏白了他一眼道，你還說我，不把人家惹急了，你的故事兒還有個完麼，大概你是有着特別脾氣，非把人氣哭不肯甘心，現在見我沒真哭，還得再抓個岔兒變卦吧，九芝笑道，教你說得我真成了拗種，爲什麼還變卦，現在我算賣給你完全服從，鳳屏變色道，什麼你罵人啊，說我用錢買了你，是不是，九芝忙辯道，不不，你是用愛情買了我，鳳屏方轉身回笑道，這樣說，你還買了我哩，而代笑容切齒發狠道，就是這樣，非得把人嘔急了不能算完，現在若不是……你看我沒真哭，還不得變卦麼，九芝道，教你說得我成了什麼人，我何嘗誠心嘔你，只不過……鳳屏擺手道，非得，少往下說吧，方才你不是答應我了，就照着你的話辦，用不着講什麼表裏裏兒，告訴你，兩人要好，就是沒理可講的事，若是說到爲什麼，圖什麼，應該不應該，那就麻煩兒誰不用理誰，你若真心愛我，就把廢話免去，辦前個的，這個存摺歸你存著，用錢傳管去取，我向來沒刻過圖章，只憑摺子辦事，九芝聽了搖頭道，這個……我看不必吧，還是歸你存著的好，鳳屏又一沉臉兒道，哦，這是我錢，你不能要，不是，九芝忙道，不不，我不是這意思，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談不道誰的，我只因爲所住的宿舍，人很雜亂，帶着存摺不很妥當，萬一丟了，豈不要命，鳳屏冷笑道，有什麼要命，丟就丟了，九芝道，可是我過意不去呀，而且咱們將來的幸福都有存摺上面，怎能不小心呢，鳳屏從鼻子哼出笑道，我若不是知道你不是藉題推辭，非要把你這人看沒有了，怎麼，咱們幸福就全在錢上，倘若沒有這點錢你就覺着沒了幸福，咱們的事自然不能辦了，得，你

不用再說，我這人是天生拗種，只要有個打算，九牛二虎也拗不轉，現在咱們已經到了這地步了，你管了我，我也管了你，你就趁早聽話，別教我着急，若惹火了我，鳳屏說着格的一笑道，你看見過我打人了，要我照樣打你一頓，也得老實拿着，九芝聽了，不由毛髮悚然，心想這可好，才在口頭上定了婚約，她便惡罵幾頭立起家規，往後日久天長，我這身體怎當的她那花容繡腿，想着不禁聳肩吐舌。鳳屏更笑起來，捏住他手腕說道：你害怕，我這兩句話，別再把你吓跑了，九芝笑道：何致於呢，倘若爲這個挨你的打是多麼大的幸福，拳頭裏藏着上萬得錢，世上的人誰不想挨這樣打，鳳屏撇嘴道：別瞎說，我憑什麼打別人，就憑我也……說着一場那場緊的粉拳道：你若不聽我的話，我還是真打，九芝道：這個實在教我爲難，請你想想，是應該男人的東西歸女的收存，若是女的有東西該歸男我收存，比如等將來，有什麼財物等，是不是該交給你，鳳屏點頭道：那自然得交給我，不交我可得成啊，可是現在遺存摺得交給你，頭一樣算咱們定親的憑據，好比我的人雖沒過門，嫁妝先過去了，二者你就得操持辦事短不了用錢，有這倆在手裏，可以方便些，好哥哥你就拿着吧，若再跟我分爭，我可就不向好處想了，九芝見她心意堅決，無可奈何，只可收了道：這一來又算給我添了罪過，從此擔上保守的責任，提心弔胆，不知到什麼時候，咳，不怕你笑話，我有生以來，還沒見過上百的洋錢，記得去年秋天，有位姓高的朋友，托那位梁老頭兒替他買一雙古董鼻煙壺據說是什麼軒的，十分貴重，討價五千元，梁老頭兒送給徐止，看沒有說成，一天梁頭兒上北京，臨上車才托我，把鼻煙壺退給姓高的，你想只送一次也沒什麼關係，就答應了，那知姓高的也出了門沒在家，這鼻煙壺在我手裏存了三天，這三天工夫，我簡直坐立不安，寢食俱廢，就像盜銀壺藏裏，那個丑角看守銀壺一樣罪，現在你這存摺，更不知教我受多大罪過，鳳屏道：什麼話，你說我的存摺，你還當是我一個人的丟了你陪不起呀，九芝搖頭道：不不，也是我的，不過我是窮人發財如受罪，不知道教它拆騰到什麼時候，才得反回頭來教你收存，鳳屏撇嘴道：那還不容易，你只快些辦事，到那時

候連你這人都歸我管了，莫說東西，九芝笑道我當然不會慢的，你想我又不是傻子，好容易有了房屋，還願意儘在街上挨凍麼，這存摺我就帶着了，親愛的，我不知你怎麼大胆，這麼信我，倘若我不是好人，拐了你的逃了走呢，鳳屏撇嘴笑道，那到有趣，倘然真有這事，我還是滿不在乎，也許我看錯了人，抱怨白已瞎眼，絕不會丟了難過，九芝道，你倒大方，鳳屏道不是大方，我一點也不大方，現在我看着錢就像我的命，可是傍邊得有你，倘若把你給丟了，錢對我還有什麼用，我不明白是什麼原故，大概是前世緣法，我活了二十來年，以前沒見過你這樣的人，以後準知道再遇不到你這樣的人，所以我的指望現在時時刻刻在你身上，倘若我丟失了眼，你居然把錢看得比我還重，踏一踏脚就上尼庵當姑子，我要錢作什用，說着又拍他肩頭笑道，你若把錢拐走了，可記住花完了千萬回來，我看你可比錢重，九芝聽了說得雖覺辭不達意，當然因為沒有學問，所以談情說愛不及女學生來得透澈，但精誠懇懇的意思却更令人感動，不由抱住她的玉臂，悻然說道，親愛的，我很明白你，咱們往後看吧，鳳屏道，不用往後看我知道你不會錯的，不過有件事和你商量，我跟你結婚以後，飯店非得關門不可，你總會看見，我歇工半天生意就沒了，何況永遠離開，所以關門……九芝聽她說到半天，已明白她的心意，就插口道，這根本無須商量，你父親當然要跟咱們一同住，咱倆度日，有個老人家照顧多麼福氣，你難道捨得離開他嗎，鳳屏望着九芝道，你真願意要我爹同住麼，九芝道，我怎會不願意，我很明白你父女相依爲命你嫁了人，教他往那裏着落，鳳屏眼圈微紅，嘆息說道，你這樣我可放心了，我父親那個樣兒，我只怕你嫌他，不願……咳，我的老爹爹太已可憐，從我母親去世，我才四歲，他一直作着母親的事，簡直完全爲我活着，莫看我們小本營生，他還是省吃儉用，可是把我養得比大家小姐還嬌，不知多麼疼愛才好，在我五六歲時候會害過一次病，父親正在一家小商店作粗活，進項還不能養我，到我害病，他把身上衣服都賣了，替我治病，事也不作，一直在我跟前守了半個多月，到把我看活了，他却幾乎累死，把事也散了，就在那年冬天苦得最甚，連住處都沒

有，在一條胡同裏白天給人打掃胡同，討些殘羹冷飯，夜裏就在門洞裏睡覺。有時趕上揚風糾雪，就把他的身體當作被子緊緊擁抱着我，再用他平日拾來的破爛棉絮上一團團堆在我身上遮不嚴的地方，他自己常常凍得拘僵了，到睡醒時候在地上翻滾半天，才能伸直了膠腿，那苦處簡直一言難盡，這樣過了二年，他又在一個外鄉人開的小飯館幫忙，以先只打雜差，以後才漸漸學着上竈作活，好在主顧都是賣力氣的苦人，只要解餓，不要好吃，他對付幹下去，又過了二年那外鄉人回了老家，他就把買賣接過來，自己經營，慢慢混的好些，方才又找了賦閒的廚師夫把生意擴充，添賣酒菜，又借了些本兒，我也大了，跟着學習也能上竈，到那廚子退夥不幹，生意歸了我們，主顧們竟說我的手藝比廚子還好，買賣越發火爆，才混到這樣兒，你想想我從作事那天，就同父親一同活着，不管受苦享福，沒一天離開，好像誰離開誰也活不了，父親的心全放在我身上簡直了他自己，幾年稍爲寬裕了些，他把所賺的錢全給我，教我盡興花用，他自己捨不得費個小錢，可有時上百的給我買衣服首飾，儼是這樣還常常看着我難過，說補不過少時受的苦來，你想他對我這樣，我可捨得拋了他不管麼，何況我也知道，他沒了我準活不下去，所以你方才一說願意教我父親同居，我心裏說不出的痛快，九芝點頭道，這是應該的，你的父親和我的父親一樣，我既愛你，當然也愛你父親，你放心吧，咱們結婚以後，就教他把飯店關門，跟咱們一同度日，鳳屏道，我看不必等咱們結婚，飯店就先收市也罷，這是沒多久就誤的事，我也幹不下去了，明天到我家再跟父親商量吧，九芝點頭唯唯，鳳屏凝眸想了一下，忽又縱然說道，你打算還等多日子呢，九芝道，我想與你……說好了，鳳屏道，大主意應該你拿，九芝道，倆人的事，還分什麼彼此，鳳屏沉吟道，若依着我……我看不如……不如快些，倒不爲別的，我看你全好，只是瘦些，氣色也不大好看，跟大夥兒吃伙食飯，在宿舍裏過窮光棍的日子，一定舒服不了，還是早些……也得……一個年青人沒人管，那兒成啊，九芝聽了，不由心中油然發生夫妻之愛，暗想這真應了各人女婿各人疼那句俗語，方才定下婚約，立刻就關心到我的起

居飲食，肥瘦強弱，恨不得立刻必自照料，但不想我在今日以前許多年裏，一直沒人照管怎麼活來，這意思却是太可感了，就道，我明白，你這麼關心我，我也一樣希望早和你到一處去，親愛的，你雖然從小受苦，可是還有個父親，互相疼愛，互相倚依，我却是隻身獨自，你想想我這幾年苦生活，一個人住在一間宿舍裏，每天作刻板的工作吃刻板的伙食，回到房裏，天天是冷冷清清，獨孤燈若再過下雨下雪的天兒，或是有災有病的日子，我意思是什麼滋味，所以我的心永遠好像被冰鎖着，冷得麻木，雖然年青竟好像老頭兒了，今兒好容易得着指望，眼看幸福都在前面等着，我直恨不能一步跳過去，鳳屏看了他一笑笑道，你可跳哇誰攔着你，九芝道，我自然要跳，明天定規以後，我們就開首預備着，鳳屏道，啊，要不然，不用等明天，現在你就跟我家去見父親，九芝沉吟道，現在不必還是明天吧，鳳屏道，你才說要跳，怎麼又不掛勁兒了，我們去與父親說好，可以把生意立時不作，明天就操持辦事，即或你沒工夫，我和父親就先出去看房子買東西，多麼利落，你爲什麼不去，難道說不好意思，九芝道，不是不去，是我還有個約會，你昨天見過的那位梁老頭兒，他從你們飯店出去，便惹了一樁禍事，說着就把昨天的事告訴一遍，又道，那姓胡的受傷進了自清醫院，還不知病勢如何，梁老頭兒約我陪他同去探望本定在今天午後兩點，我因爲要先來看你，就給往後推了一點鐘，現在已到時候，得要去了，鳳屏聽了，似乎頗爲悵惘她倒不是一定忙着和父親商量，而是對九芝依戀不捨，所以想要借題拉他回來，順便挽留晚飯，便可作長時廝守，如今不料反提醒了九芝立刻要走，自然感覺悵悵，俗語女人十八變，真個不錯，凡是生理上心理上，以及環境上的各種刺激都是以使其發生變化，鳳屏本是個，爽快的性格，今日竟被愛情浸潤，一變而爲悵悵纏綿，而本來性格尚未全改，還不致淚眼顰眉，聞言只嘆了口氣道，你真是非去不可麼，九芝道，叔子正在造境中間，我實不能不去帮他，倘若失信，就對不住朋友了，鳳屏道，那麼你就去吧，九芝道，你呢，鳳屏道，我自然也回家，難道我能已在這兒，九芝道，那麼我們就去出，我可以送你一段路，鳳屏無語立起，和

他同出園門，方才在進園時，還是兩不相關，這時出去已是未來的夫婦了，自然形跡上越發表示歡愛，挽臂而行，園中遊人見九芝清秀文雅，鳳屏明艷照人，大家都向這天成佳偶投射羨慕的眼光，九芝和鳳屏都在羞赧中感覺得意，出了園門鳳屏便問九芝到什麼地方，九芝說了地址，又道，我先送你回家，再坐車去赴約，鳳屏道，你要去的地方在北面，我家却在南方，你送我不是很越走越遠，得，時候也不早了，你就快去吧，可記住明天早去找我。九芝道，那麼給你雇車回家，鳳屏搖頭道，不用，我自己會雇。你去你的，九芝却不肯便走，又立刻對她看了一下，才說聲我走了，明天見，就轉走了數步，回頭見鳳屏仍立在原處，向自己望着，就揮手示意教她叫車，鳳屏也揮手教他自去，到九芝轉過角，她還向去路呆望半晌，方才抱着半欣喜，半悵惘的心情回家去了，九芝和鳳屏分手以後，心中迷迷惑惑，恍恍惚惚，好似乍從夢中醒來，大凡情人相聚之後，極緊張的情感，突然鬆弛，都不免有這種感覺，何況九芝還在短時會暗中，生命竟發生很大變化，在未來花園以前，尚是畸零無侶的苦人，如今未出花園，身心已一齊有了着落，成爲一個受人關切愛惜的幸運兒，在未來花園以前，尚是個一貧如洗的窮漢，如今未出花園，竟已成了富翁，身上藏着上萬的資財，這數目雖不很巨，但在九芝眼中看這長至五位的數碼，和普通入眼中看那一串長蛇的天文數字，一樣多得不能想像，固然他對這筆巨款，並不想據爲己有，也不想擅自動用，只於把這存摺看作日後幸福保障，有這個便宜補助自己能力所不及，使鳳屏不受受苦，因此他才對存摺非常重視並而好似感到一種安神定魂的力量，一面走一面隔衣撫摩着袋內存摺，覺得自己前途很是平平，幸福基礎已然奠定，雖然一個男子不該依賴女人，自己也決不願倚賴鳳屏，但有她這樣內助，再有她的蓄作爲生活保險費，自己便可以安心上進，也許由此得到發展，真夢想不到會在無意中遇此奇遇，鳳屏不知看出我有什麼好處，竟如此傾心相愛，委身相事，總共只見面三次，便決定了婚姻大事，而且據他自述，他的心意，在初見時便已決定，看來男女兩性感應，真奇妙不可思議，所謂一見鍾情，竟然真有，而且這樣風急火速，可

是細想起來，不能不說她過於任性，過於鹵莽。倘我是個壞人，豈不一失足成千古恨麼，但我並不是壞人，她也並未失眠，就可歸之於天意該當，前緣有定，也可以說我的運氣到來城墻擋不住了，我絕不在乎她的妝奩，只得到這樣容貌美麗，性格明快的人，作終生伴侶，已是人間厚福，論我的身分和環境那一樣也不配得到她，但她却把我看得太高，還自嫌家世寒微，尤其以父親出身低賤，怕我嫌棄，其實我何嘗那樣存心勢利，莫說她父親作的是正當職業，不足爲辱，若真是想懸過遠，我也得愛屋及鳥，爲她而愛她父親，她說這話未免淺視我了，我豈非要愛她父親，還得和她一樣孝敬，只聽那老人對鳳屏的慈愛，多麼令人可感，我和她夫婦一體怎能不替她行孝報恩呢，九芝在路上胡思亂想，忽嘆忽笑，好似發癡一樣，及至到了梁宅，叩門一問，才知叔子早已出門，九芝看看手表，原來已過了約定時刻近一點鐘，又恍忽記起昨天原先約在醫院會面，就又坐車直奔到自清醫院，到了地方，下車便向裏走，他因昨日來過一次，知道病房是兩座樓，一座是頭二等病人所居，在院中最北端前面臨着花園，和院長住宅女看護宿舍緊相毗連，距離院門甚遠，環境頗爲幽雅。若住在向花園一面，簡直和醫院完全隔離，所以無怪許多無病的病人，全願前來靜養，給自清添了無限好生意，至於三等病房，則在醫院中部，不但和那種掛號待診藥劑庶務手術諸部分，相接甚近，而且樓下便是手術室，時常有病人號叫呻吟之聲，給樓上病人破悶。這就是自清醫院的不平等制度，九芝進門穿過闊大院落，直奔三等病室樓房走去，進了樓門，便覺耳中一片煩雜，心想病人居處本該清靜，何以如此騷亂，但轉想也許有幾個病人同時施行手術，也沒介意，仍向裏走，已上了二樓，忽見在甬路中間站了許多人，圍成一團，只聞人言裏面有女人哭叫和男子說話之聲，但外圍站的多是醫院中穿白衣人員，看不見裏面的人，九芝心中詫異，暗想這是什麼事，便要湊過瞧看，忽聽人群裏女人哭聲之中，夾着一個蒼老的男子聲音叫道：嫂夫人請你放手，不要再鬧，有我在這裏，可以擔保依你的話，你放手呀，九芝忽然一聽這人語聲，覺得十分耳熟，不由一怔，暗叫這是止廠的聲音，他老先生怎麼來了

，別不是吧，想着就跳了過去，向人群中一望，果然不錯，却又大吃一驚，只見在地下坐着個半老的婦人，身上穿着半舊的青緞褲襖，未着長衣，頭上半禿頭髮，在頸前剪齊，下面還是兩隻纏足，看年紀在四上下，臉上還代有脂粉，額際貼着太陽膏，頭髮抹得光板一樣，雖在地下撒潑打滾，並未蓬亂，但腳上的鞋却已掙落一隻，她正在涕泗橫流，哭號不已，一隻手捶着地板，一隻手拉住一個驚愕失色的老頭兒，正是梁叔子，叔子旁邊立着徐止厂和那邊縣長，正在苦口勸解，在那婦人後還有個瘦似骷髏的少年，身穿油包似的灰布長衫，有着和地皮同色的一張小臉，囚犯也似的長頭髮，年紀似在十六和二十中間，正蹲在婦人身後，有氣無力的喊叫助威，連叫媽媽你就跟他拚了吧，咱們不能受這欺負，你死了我打官司，徐止厂呵斥那少年道，老賢侄，你不許這樣，我這不是已經答應你們，我說話沒有反悔，你們還鬧什麼，那婦人道，你答應了可快辦呀，我在這兒瞧着，差一點也不成，別想蒙哄我，徐止厂點頭道，辦辦，我這就辦，你先放手，那婦人道，我放手他要跑了呢，告訴我們當頭人被他害到這樣，我得見個真章兒，人活着給他治病，人死了他給償命，我就這麼容易放他了，徐止厂聽着，似乎因她無可理喻，急得踏脚，就拉過邊縣長，附耳說話，九芝聽那人所說的言語，才悟到他必是胡魯題的老婆，那少年當然是胡魯題的兒子，但又納悶胡魯題雖然行爲卑鄙，也是爲窮所迫，實際終是讀書的人，却怎會有這土娼老鴉式的女人，和吸毒乞丐式的兒子呢，正在這時，邊縣長已瞧見了九芝，就招呼一聲，九芝忙走過來，止厂看見他叫道，九芝你來了正好，快給帮帮忙，九芝道您教我作什麼，就請下令，止厂却說請你稍候，又向邊縣長道老兄請你去跟醫院接洽，現在只要二等房間有空，立刻挪過去，邊縣長應了走去，止厂又向那婦人道，嫂夫人大概也知道我是誰，我總不致對你失信，許了必辦，請你快放開叔子，這樣太不成體統了，那婦人道，你只許了我個大概，還沒說小花兒呢，現在快說給我多少，止厂搖搖頭，好似對這婦人說話，大有儒衣儒冠，坐於傘炭之勢，但又不能不耐着性兒和她商量，苦着臉說道，嫂夫人，你別弄錯了，魯題是自己害病跌倒的

，叔子爲着朋友義氣，上送他進醫院你訛他可太不該當，何況魯題現在仍然活着並沒有死，你有什麼損失，能望誰要賠償……話未說完，那個枯瘦少年發出啞啞聲音道，你別這樣說，我父親明是被梁老頭兒氣壞的，不找他找誰，就是我父親沒死，我們一家全仗他養活，他一病我們就沒有飯吃，可不得教梁老頭兒賠償，徐止厂道，老賢侄你這話未免差些，我已說過，你父親自己病倒的，賴不上叔子……那婦人叫道，你別瞞我，我早打聽明白，是這梁頭兒給氣壞的，怎麼賴不上他，止厂道，就算叔子曾惹他生氣，可是他受傷是由於自己跌倒，並沒有人推他打他呀，嫂夫人，你不明白現行法律，就是張三和李四打架，李四負氣不出，上吊自盡，只要張三沒有勸他自殺，沒給他栓繩扣兒，就連累不上，因爲打架的事很多，並非全都自殺，李四自殺是他自己情願，張三不負責任，這件事也是一樣道理，便打倒法院也不會教你占了上峯，你不要抱着舊腦筋，想趁機會訛人，其實我跟魯題也和叔子一樣是老朋友，並不想偏向那一面，只是秉公論斷，替你們息事寧人，你們最好拋開這種妄想，從友誼上商量，我總要給你們想辦法，那婦人聽了和少年對望了一下才道，我常聽我們先生提你徐老爺子，是個作官的大人物，你老既出頭來管，一定虧不了我們，你說怎麼辦吧。止厂點頭道，這也很容易，我知道魯題景況不佳，家無餘資，現在可以答應你們在他害病期間，按月送點生活費，那少年接口道，你給生活費麼一月給多少，止厂道，大概你們每月多少澆裏，少年道，我們一月總得千八塊錢，止厂聽着一怔，九芝也覺愕然，就插口道，你們說實在的，徐止老是慈心好意幫忙，你們不要信口開河，請問令尊每月有多少進項，你們每月澆裏上千塊錢，那少年瞪了九芝一眼道，父親那個月不掙千兒八百的，九芝笑道，令尊既有若大進項，何致爲爭一兩元的賣文生意，鬧出這樣事來，我到很知很知令尊的景況，大概他教書的束修，每月是三十元，賣文至多和這數目一樣，至於府上澆裏多少，我却不敢妄談，也許像你所說的那麼多，不過那必另有來源，不關令尊的收入，所以現在只要就令尊說話，他害病期間，少了多少收入，徐止老頭就給補助多少，你們澆裏根本不必談，

這是頂公平的辦法，止尺聽着說道，這就對了，我每月按六十元送過去，那少年和婦人面面相覷，似深恨九芝揭露真相，破了詭索計劃，但仍不肯甘心，那少年又叫道，誰說我父親只掙這一點錢，憑父親只掙這一點錢，九芝道，這是有得考察的，可以向他教書的人家和詩社朋友人家問問，那少年才沒話可說，但那婦人仍叫着不成，只給六十元不成，我們傷了人，才給這麼點錢，你們真把人看得不值錢，我死在這裏也不答應……她也說不出理由，只管哭叫把詭索本意全露出來，徐止尺以局外之身，爲幫助叔子，倒被纏在裏面，老頭兒急得咳嗽嘆氣，叔子被那婦人揪住，怕她撒潑動武，不敢開口，九芝自己和他們周旋，大有孤掌難鳴之勢，幸而邊縣長從樓上下來，先向止尺報告，已和醫院接洽停當，立刻便可以把胡魯題搬到二等病房去，說完又向那婦人道，現在就把你們先生搬到二等病去了，你還鬧什麼，婦人叫道，二等不成，得住頭等，邊縣長道，才說好的，你怎麼又變卦，婦人道，我看看面子才答應住二等，如今他既不厚道，只給我這點錢，我就變卦，邊縣長聽着莫明其妙，九芝告訴了他，邊縣長才幫助勸說，和那難母難子費了許多口舌，結果又給加了一倍方才得了事，還是立時付給，那個婦人先接過錢，她兒子便迫不及待的向她討要，母子爭競半天，終被兒子得去一半，這時醫院中人已動手遷移病人，那婦人才放開叔子，進房去照料，但兒子却抽冷子跑得不知去向，九芝這時才向叔子慰問，又詢胡魯題的妻子因何來此胡鬧，叔子驚惶初定，只指着邊縣長道，你問他吧，邊縣長就嘆道，九芝大概還不知胡魯題的家庭狀況，他可算世界第一等舌人，但也是自作之孽，在十多年前，他跟着我一個同鄉姚縣長，在河南某縣作幕友，任上正遇着一個財主家出了命案，縣衙裏的人全都大得其法，胡魯題也分得幾文，飽暖思閒事，就結識了一個流氓，那流氓年已不小，帶着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在各處碼頭作生意，也可算是老鴿，胡魯題犯了老騷，與她打得火熱，沒有幾月，那老鴿把女孩賣給姚縣長，她自己也帶着男孩子嫁了胡魯題，據說那男孩還是她親生自養的，胡魯題居然大度包容，一概全收，娶姨太太還許拖着油瓶，那知這女人十分利害，進門不久，就把原

醜太太氣死，胡魯題把她升爲正室，把她的孩子也撫爲己子，就是方才這兩塊寶貝了。胡魯題自從得了這位好妻子，真是罪孽深重，婦人好吃懶作，又喝大酒，又打小牌，據說還有別的情形，那倒不必細談，她雖然很有積蓄，却把住不往外拿，只逼勒胡魯題弄錢供她揮霍，又加那兒子天生下流，很早便學會吸龍海因，偷摹拐騙，無所不爲，近年更變本加厲，常跟父親要錢，動武，婦人還幫助兒子欺凌丈夫，老胡受的苦楚，真是一言難盡，結果倒被老婆兒子制住，只好到外面拚命弄錢，你只見他卑鄙的可恨，却不知實際是困苦可憐，只看他對錢財過於貪污，却不知道他若弄不到錢，回家是什麼罪過，這個人簡直在活地獄裏呢。昨兒他進了醫院，叔子自然要給他家送信，那知母子竟認作好機會，她來拚命撒潑，今兒止尸已知道老胡的事，就同叔子前來看望也遭了無妄之災，進門就遇見這母子二位，揪住叔子胡鬧，先要求把病人移到頭等，還是我勸着，才折衷改爲二等，跟着又開口訛錢，若不是咱倆在這裏，只怕他們二位老先生不知要被訛去多少呢，九芝正在聽邊長說着，忽見病房門兒開放，有看護用輪榻把胡魯題推出來，那婦人隨在旁邊，一面抹淚，一面照料，好像十分憐惜，十分關心，不時的伸手扶扶枕頭，整整被角，其實是作給旁人瞧着，表示她和胡魯題是正式的恩愛夫妻，倘若胡魯題有個好歹，她有訛索的優先權，至於胡魯題平日在家，是否也能享到這樣優待，那就只有她自己心理明白，這時胡魯題頭上綁着繃帶，只露半截臉兒，却張着雙目似乎已經清醒，看見止尸點頭兒還微動了一下，好像在病中仍忘不了他詔讒的本性，口中含糊無力的說，止老恕罪，我不能起來，這裏點頭了，那婦人似乎不願他開口說話，教人看出傷勢不重，就連連推他。胡魯題似也自悔不該忘形，透出精神，就呻吟兩聲，又閉上眼，邊縣長看着，向九芝一笑，於是大家都隨走向樓梯，那輪榻由幾個護士擡着，顛顛波波的去，止尸走在九芝旁邊，不由低聲講說醫院設備太欠研究，倘是重病的人，這樣顛波上下，如何承受的住，那知下樓經過院中，進了頭二等病房的樓門，才知這邊設有特別輪榻，上下的小升降梯，可以很舒服的上去，並不經由樓梯了，九芝暗想，醫院本是慈

善性質的營業，怎竟如此勢力，昨日的剝削錢財，已然令人髮指，現在才又知道，他們對於病人待遇，竟如此階級懸殊，人有貧富貴賤，病有輕重安危，怎能不管病情，只以錢數決定待遇，看來到這裏的三等病人，都是活該死的了，胡魯題未落在虐待之數，不想止厂前來，竟把他升步，擠入優待之列，這也是運氣，否則若是止厂不來，任他那老婆兒子再兇一些，恐怕叔子也不肯應允升入二等，他實在沒這力量，逼死也無用啊，九芝正在想着，那知胡魯題運氣尚不止此，還有等第二步升遷，衆人見輪榻進入升降梯中，胡太太隨着升了上去，也就轉入樓中想要照看一下，略作周旋再走，却不料還未踏上樓梯，只聽樓梯上面噤噤作响，有一個頭頂光禿，西服筆挺的中年男子走了下來，原來正是院長馬自清，說也奇怪，在這不大的工夫內，不知醫院中那個透亮眼認出了徐止厂這位潤老，跟着便有順風耳報告馬自清，馬自清對這種機會向來不肯放過，何況又聽到胡魯題老婆兒子的訛索情形，知道這個病人是止厂的朋友，由他負責出錢，於是又有了盤算，就趕忙由院長室奔出，預備對止厂致敬，在二樓恰見輪榻由升降梯推出，問知病人姓名，便對護士吩咐兩句，又循樓梯向下奔來，便和止厂等遇上，他雖不識止厂，但那一雙江湖眼，由這一行人的斯文派頭，和止厂的眼眉氣度，便已斷定不錯，迎着鞠躬高叫，您是止老麼……止厂聽了方一點頭，馬自清跟着跳到近前，很親熱的握了握手，便退後一步，伸手叫道，敝院今天得止老光臨，真是蓬華生輝，十二萬分的榮幸，簡直等於福星下降，全院病人都可以不藥自愈……止厂被他這一鬧，竟給鬧怔了，方要請問尊姓大名，馬自清已提高聲音，像舊日官役對上司背履歷似的，作着自我介紹，介紹完畢，又取出一張名片，敬謹遞過，才向別人請教了一下，散了幾張名片，便向止厂道，止老難得光臨，請到上面稍坐，自清也好聽聽高明教誨，止厂道，謝謝老兄，容改日專誠奉謁，現在兄弟這要去看朋友，馬自清應聲一

鸚兒，只見甬道盡處，是一面法國式長窗却是雙疊並列的，全面都是透明玻璃，光線十分充足，窗外正對花園中高樹之巔，綠葉蔥蘢，映著明潔琉璃窗，覺得十分幽雅爽豁。九芝看着，想這裏真個幽美。二等病房果然有這環境，不知頭等要到什麼份兒，想着見馬自清走到便道盡頭，一開門口立住，推開房門，讓衆人進去。九芝擦頭一看，只見房門上釘着鍍鑲的橫牌，上面刻着特等一號四字，不由一怔，暗詫方才邊縣長明明已是移到二等，還爲這個費過口舌，怎現在比頭等又升上一級，竟弄到特等來了，難道這醫院巧立名目，特等就是二等麼，想着由門縫向房中瞥了一眼，見裏面的陳設裝璜，直似富家閨闈，更爲詫異，轉念隨着馬自清，止厂也瞧見門上牌子，愕然却步，馬自清道止老請，胡先生就在這屋，止厂遲疑着道，怕不對吧，我們原定二等房，這是……馬自清哈哈一笑，把門推開，衆人果見胡魯題已高臥在極華美的藤夢思綢床上面，那位胡太太坐在床上他看衆人進來又坐在床旁象牙色綠絨的沙發上，悠然自得的吸着紙烟，一見他們才又低頭抹淚，馬自清證明並無錯誤，又向止厂笑道，哈哈，止老，貴友到了敝院，怎敢不親臨請壽，這樣已經太簡慢了，不過敝院已沒有再好的房間，哈哈自清止老久已欽佩，今日得機會盡一點敬款，實是萬分榮幸，哈哈，請裏面坐，請裏面坐，止厂和叔子九芝互看了一眼，都覺得這馬自清言語太甘，語氣太過，恐怕他心中別有用意，不止於表示敬重，叔子和九芝因昨日領教過院中的辣手，此際便想到他或是不久間止厂是位潤老。飛機要敲竹杠，這一間特等房還不知討若干代價，止厂也理會到這層，但因被馬自清明而罩住，又當着胡魯題夫婦，不好說我們不敢受你抬舉，還把病，抬到二等去住，就望着叔子九芝縣長似乎詢問他們應該怎樣，邊縣長還算機靈，就替止厂下梯道，馬院長盛意真是可感，不過這樣醫機總不入合，我看還是二等……馬自清不待他說完，已插口笑道，你這話太見外了，房間對我都是一樣，特等和二等，有什麼差異，我說句取笑的話，您難道還要照章付款麼，我預先聲明貴友無論住多少日子，行多少次手術，我都完全盡義務，這醫院就和止老的一樣，莫說止老這一位，以後止老介紹多少人

來，我若收一文錢，就是狗彘不如，九芝聽着，暗叫糟糕，敢情他不止要借房間蔽竹楨，而是有人欲爲。大概要從止厂身上尋一筆大生發，起碼要他捐個董事，恐怕止厂還不易逃脫，止厂這時常常然也看出馬自清意有所圖，但他並未明說，無法拒絕，而且胡魯題已被毀入房中，安置停妥，事情很是不好辦了，只得無言走入，九芝細看房中，更瞧出豪闊可驚，四壁都是方面磁磚，兩面窗戶，寬大明潔，都有紫色絨的門帘垂在兩邊，房間陳設雖然力從雅素，沒有鮮艷顏色，但格式全仿閑閣，傢俱都是極貴重的質料，地毯約有一寸半厚，床上放着綿緞被子和駝毛厚毯，牀邊的新式梳粧台，陳列着各種名貴的化粧品，真是富麗到無可形容。九芝暗想這裏設備上講究，便是極上等的旅館，也不肯如此不惜工本，乍進來直疑是貴小姐的房間，醫院裏預備這樣房間，有什麼用處？患病的人只求治病還要擺譜兒麼，但九芝那裏知道，馬自清特備這種房間，本是普通病人住的，真正病人，顧命還來不及，絕不需這種例外享受，至於來享受的，却是另外幾種人，雖然害病，却無須醫治，且也不能治的例如在報上登着因政躬違和，入某醫院休養的患政治病者，或是富貴人家的老爺少爺，在外面有所遇合，要到旅館幽會，却恐耳目太多，走漏風聲，特尋世內秘源，以治療病症，或者有錢人家的小姐，未曾出嫁而先學養子，或是丈夫出門經年，太太在家竟教他不能而然，這都名爲養症，必須尋僻處醫治，還有一種石錢沒處花嫌家裏不大舒服，旅館不很受用，也要尋特別地方，治他財大身弱的病，馬自清這幾間精室，便是特以上數種人預備的，不過今日胡魯題因着意機緣，居然也會置身貝闕琳宮之中，却是稀世的奇遇，馮他的身分，便替人作上一百付對聯，也不設一日房價，只爲馬自清要遷附徐止厂，利用他作墊腳的工具，才得在這席夢思床上，被鬆軟的彈簧墊，輕柔的鴨絨褥，裹存着他的蒼皮瘦骨，只是委屈了那繡枕錦衾，在二者中間露出鬢眉可憎的老臉，倒是自有這房間以來，未曾見過的奇景，至於胡魯題的太太，本穿着污舊的綢衣，在外面還不堪顯，到這清潔的境地，簡直變成一個泥人，她又裝作痛惜丈夫，不住哭泣，把鼻涕亂抹，止厂看着皺眉，就又向馬自清道，馬院長

房費多少倒沒關係，實在無須用這太講究的房間，請您最好還是給換一下，馬自清聽了一笑，方要說話，胡魯題太太已迎頭反對道，不能換，萬不能換，你瞧這一蹶頭波，他已經翻了白眼兒，再要挪動，還不咽了這口氣請問誰給償命，你們爲什麼，不一直送進二等，這時再折騰個二回，從我這兒就算不成，馬自清接口道，是啊，我說過這醫院和止尸老的一樣，咱們自己人住那裏不是一樣，病人身體要緊，不能再挪動，胡太太應聲說道，是呀，這位大夫的話才叫聖明，徐大爺，您爲朋友就爲到底，別打這小算盤了，止尸聽這二人成了同志，異口同音，賭氣也不再說，馬自清延大家落坐，自己立在止尸面前，雄辯滔滔，口若懸河，說了醫院成立的歷史，自己創辦時所費的苦心，以及現在有多大的規模，以後還預備作如何進展，最後又述說本院董事和贊助者，都是當代名人，一個個的數着姓名，九芝聽着，以爲他文章作到題目，就將要開口向止尸請求了，那知馬自清手段高強，並不急於收功，說到分際，又一筆岔開，轉面說歷年絃的成績，曾救治了多少人，某人的糖尿病，某人的肝凸，某夫人肺膜炎，某小姐的子宮瘤，都是自己親手治愈，再指點某號房間經張總理住過，某號房間經李督辦住過，正在說着，一個少年美貌的女子看護進來，記錄病人的熱度，又給整理衾枕，隨後又來了一位大夫，帶着另一個女看護，進來給病人洗創口換繃布，又給吃了藥水，胡魯題這半天似乎睡着，經大夫一陣折騰他便又醒來，不住呻吟，那大夫工作完畢，將要出去，被馬自清叫到一邊密談，胡魯題却睡着眼向衆人瞧着，口中喃喃作語，衆人便都滾向床前慰問，胡魯題因方才睡醒，精神尚在恍惚，又沒看見床後的婦人，竟一時忘記裝作危篤之態，因止尸問他可覺好些，他就低聲答道，從拾到醫院上了藥，就不甚疼了，只還頭暈，心裏也甚悶得慌，在那三等房裏，一屋有四十多人，都是外症人，整夜叫喚，我旁邊一個是棚匠，登高摔折了腿，不住聲鬼號，真吵死人，……說着忽聽背後婦人叫道，你少說話吧，別累着，胡魯隨聞言立刻就上氣不接下氣，喘個不住，衆人看着都有些明白，他這樣精神清爽，言語流利，顯見傷勢不重，只不過昨天一時跌暈，經過敷藥調治，已然毫無

危險，只須稍行將養便可痊愈，現在不過受着婦人教唆，故意作態，以爲訛索地步罷了，但是胡魯題方才說了許許多話，也不好意思便裝死兒，喘了一會，又把眼光向四下一轉，落到正尸身上，才吁吁的道，搬到這裏可好了，謝謝止老你照顧我，只是這屋子太大了，只我一個，夜裏睡不着怪悶氣的，我可以……他本想说可否要本書看，因爲昨夜清醒半宵已然知難受，所以作些請求，但一轉想，自己若能看書，豈不等於直說病勢甚輕，就把話咽住，但衆人已聽出來，還未開口，只聽馬自清在身後說道，胡先生怕一人悶苦，那好辦，我可以派兩個女護士輪班，一面看護一面作伴，她們很能教病人愉快，叔子一聽這話，想起昨日交費情形，心想在這特等房間用女護士作伴，還不定什麼價碼，忙接口道，我想勿須乎，魯翁若用人作伴嫂夫人就住在這裏豈不正好，胡太太聽了，不住搖頭道，不成，不成，家裏沒人不成，我就得回去，衆人聞言愕然不解她何以重視家庭，却輕視一家之主的丈夫，只胡魯題心中明白，她是因爲才得到一筆外快，要回去招集隣舍賭友痛快打上幾十圈麻將，和兒子有了錢便忙着吸毒癮一樣，不過她總還較爲穩健，不致像兒子那樣，得到錢就跑，但此際心裏也是長出小手，癢得要死了，若留她在此作伴，準得發狂受急，這時馬自清又插口道，胡先生這樣年紀在害病期間，精神上的安慰，比藥物治療還要緊，屢次總得有人作伴，胡太太賢不能留在這裏，還是由敝院派女護士罷，敝院女護士都經過特別訓練，不但盡其所能給病人安慰並且語言行動上面，都能使病人起美感，還有對住特等病房的一種特別優待，就是把護士喚到房中，由病人挑選，敝院專備特等房雇用的護士，共有七人，敢說全是第一流人才，不但別家醫院萬比不上，就是這辦法也是別家所沒有的，敝院只爲病人着想，希望他精神得到愉快，可以補藥力之不足，使其提早全癒，譬如一個人得病住到醫院，既然受疾病的痛苦，又感孤單的寂寞，便能雇個護士作伴，但是由醫院指派，也未能合病人心意，反怕更添了不快，所以敝院特定這辦法，由病人自行挑選，自然能發稱心如意，就可以覺得像住在家中，由太太或是情人伴守候一樣，不但忘了是在醫院，還可以忘了是在病中

，好得便能特別加快，本應該一月出院的，十天半月便可以出去了，雖然在雇用護士上多花了錢，但在其他方面無形中省得更多了，統算起來很合算的，現在我再護士進來，請胡先生挑選，說着就伸手要按床頭的鈴，叔子忙道：不必，不必，您等我們商量商量，那位胡太太雖不關心丈夫，但却懂得吃醒，聽了馬自清的話，早氣得凸着薄片嘴，小聲嘖嘖着說，媽的什麼地方，什麼玩藝，還教人挑一個呢，這是媽的醫院還是媽的……底下的話她沒說出口，給咽了下去，九芝在旁聽着也覺好笑，暗想馬自清這小子真也該罵，自有醫院以來，沒聽說有這辦法，簡直太已侮辱女性，罪大惡愈，他借着開醫院，作了別種性質的副業，實是社會敗類，應該取締，但他還托名自喜，以爲獨出心裁，首創傑作呢，像他所說病人得到稱心如意，類乎太太，似乎情人的伴侶，終日耳鬢廝磨，豈止不會減病，反要添病，豈止不會早日出院，反而要長期留院了，這時胡太太聽叔子說要商量，就接口道，不用商量，從我這兒說絕不能用，他就一個人住着又怕什麼，還會被老鼠吃了，黃鼬嚼了，胡魯題呻吟着道：你們也得給留個人作伴啊，醫院又不許看書，我真閒得受不住，胡太太聽了他的話，竟想訛了，以爲他真要個女護士作伴，大怒說道，呸，別不要臉了，老東西從多早晚嬌慣起的，你是被他的話勾起了賊心，要趁坡找個樂兒呀，我寧可看你伸了腿閉了眼，也別打算，胡魯題賠料賠道，這是那兒的事，我不是要看護，且跟他們幾位商量，誰有工夫常來瞧瞧，給我作伴，馬自清道，你不是該夜裏睡着籬間麼，他們幾位來瞧你，也只能在白天，胡太太聽了又睜了他一眼，止尸這時已覺大不耐煩，就開口道，我們想想，誰能住在這裏，給魯翁作伴兒，我派個下人來成不成，胡魯隨道，我跟着下人有什麼可說，最好咱們朋友，可以談談解悶，止尸一聽，他利撒起嬌兒磨起人來了，這本該是太太的職務，然而太太放棄責任，又不許用女護士，竟賴到朋友頭上來，誰願意守在這裏呢，這場事本是叔子所惹，似乎他應勉爲其難，就看了叔子一眼，叔子已知其意，就搖頭道，我不在，近來犯咳嗽，夜裏壞得咳嗽半宿豈不把病人壞，再說魯翁也許跟我餘怒未消，瞧着我更要添氣，不必煩……說着眼光

一轉，恰落到邊縣長身上。邊縣長也急忙說道，舍下一兒正出着疹子，一切需我照料，若不爲叔老的事，我連門都不能出，那能在外面耽擱，實在對不起，九芝聽着，知道就要輪到自己了，嚇得俯首縮頸，希圖幸免，那知竟聽止厂說道，你二位賢雖不能來，只得有勞九芝老弟了，好在他還方便，年青人也沒許多事故，怎樣九芝，你可以來麼，九芝一聽，止厂硬坳到自己頭上，知道躲不過了，只得說道我也不成啊，晚上還有工作，你是知道的，止厂道，你完了工作再來也可，九芝道，那太晚了，人家醫院早關了門，止厂道，我可以求馬院長特別通融，馬院長，你能法外施仁，夜裏開門放我們陸老弟進來麼，馬自清這時已知道女護士這筆錢掙不上了。他本着意在巴結止厂，對他的要求，那能不允，而且醫院中雖然應該紀律化，但他這裏却是大有伸縮餘地，莫說晚間開門放人進來，在以前曾有位高級軍官，住在這裏，還招集朋友通宵打牌，把後門通宵開着，以備賭客所叫的妓女出入呢，但他聽了止厂的話，還故作爲難道，夜裏出入是章程上禁止的，實際也怕攪擾病人安寧，不過止老既這樣說，無論如何也得通融，敝院對於止老，沒有不可能的，只請陸先生多加小心，最好別穿皮底鞋，我在晚上專派一個聽差，在後門口等候着好了，止厂聽他答應了，急忙道謝，九芝知道事已定局，推辭不掉，心裏埋怨止厂，何必對老胡這樣熱心周到，給我攪這苦差，還給你自已我事，我這苦差，當上幾日也就完了，你現在欠了馬自清的人情，以後可慢慢挨竹槓罷，他正愁抓不住你的小辮，你怎麼這毛遂自薦的，您倒又低頭遞給他，真是何苦，想着忽又憶起明日還和鳳屏有約，不由沖口說道，止老，今天我恐怕不能來，明天晌午還跟人有個緊約會，從明天晚上開始成麼，止厂笑道，你就今晚來了，明天早晨再走，也悞不了事，好老弟我都頭痛了，你別再教我着急，九芝只得點頭默允，這時胡太太見事都商妥，第一個坐不住了，立起給九芝行了個不男不女的禮道，謝謝這位先生，你多徧勞，我可得快回去，家裏沒人，街坊又雜亂，我心都長了草了，不陪諸位，不謝諸位，我先走了，改天再見，說着就向外走，胡魯聽着，暗罵該死，你心裏本來早就慌了，只念記回去贖錢，不

輸光了，三天也離不開牌桌，想着就叫她回來，是想教把錢自己留下一部，但胡太太已知道他的意思，只裝聽不見，仍向外走，胡魯題忍不住，竟忘了正在裝病，大聲叫道，你別裝勢，快回來，叔子等以爲他還有話說，也隨着喊叫，那知胡太太竟好似耳塞棉絮，一溜烟跑得無影無蹤，大家都匿笑，胡魯題既覺難堪，又醒悟自己不該高喊，就連嗽帶喘的裝作難過，以自掩飾，這一來反引得衆人對他注意，都感覺他的病忽輕忽重，精神時好時壞，在這不大工夫裏，便有許多次變化，簡直裝假全顯露於外，可惜裝得不勻，但也不肯說破，只相視而笑，止尸就立起說道，現在沒有事了，我要失陪，改日再來奉看，別人聽了也隨着向胡魯題告辭，胡魯題只說謝謝衆位，我暈頭了，又向九芝說，老弟務必來跟我作伴，千萬別忘了，九芝只得答應着，胡魯題所以這樣要人伴守，以他的年紀而論，似乎不大近情，六七十歲的老人，照例都喜獨居靜養，怎會還像小孩似的，非人不可，但胡魯題却另有原因，據人說他在某家作西席的時候，每日兩餐，都在賬房和管賬先生及幾位住間親友，共湊一桌，有一日賬房忽然丟了筆錢，雖然數目不大，只有三百餘元，但竟鬧到主人耳中，大家都猜疑是住間親友中一個最窮而有嗜好的李某所爲，雖未得着憑據，只因人人都猜疑他，主人也認爲情重罪確，就教人諷示李某，令其離去，這一來無異判定他是竊賊，那李某大已窮途無歸，只希望主人提拔，如今慘遭不白之冤又斷攀援之路，一時氣憤心窄，就在臥室中上吊自殺，並且留下遺書，自訴冤枉，末尾還說人窮受誣，理所當然，並不怨恨主人，罪魁禍首只在那無恥的竊賊，他陰魂有知，必爲厲鬼報之的話，這件事因主人手眼通天，並未鬧出什麼風波，馬馬虎虎便算結了，但胡魯題自從那李某死後，就再不敢獨宿，藉口害病，央告宅中小聽差給他作伴，因此招了許多閒言，說先生有陳迦陵的同樣癖好，要把小聽差當作雲郎，可惜主人不似冒辟疆那樣風雅，竟認他品行不端，加以驅逐，後再就他處館，寧可犧牲應享食宿世養，也要住在家中和老婆孩子擠着壯胆，所以他這時到了醫院，獨居偌大房間尤其害怕，昨夜已受了通宵的罪，所以今日以寂寞爲由，竭力要求夜間有人作伴，九芝無端

應了這件苦差，心中很不舒服，但看在此方面上，也沒法拒絕，當時隨着衆人告辭出了病房，馬自清跟定了止厂，先請到辦公室去坐，止厂力辭，他又請上院中各處參觀，止厂被纏不過，只得隨緣稍作瀏覽才得脫身出門，在馬自清恭送如儀之下，大家一同上了止厂那輛古式的老馬車，徐就歸途，止厂還邀九芝到家中吃飯，九芝因滿腹心事，急想靜息些時，就托辭不去，半路下車，回到宿舍自己閉門休息，其實却是思念鳳屏，因為和鳳屏定約之後，便到醫院，一直跟着搗亂，對於那關係終身的大事，還未得稍作思量，對於鳳屏的一往深情，還未得稍作回味，這時才閉門深思，但也沒什麼可想，因為事已定局，更無審量斟酌，只腦中把鳳屏的言語重溫習一遍，神情重摹寫一番，但已不久百感紛來，自思以畸零身世，淪落無家，人海棲身，直同羈旅，想不到意外有此遇合，又摸摸衣袋中的存摺，更覺鳳屏不但情義纏綿，而且大有知己之感，居然如此見重，把她的私居體己，都交我保存，足見把我看得太重了，固然她的身體性命已都付托給我，何況這身外之物，但是平常女子便不會如此大方，常見女人嫁夫多年，平日只知剝削丈夫，自飽私囊，到丈夫有所需用，她寧看着爲難受窘，也仍不拔一毛的，所在多有，何況鳳屏和我只見面三次，除了知道是窮人以外，根本不曉底細，竟爾這樣相信，當然完全由於愛情作用，她曾說過，即使被我欺騙她也情願認命，那意思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個男子，我若負了她她便再無生趣，金錢更失了義意，這樣又像她活在世上，只爲着我，許多積蓄錢財，也是爲我，難道她從很早便知道世上有我麼，這倒無須研究，愛情本沒道理可講，尤其未經世故的少女愛情，更是玄秘難測，常常不知所以然而，所以古人特造出緣字，以解釋這種無法理解的戀愛問題，本來一男一女素不相識，忽然遇到一處，便自深糾團結，生死難分，或者因爲一晤，偶然一談，便開得誰爲相思至死誰爲誰捨命捐生，這是什麼理由，只有歸諸緣法，九芝想了半天，心中一陣淒涼，一陣安慰，但淒惶也是由安慰生出的淒惶，安慰也是由淒惶生出的安慰，過了半响已到晚飯時候，就到飯廳吃飯，不過胸中已被感情充滿，勻不出很大空隙容納食物，只吃了一碗飯便離

開飯廳，前去辦公，他每日所辦的刻板工作，需要兩點到三點鐘，才能完畢，又因是副手，總得等主幹者把事辦完，他再整理一下，交了出去，才可以離開，這日主幹人來得稍晚，所以完工較遲，九芝下班出門已到十點半鐘，他回到宿舍，添了件衣服，便坐車直奔醫院而去，到地方尋着後門，方一按鈴，門便開了，馬自清果未食言，真派了個人候在門內，還引領九芝穿過花園，直送到樓上，九芝聞着花園內草木芬芳，兩在夜氣之中，分外神怡心曠，暗想這馬自清人雖離離，但他所造的這個環境，却極清雅，當地富人庭園還沒一處能及他這裏，倘若我是有錢的人，也很願意小住此間，一面享受園林清福，一面享受少女伺候，在綠窗花影之下，靜坐觀書，或是引杯獨酌，那是何等適意，常看報紙上，某大員爲組閣發生問題，便因病入院休養，大約入的便是這種醫院，而這醫院也是那種人設立的，若只作真病人的交易，恐怕性命交關纏綿床第的人，並不需要這過度的享受，只胡魯題不知那裏來的福運，竟陰錯陽差的來到這裏，和富人閥老同享清福，老東西得到這樣樂境，既有人代出醫費，代管家計，還有人前來作伴，落得無憂無慮舒服下去，只怕這病沒日子好了，止厂可要大遭其殃，叔子出不起錢，自然把責任全推到止厂身上，自己倒卸了肩，可見人也不可厚道，厚道便得吃虧，好在止厂花兩千還不在乎，只能花在胡魯題身上，入到馬自清手中未免太冤枉，但又有什麼法兒，連我來盡這不情願的義務，也一樣冤枉啊，九芝進入特等病房，見胡魯題正在醒着，見他到來，很是歡喜，九芝沒什可說，只慰問了兩句，便坐在椅上，燃支紙烟吸着，胡魯題對他說，這裏的院長待承極好，方才已派人送進一張床來，預備給你休息，九芝轉臉一看，果然在臨窻處添了一張獨睡小床，上面衾枕俱是新潔，心想這全是沾止厂的光，我們少得到如此優待，但以後止厂還不知要加若干倍補償他呢，胡魯題自九芝到來，似乎精神大好，竟刺刺長談起來，說他第一吃這特等房的飯，竟是如此考究，四樣小菜，是蒸銀耳，熬鴨條，燒銀耳，炒筍絲，還有奶汁白菜，和鮑湯，作得口味直比忠信堂豐澤園還強，言下舐嘴吮舌，似仍回味不盡，九芝聽着，暗想你真是劉老老進了大觀園，把沒吃

過的東西都吃到了，沒享過的福分都享到了，只是這醫院未免奇怪，凡是有病的人，絕不會貪圖口腹，醫院替病人備飯，也只注重在清潔衛生，怎這裏竟特請高手名廚，給病人精究食品，病人吃這樣珍饈厚味，是否相宜，而且有幾個能吃得下呢，九芝那裏知道，這醫院的精饈名肴，並非給病人預備的，而是專供無病住院人享受，胡魯題雖借止厂的光，住到特等病房，但若爲他一人還不配受這等待遇，因爲院中尚有兩位特等病人，馬白清爲他們預備佳肴，胡魯題才得分潤口福，他自有生以來，除了偶然應酬宴會以外，在學館只嘗首荷風味，在家庭更慣於粗糲盤餐，像這樣獨享珍羞，還是初次，所以更覺此開樂不思蜀了，論理他飲水思源，應該感激叔子的成全，若不是叔子多管閒事，使他氣昏受傷，怎會享到這如天之福，就好像被人推落河中慘遭滅頂，却在河底摸着若干明珠成爲富人，那個推落河的仇家，便成爲幫他的恩公，應該一變怨恨之心，而爲感激之念了，但胡魯題却不這樣想，仍對叔子恨恨不已，當着九芝罵了半晌，又把話鋒轉到那個和他爭奪文墨生意的本身上，向九芝大放厥辭，說自己的學問比姓毛的勝強萬倍，他怎配和我並論，叔子雖以名士自居，可惜是個假的，簡直有限無珠，不識高低，居然教我和毛姓平分生意，我不是吹牛拔根汗毛比姓毛的腰粗，連叔子都算上，他也不是個兒，一動筆就是鮮花嫩柳，只會捧個歌兒舞女，說些肉麻的話，我却是天生帶着金馬玉堂風象，只可惜生得太晚，只趕上科舉的尾巴，要是早生十幾年，總有個狀元在手裏拿着，還會容這班野名士，在我面前賣狂，九芝聽他說着，很不耐煩，但又沒法攔阻，及至聽到末尾，覺得確兒不對，他的年紀並不算小，若說趕上科舉的尾巴，這尾巴却很延長的，足有三十多年光景，只以止厂而論，比胡魯題還小兩歲，好像是光緒二十三年的進士，在以後還有過幾科，才廢了科舉，胡魯題生在那時候，有着和止厂一樣機會，若文才足用，還會不能成名，如今他竟以這種話蒙我，我才不信呢，想着便說道，魯翁是光緒幾年生人，叔魯題道不是光緒，是同治元年，九芝笑道，那麼您還趕上三十多年科舉時代呢，連止厂是同治三年生人，還在光緒二十多年中了進士，你難道當初不曾考

變，胡魯頭聽了，似乎很驚訝九芝能知道這些舊事，不似平常少年人容易蒙混，不由紅了臉道，我不是不曾考，而且考了許多次，苦於少運不佳，從十四歲取了童生，直考到將三十歲，才中了秀才，那時止尸已經在翰林散了館，到我們那省作學政去了，我也從那時候接着考舉人，大概跟止尸沒緣，在他任上總沒考中，到他差滿回京，跟着飛黃騰達起來，接他後任的姓葛，也跟我沒緣，又耽誤了三年，當時我們省裏，有個王鐵嘴，算命最靈，他給我算命，說必得到光緒三十三年，才能中舉人，跟着轉年準能聯捷成進士，還是出不了鼎甲前三名，碰巧就是狀元，以後盡是城牆擋不住的運氣，到四十年頂子準紅，我算了命，別提多麼高興，眼看再過三年，好日子就來了，那知上天誠心跟我嘔氣，還沒等到王鐵嘴說的年頭，忽然霹靂一聲，廢了科舉，這一下可毀了我，只有眼巴巴的盼望，有大德行人作主，再把科舉恢復回來，那知盼來盼去，總沒信兒，宣統竟不到四年，我的頂子又上那兒我去，隨後又改了中華民國，遍地都立了學堂，才知道什麼指望也完了，我不難過別的，起初考了十多年，才把秀才考上，我都不着急，最傷心的是好易進了學，有了中舉人進士的指望，王鐵嘴親口許我準成，而且年頭並不遠，只差了三二年工夫，偏偏就在三二年裏，出了天翻地覆空前絕後的大改革，竟教我趕上了，這不是老天爺單跟我一個人嘔氣，咳，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倘若科舉遲停幾年，那不在末一科中了，只落個光杆翰林，放不著學差，得不著好處，我也可以落個太史公的頭銜，上各處送送對子打打秋風，也混個成家就業，便是現在，在咱們社裏，也可以坐上首席，有人煩我作詩作文，憑太史公的身分，總不至於拿角票論行市起碼一篇也得送我三十二下，姓毛的小子還敢奪我生意，他也奪不去呀，九芝聽着暗笑，你老先生真是臉皮厚，考了半世，只中了一名秀才，還自稱有金馬玉堂氣象，原來這金馬玉堂，是王鐵嘴封的，你竟當作真事，弄成終身遺憾，好似到口饅頭被人奪去，大概直懊恨了這些年，到如今還念念不忘，真是可笑可憐，但聽他說到末了，竟又回到作生意的本題，把翰林的清貴頭銜，和他無聊可憐的筆墨生意，併爲一談，好似那一個文化機關，一代氣運

所繫，科學的存廢問題，僅僅影響了他今日能掙角票或洋錢的大事，這話說得真是卑敝，令人肉麻，九芝後悔不該引逗他作此長談，忙在面上現同情態的度，口中却說可不是麼，不過您病才好些，說多了話恐怕傷氣，請歇會兒罷天也不早了，胡魯題詞言，也想起自己正在裝病，不該爲此興奮，倘被九芝告訴止戶，便怕好景難長，奇福難享了，就趁坡兒喘了一陣，才咳嗽着道，可不是，我把話說多了，這會兒胸口很痛，九芝道，你快歇着，我也要睡了，說着也躺在那張新備的床上，拉開被子蓋上，便閉目裝睡，不想因日中曾受刺激，神經身體，兩俱疲乏，閉上眼不大工夫，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這時還不到十一點鐘，比他平日睡眠尚早一些，胡魯題昨夜在三等房被吵得一夜無眠，今天還沒歇過乏來，晚上因念記九芝，怕他來，也未合眼，這時見已有人作伴，心中安穩便也很快的睡着了，二人都睡得很沉，在半夜有醫師和護士作照例的巡視，他們都沉酣不覺，九芝直睡到次日天亮才醒，睜開眼來，見天色尚在陰暗，似乎曙光未透，疑惑爲時尚早，但看看手表，已過了六點，坐起瞧瞧窗外，原來天色沉蔭，又像下霧，就吸了支紙烟，才輕輕下來，把自己帶來的牙刷取出到浴室中洗漱，這特等房的設備，比旅館上好房間還要講究，不但附有浴室，而且裏面非常美備，九芝洗漱完畢，看胡魯題睡得還極香甜，便由暖瓶中倒出點水喝了，自思時候還早，醫院的門總得八點才開，自己現在出去，又得驚擾執事的人，不如且安心呆一會，等候時候，在這裏吃些點心，再行出去，便可以直赴鳳屏之約了，想着便坐到沙發上，拿出一本書看，這本書原是他自己帶來，預備夜裏睡不着解悶的，但翻開看了兩頁，只覺心氣浮動，看不下去，便又抬頭四顧，見房中陳設淨雅宜人，雖在陰天，却仍顯着光明爽潔，真是良好環境，倘若我自己能有小樓三楹，佈置出一間這樣房屋，裏面靜坐讀書才是人生一樂，但是談何容易，無論像這樣名貴陳設，所值甚鉅，購辦不起，就是這裏的美點，也都是由幽雅的環境生出來的，若不是前面臨着花園，也造不出這樣清新氣氛，只看窗外那顆高樹，碧影婆娑，映滿玻窗，給添了多少幽靜趣味，同在一座樓裏，恐怕後面對着醫院中心那一排的房間

，使景象全非了，何況在重巷中賃房居住，便能收拾得和這裏一樣，也不會有如此意境的，想着眼望那被樹影遮蔽玻窗，不由立起來走了過去，臨窗下望，全園風景，都收入口中，遠近高低，多是樹林參翳蒼然濃碧，樓下花畦中一片片夜開朝合的牽牛花，因爲日光未曬，還都閉着，被曉風徐吹，幽幽微顫，而且地下露露未旭，石徑尚濕，土地也還潮潤，全園花木，在濕氣中好似活力倍增，生氣遠出，令人看着替他們舒服，同時鼻中好似聞到一種花芬水氣夾着土腥合成的妙香，九芝不覺神怡，心想詩社中許多朋友，成天吟風弄月咏柳吟花不過把古人爛調套語，故典陳言搬來弄去，何啻有一毫詩意，作詩應該用自己的靈感捉住景物的靈魂，把一時眼中所見，心中所感的，都發洩出來，不過這樣嚴格講求，就恐怕古今沒有幾首可以算詩，而且已有的文字，也不需用，就像我現在所見的景緻，和感覺，就沒法寫出來，想着就舉目遠望，見園的北角，還有一曲清溪，上面架着木橋，再一細看，原來這道小河是由樓旁蜿蜒流過去的，只被樹木遮掩，不能一目了然，只常由樹隙竹籬映出水尖，分外覺得有趣，想見這園是經過高手安排，才能這樣位置不俗，但如此佳境，會被馬自清那醜醜東西作了主人，真是怪事，又見在一灣碧流之旁，幾株垂柳之下，隱隱露有一方石几，和數座石整，九芝心中一動，暗想我何不下去，到園中一遊，再向那石几旁臨流小坐，就帶着書走出房外，一直下樓，進到園中，果然開着方才隔窗所想的那樣妙味，先在花畦看了會兒，才又信步向前行走，循着石徑，經過一座小亭，一座花架，又轉了幾個彎兒，才到那橋下面，原來這園子以樹爲主，很多地方，都用樹叢隔開，所以分外顯得曲折幽深，九芝在小橋上立了一會，又走下來，沿着溪邊，走了幾十步，便到了那放石几的地方，坐在石几上舉目四顧，見這一帶分外幽勝，樹木十分茂密，直可不透天光，大概這裏必是故家舊園，馬自清購過又加以修葺，否則萬不會有許多老樹，而且臨水幾株破柳，枝幹傾斜，直要伸過對岸，垂柳映入水中，被風搖動，劃出縷縷波紋，溪中蘆葦叢生，直蔓延到岸下，越發覺得林影水光，蒼翠撲人，再看對岸，也是臨河種柳，柳欄後面不過丈許，便是園牆，牆下

是一帶極低土房，憲紙接地，想是花窖，窖上的牆全爬滿壁蘚，九芝正在瞧着忽覺座下石兀，甚爲冷清，就立了起來，再沿着溪邊向前看，又發現兩丈以外有一座小茅亭，亭基較地面稍高，原來一半深入河心，在水中打樁，上架木板，另一半都在岸上，位置很有趣致，而且小得可愛，亭上放着兩張木椅，九芝心想我何不到那亭子上去坐，便要舉步，但方一立起身來，書落在地上，他就彎腰拾起來，再向前一看，不由又立住了，只見由醫院那面走過一個穿白衣的人來，沿着溪邊，分花拂柳，忽隱忽現的，已經快走到那茅亭了，九芝由那人走路姿式，看出是個女子，覺得醫院中着白衣的女性，不是女醫生便是女護士，自己不好向前迎湊，便止步不前，隨又見那白衣女子走到茅亭，便轉身進去，因爲低着頭，看不清面目，但已看出是個苗條的少女，手裏似還拿着什麼東西，一進亭內便把手中東西放在一隻椅上，臨河而坐，九芝心想這女子多半是個護士，幸而我沒過去，否則走個對頭，很不好意思，但她這樣早往園裏獨坐，難道也有雅興來領略園林清趣麼，想着就見那女子坐定之後，雙伸玉臂伸了個懶腰，似乎春潮起早，猶帶嬌羞，隨即側身斜坐，低俯粉頸，把睡後的齊肩絲髮，垂到前面，又伸手拿起對面椅上的東西，向頭上一高一下的動作起來，九芝才明白她是趁着早涼，來臨浴髮，不想在這清幽之境，看到旖旎風光，觸定有兩句詩是，惟恐劉郎英氣盡，捲簾梳洗對黃河，我現在看着美人梳頭，眼福也算不淺，但她是否美人，我還沒看真呢，九芝對那女子看了一會，也不過爲目前風景襯托，發生一種詩情畫意，實際對那女子本身，並未如何着意，何況連面目都未窺見，而且九芝此際心中被鳳屏佔據，也無心顧及閒花野草，不過他所要去的茅亭，已被女子掩足半登，自然不便再往，就又轉身退回，看看手中的書，心裏還打算小坐一會，消遣這孤寂旭光，但那石兀上太涼，只得另尋坐處，看看旁邊不遠，有一塊半鳥形的土埠，探入河身，上面細草茸茸圍着一株樹，截剩尺許，好像固定的小圓兀兒，而且正臨水邊，在土埠周圍，蘆葦甚稀，天然是個垂釣的好處所，那斷樹就是恰好的坐具，九芝那裏知道，這顆樹的性命就是爲垂釣而斷送的，因爲在不久以前，那

位久居醫院養病的貴家聞九章，有一日在馬白清隨侍之下，到這地方來釣魚消遣，聞九章指著這顆樹下處，說學最好的釣磯，就坐在樹旁，釣上了幾條小魚，却屢次被樹上橫枝妨礙釣竿，糾纏釣絲，而且樹上常落青蟲，爬在衣服上，頗覺可厭，馬白清在旁看著，爲巴結他高興，當日就叫工人將樹斫斷，只留樹根，不過自從斫樹之後，聞九章並未再來垂釣，這時到被九芝看中了，就走了過去，坐在樹根上，轉臉向茅亭上看看，見相距稍近了些，中間又沒有樹木遮蔽，而且這土埠和茅亭都伸入河心，兩下好似只隔着鱗鱗碧水，但那茅亭中的人，都映入河中，成爲倒影，料想在那邊也必在水中看得見自己影子，但那女子仍自側身梳頭髮，並未向這邊看，九芝也就不再看她，只自低頭展卷，看了兩篇，才後悔自己把書帶錯了，早知有這地方，應該帶一本古人詩集來，在這裏倚樹臨流，誦讀幾首，才是意趣深長，不負良辰美景，現在帶的這本筆記，在臥房中雖是遺悶破睡却覺不合時宜，索爲寡味了，九芝想着又聽着鳥聲漸噪，不由把目光從書上抬起，遙望對岸樹頂，想要尋覓鳥的踪跡，却因它藏在深處，不能看見，但覺樹上綠葉似乎發出亮光，就再仰首上望，才知道霧已消了，天上雖仍沉陰，雲層已轉灰爲白，並且生出裂痕，露出一片的青天，故而樹葉發亮，不過坐陰森的密樹底下，未能覺察罷了，九芝仰望流雲飛過樹杪，青天忽大忽小，隨雲變形，忽東忽西，因風移位，不禁悠悠意遠，領略出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的絕妙意境，同時心中也泛了酸，想出一句詩是雲行意自閒，初覺意致幽深，很耐咀嚼，繼而想到這還是由意俱遲套來，而且較人家原句淺薄多多，簡直要不得，不由不意識的搖搖頭，忽覺脖頸抬的時候太久，有些酸痛，就低下來用手撫摩，不料正在這時，忽聽耳邊發生輕悄的脚步聲，好似有人由背後躡足走過，覺得詫異，就轉身瞧看，果見一個穿白衣的女子，由身後飄然走過去，看那樣兒，似乎起初本在躡足徐步，恐怕驚動了自己，及見自己回頭，她一驚才放急脚步走開，九芝初回頭時她正走到背後，沒容看清面目，她已走出數步，九芝想，這女子是什麼意思，爲何不光明正大的走，竟心樣輕輕悄悄，躲躲閃閃的，好像怕人看見，既怕人

何必走這條路，想着尙向茅亭看了一眼，亭上已沒了人，知道她就是亭上梳頭的女子，便又轉回頭又聽她，那知那女子已停在數步外的石桌旁，手扶着石桌邊際，面向河岸，却在偷眼兒向這邊瞧，九芝這時已能聽見她的半面臉兒，猛覺那清秀的面龐，似乎熟識，只看於生來近視眼，雖然距離很近，仍不免有些朦朧，苦在一瞥之後，他的眼睛雖未辨認清楚，精神竟已有了感應，心裏像小鹿似的跳起來，他因爲心跳，才漸了似有所悟，不自主的立起了身，瞪圓了眼睛，把他漸能運用的目力，都逼迫出來，向那女子瞧看，但在所看清之時那女子早已看清了他，就盈盈的走了過來，越走越近，越看越真，九芝已認出她是誰了，不由失聲叫道，嚶呀，你……就要撲奔過去，但同時腦中一轉，心中一跳，跟着腳下一軟，反而撲地坐回樹根上面，這時女子已到了近前，九芝眼見她千真萬確她就是經止厂叔子戲言給自己作伐，以後在三不管失蹤，自己癡心尋訪經年，才無意中在妓館相遇，却因不知真假，未踐獨訪之約，以後和叔子再去，竟已風去樓空，至使自己惆悵至今的月琴，而且是曾經叔子由照片鑑定，前後只是一個人的月琴，想不到竟在這醫院中相見，九芝在初認出是她，很快的憶起以前的種種經過，恨不得撲過去抱住她說個明白，但同時眼前漾出鳳屏的影子，使他如同遭到重擊，竟和然坐下，但月琴已到了近前，那一付玉潤花嬌的舊時容貌，仍在眉月樓燈前所見，除了稍爲消瘦別無改變，盈盈立在面前，已使九芝情難自禁，還有最利害的，是月琴的滿臉含着幽怨，滿眶汪着清淚，眉尖心事，眼角哀情，都十足表現於外，直睽似一篇陳情表十首斷腸詩，九芝由她面上神色，便知道自從眉月樓一晤之後，她至今未忘自己，並且她那日的隱語密約，並不同於妖姬弄態，蕩女調情，在她實在含有絕大意義，無限深情，自己輕易辜負了她，不知害她如何失望傷心，當時景況，只由現在面上神情可以知道了，至於她的從良嫁人，雖不知內中是何遭遇，有何參差，但她的身體不管落在何方，一顆心終是戀着自己，可以由這付眼淚證明無僞，世上竟有這樣鍾情的人，我對她罪大惡極，百身莫贖了，這些思想，在九芝腦中似閃電般轉動，感情激發到了頂點，再也忍耐不住，忽

覺通身生出絕大勇氣和力量，他的身體直如從樹根上彈了起來，跳進一步，拉住月琴叫道：「你不是……你怎麼在這裏，月琴點點頭，並沒回答他的，只顫聲嘆息道：「我真想到在這裏遇見你，我想永遠見不着了，說着眼睛一閉復又睜開，淚珠已直滾下來，九芝看着，似覺那一顆顆淚珠，都變成千斤巨石，落在自己心坎上，立刻也陪着流淚這真是奇怪，兩人只見過一面，連一句深心話都沒說過，居然會情同綢繆，在久別重逢之際直如遠離骨肉，遭難夫妻，恨不得抱頭痛哭，這是什麼原故，真不能不歸諸緣法了，最難得兩人都是一樣癡心，相對着掉了半天淚，九芝才把心裏頭的淒惶勁兒過去，心神稍定，拉住她的手問道：「你怎麼在這裏，你這身衣服好像給醫院作事，前者我到眉月樓去尋你，那邊的人都說你跟人從良，我很……」月琴接口道：「怎麼，你還去尋過我，這是多早晚的事，怎麼那天夜裏我教你劫開那姓張的，自個兒回去我，你爲什麼不去，難道沒聽明白我的話，九芝道：「我倒是聽明白了，……」那月琴恨快的道：「聽明白怎麼不去，你知道我等的多麼焦心，九芝搖頭道：「提起來話長，大概你作夢想不到，咱們雖然只見過一次面，可是從老早就有了關係，月琴愕言道：「怎麼，難道以前見我，九芝搖頭道：「沒有見過，可是知道你，這樣說罷，在去年春天，你可在三不管書場裏賣過幾天唱，彈絃的是你爺爺，你住在市場南邊一條小胡同裏，和許多瞎子住同院，對不對，月琴紅着眼圈，怔怔的道：「你怎麼都知道，這真怪了，九芝道：「告訴你，這裏邊有好些事，去年你在三不管書場唱曲時候，我並沒去過，是我一位老朋友梁先生去了，看見你很是詫異，覺得像你這樣清秀的人品，居然落在江湖，實在可憐，回去就跟我另一位老朋友徐先生提起了你，他們都是很有資格的人，又都愛管閒事，打算要設法把你救出來，成全歸到正路，又因我尙未成家，徐先生就說明天到三不管去看看，倘然那個月琴真像梁先生所說的那樣好法，就給九芝撮合撮合，梁先生也很贊成，哦，九芝就是我的名字，我叫陸九芝啊，那徐梁二位，當時也許說的笑話，可是我不知怎的竟入了心，這也許因爲我自幼孤苦無依，對淪落可憐的人分外容易發生感情，所以難沒見你的面，只聽梁先生一

說就再忘不下了，等到第二天，我們三個一同奔了三不管，那位徐先生作過大官，家裏很富，向來也不知道三不管在什麼地方，居然爲你不辭勞苦，真是不易，那知到了書場，見裏面已換了一群性姪兒喊叫，更沒有你的影打聽賣茶的才知道你不唱了，好在梁先生在頭天曾驚着你到家，他就提議到你家去看，那知到地方，發現院裏都搬空了，月琴忙着的接口道，敢情你們還到我住的地方去找過，咳，那怎我得着，我爺爺眼睛子是師兄弟，就借住在那裏，誰想他們不幹好事，竟偷着賣鴉片烟，就在我和三不管書場嘔氣不唱的那天，他們犯了案，被巡警抄了，連我們爺兒兩也捉進去，九芝接着道，是啊，我們也打聽出來，當時都很掛心，只得回家，那位梁先生還特別關心，居然到警局打聽你的官事，才知道你們爺兩擇解清楚，釋放出去，我雖然替你喜歡，可是更沒法尋我你的下落，徐梁二位白費了回心，連個知情的都沒有，只可把這篇兒揭過去，無奈我仍然放不下，雖然連你什麼模樣都不知道，但時時刻刻腦子裏總想着你的影子，眼裏總像看見一個又清秀又憔悴的姑娘，向着我掉眼淚，說也奇怪，我所虛擬的影子還真像你，就和你方才乍見我的神情一樣，可是並沒穿白色衣服，因爲梁先生頭次告訴我，你穿着灰色衣服，所以你方才是身灰，簡直說吧，我好像着迷似的，尋思着你若不離開天津，必還得唱曲吃飯，就每天出去亂走，不管什麼下等地方，凡是角兒的書場，我都走遍了，直這樣過了一年，也沒……九芝正說到這裏，忽覺胳膊被人握得極緊，原來是被月琴握住，不知她如何以這樣有力，竟握得發痛，她正把瑩瑩淚眼望着九芝，似乎說不出的感動，口中嗚嗚的叫道，你真真……真傻，我並沒再上書場……已經在肩……咳，你這些話怎在肩……見面時候不跟我說，九芝道，在肩月樓我還不知道你準是那個月琴不……再說還有本客在旁邊，我只是朋友，也不好深談，月琴道，可是我約會你自己再去，你爲什麼嫌了我，九芝道，咳，你那知道，我當時心中只有一個憔悴可憐的月琴，在肩月樓遇見了你，雖然名字很對，你的態度一切也不和梁先生所說的情形，無奈你當時太漂亮了，太潤氣了，我竟不敢信你就是那個月琴，只怕弄錯了，多惑是

非，所以你雖有那樣好意，我也不敢承受，你要知道，我是這極窮的人，自覺只配愛那落魄窮途的月琴，却不敢高攀紅姑娘的月琴，那夜應若赴你的約，萬一夜深了不能回去，要應照規矩開銷錢，應却拿不出來，月琴含淚笑道，傻子，我既叫你去，還會害你爲難，不過你不去也對，現在說明白了，應倒感你的情義，可是以後，……九芝接着道，以後就只剩傷心的了，應想尋姜先生陪着到眉月樓看看是不是他所說的人，徧巧梁先生因事上了北京，等了他好幾天才得回來，再回到眉月樓去，你已經從良走了，梁先生從你姐妹房裏，看見了照片，認出兩個月琴是一個人，你說應有多麼傷心後悔啊，九芝說到這裏，猛然想到在訪月琴，發現鳳去樓空之後，跟着被叔子拉到美國飯店吃酒，便和鳳屏發生糾纏，到昨日這糾纏已變成終身的了，現在應又跟月琴暢述舊情，豈不是自惹煩惱，我怎這樣荒唐呢，九芝在初見月琴之時，被她幽怨神情，激動了自己的積蘊感情，弄得不能自治，竟一時把鳳屏忘了，對月琴說了許多心腹話，這時突而清醒知道自己所說的一言一句，都要變成惹禍根苗，必致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話已出口，再想取消怎來得及，當時只剩了滿心慄六惶惶，呆呆發怔。但這時月琴已接着分辨道，我離開眉月樓，倒是真的，不過沒有從良，班子裏不知道我的細情，所以信口亂說，其實我出來還是爲你呢，九芝怔怔的道，爲我……：，月琴點頭道，可不是，我自從那次看見你，不知怎麼回事，也同你方才所說對我的情形一樣，簡直放不下了，好像和你認識了多少年，有什麼拉不開扯不斷的關係，從那夜約會下你，我到別處串門，坐立不安，跟着就跑回來，滿想你一定得來，誰知等了一夜，也不見影兒，我心裏才難過起來，知道你既失了我的約，就絕不會再來了，因而胡思亂想，覺得你必是因爲我是班子姑娘，沒有好心，約你也沒好事，所以不肯理會，我空自放不下，也是剃頭挑子，一頭兒熱，又有什麼用何況那姓張的客人，又是沒尾巴的麒麟，未必再來，便是來了，我也不好托他找你，便能說出口來，他也不肯替我辦，也未必能把你邀來，所以我簡直斷了指望，失魂落魄的好幾天，恰巧這醫院的馬自清，同朋友到眉月樓去玩，看見了我，忽然托老

媽跟我說，因為我長得像他去世的妹妹，他一見便生了感情，打算認我作乾妹妹，出錢贖債，接判醫院裏住，當一家骨肉看待，日後出嫁任我自由，我聽了覺得這倒是個跳出苦海的機會，只要他真是好心，我可以趁此洗出乾淨身子，到外邊去尋你，你要知道，我當出所以落到火坑裏，只是爲着我爺爺去世，沒錢埋葬，才向班子使了押賬，可是因爲事由兒不錯，到那時已經把賬還得差不多了，只爲出去也沒處投奔，所以還在裏面忍着，到馬自清跟我提這意思，我便跟他見面，他倒很誠實，言說只替我還賬，然須我給他立手續，接出以後，完全照親妹妹看待，現在願意在醫院作點事情消遣，就作點事，不願意也隨我的便，到日後我尋着可意人家出嫁，他管賠管聘，我聽他沒有歹心，就答應了，可是班子人們絕不信有這種事，馬自清又替我作臉照規矩賞了錢，他們更認作我是從良嫁人了，九芝聽着月琴自訴離奇遭遇，知道她和馬自清發生了兄妹關係，詫異之下，不由把心情又轉過來，向她問道，怎麼馬自清救你出來，我看他……他是這樣好人麼，月琴搖頭道，他不是好人，也沒這樣好心，九芝愕然道，那麼說他騙了你，你……月琴接口道，不他沒騙我，他雖不是好人，對我也不是像他說的那樣好心，但也不致像你想象的那樣法兒自從我到了這理，他倒是怎說怎辦，待我又親熱又規矩，沒有一點不好，現在我是這醫院的副看護長，每天只管兩間特等病房，作有限的事，剩下工夫，馬自清給我請了位女教師，每天念幾個鐘頭的書，還常常出門去走走，希望能遇見你，無奈天津這地方太大了，也不知你藏在那裏，只遇不着。九芝聽着心想，怪不得她吐屬有異，原來已受了教育，但又納悶，說道，若是這樣，馬自清豈不是真把你當親妹妹看待，完全出於好心，月琴冷笑道，你只說對了一半兒，他倒是把我當親妹妹看待，只不是好心，九芝越發詫異，問道，怎麼呢，我看着馬自清的爲人，還料到他能作這樣好事，怎你倒說他壞心，月琴看着九芝道，走，咱們上亭上坐着去，這兒石頭太冷，九芝便和她携手同行，月琴又接着道，你認識馬自清麼，哦，我還沒問你怎樣來到這裏，九芝就把胡魯顯受傷，誤送到這家醫院，以及昨日和馬自清種種接談，全都簡單說了

這時已到了萃亭，二人據椅對坐，月琴凝眸深思的道，阿彌陀佛，謝天謝地，若不是誤打誤撞，咱們還見不着面，九芝道，昨天馬自清盡力勸我們請護士，我們怕他竹槓，沒有答應，要不然咱們昨天就見着了，你不是正管特等房麼，月琴搖頭道，也是見不着，聽你說這病人的情形，還不配驚動我，我是專伺候關人物的，你從這上面，就明白馬自清的壞心了，九芝聽了忽若有悟，叫道，哦，我明白了，他是藉這醫院作不道德的營業，把你當作生利的……月琴道，你別看得這麼淺，他對別個看護，倒是有這意思，不過也並沒露在表面，你要明白，他只要病人……哦，不管有病沒病，反正住在這裏的就全算病人吧，他只要病人愛上一個看護，再戀着這裏的舒服地方，多住些日，他便有錢可賺，因為這裏費用已經極大遇着好主顧了，看護便白盡義務，不圖工資開在賬上，只有不能常住的主兒，偶然撞來，他才用看護費敲詐呢，九芝道，你自己又怎樣呢，月琴道，我啊，我可以說是專伺候一個了的，也可以說是爲一個人預備的，九芝一怔道，這……這是什麼意思，月琴道，你知道有個關九章嗎，九芝道，這是新聞人物，人所共知的大關老官，大實業家，我怎不知道，月琴道，你知道啊，他就是這裏的長期病人，已經住了好幾個月了，我就是伺候他，說着舉目端詳九芝的臉色跟着又找補了一句道，他現在是我的乾老兒，我是他的乾女兒，九芝聽着哦了一聲，月琴接着道，可是馬自清起初不是這樣打算，他是想叫關九章娶我作姨太太，所以特意認我作妹妹，對關九章却說是親的，想要結一門閥親，九芝道，馬自清把你從班子裏接出來，就爲這個麼，月琴點頭道，不錯，要不然怎說是爲一個人預備的呢，只是我先並不知道，後來才和乾老研究出來，在前些日子，聞九章和馬自清誇讚這花園的清雅，在天津真是世外桃源，但可惜女護士都太摩登，太健美，像西洋妞似的，不合這裏的意味，若有個東方式的美人，才不辜負好地方，這本是隨口的閒話，馬自清聽了，竟自生心，恰巧在眉月樓看見我，覺得恰和聞九章所說的彷彿，就搬到醫院，稍爲學點看護常識，便給聞九章介紹，說是他的妹妹，現在從家裏出來，在醫院幫忙，學習看護工作，聞九章待我很客氣，他真

是個好人，不但心地好，而且精明。又有文學，馬自清起初只教我伺候他，時常見面，處得感情很好，老頭兒實在喜歡我，可是始終沒一點壞心，簡直把我當女兒看待，常說我心性聰明，想要教我作文作詩，我告訴他現在正跟女先生學國文算術，他一考我的程度，就納了悶，覺得馬自清是很開通的人物，又肯教妹妹到醫院作事，却怎不早教上學。將到二十歲，才請先生念小學校的功課，就問我以前怎沒上學，我也答不上來，聞九章更生了疑心，又加馬自清每看見他就誇贊我的好處，露出拉攏的意思，聞九章更覺情形不對，就在一天對我根究起來，我起來不好意思實說，聞九章便把馬自清可疑情形，告訴了我，又說你不必隱諱了，我因為很看重你，才要明白你的實情，馬自清的品行，我早已看透了，再加冷眼瞧着，他對你紀不像親胞兄對親胞妹的情形，恐怕這裏面有什麼隱情，或者你在這裏有什麼難言之隱，你可以同我說，我願意給你幫忙，我聽了聞九章的話，才醒悟馬自清安心不善，就把自己出身來歷，和怎樣到醫院的經過，都實說了，聞九章聽完想了半天，才笑着對我說，這是馬自清跟我使用心機，擺佈得美人局，當初他屢次要求我作這醫院的董事長，希望捐助基金，或是加入股本，又希望我幾時再出山當權，提拔他作衛生部長，或是國立醫院院長，我只哼哈敷衍，並沒答應，他才生心設局，騙我上套，在前次上北京以前，一天和他說閒話，談到這裏女護士都受了西洋影片的迷，個個打扮得像洋妞兒，放在北戴河海邊，倒很合派，對這裏的園林清景，不大配合，這東方式帶古意的花園，能有東方式的窈窕美人點綴才好，馬自清竟把我無意的話，有心聽去，跟着便揣摩我的意思，把你選來，假說是他妹妹，以看護資格，和我接近，還怕我有所顧忌，居然還屢次暗示，他贊成妹妹和我接近，一切全取放任態度，世上豈有這樣的老兄，我由此發生疑心，今天才問明白了，聞九章說着，大罵馬自清卑鄙混賬，跟着又對我說，他實是愛我，不過另是一種愛法，他已年過半百又正養心學佛，除了功名一念，尚未能除，別的欲念早沒有了，所以從初次見我，就把我看作女孩一樣，並且他膝下只有兩個兒子，都已成人作事，只生過一個女兒，却在十多歲時病逝，馬

自清說我像去世亡妹，雖是假造之談，他想把我補上沒女兒的缺憾，却是真心的話，當時就教我給他叩了頭，改作父女稱呼，不過暫時背着馬自清，他說幾時他離開醫院，再對馬自清實說，先揭破他的詭計，後表明我父女的關係，教他白喜歡一場，因為我自從認了老頭兒以後，每日常在他屋裏，他教我念書寫字，或是講些世事人情，我可真長了見識，老頭兒也曾問過我終身大事，我把你告訴他，他說我太癡心，只見過一面的人，怎能知道好壞，更怎能知道他對你也會有情，雖然這種一見傾心的事，關乎緣法，古來也會有過，可是有些靠不住，我說我自己也明白，無奈心裏這扣兒只解不開，非得尋着他見了面兒，倘若他對，真個無情，或是已經有了家小，我才死心呢……九芝聽到她末兩句話，猛覺心中一動，口中發出一種含混的聲音，月琴住口望着他道，你說什麼，九芝怔怔的道，我沒說什麼，你往下說，月琴才又接着道，聞九芝聽了我的話，就答應我尋你，但是我並不知道你的名子，住處，也不知幹什麼行業，只能說出姓陸，和大概的模樣，聞九芝覺得很難尋我，但仍許着慢慢說話打聽，就在每天和老頭兒談話的當兒，馬自清只疑他的計策成功，更上緊的對老頭兒巴結，恰巧上月醫院裏又來個買辦出身的闊老孫三，住了特等房，你知道這院裏的缺德章程，每逢特等頭等的病人新來，可以自己挑攬看護，看護還得排班候選，簡直和我在眉月樓的情形一樣，不過平常我是例外，這次馬自清看上了那孫三有錢，竟也教我跟他大夥一同過去，徧徧就選上我，那孫三却不是好人，見面便頻頻淡舌，很不規矩，到了第二天更不成樣兒，竟自動手動脚胡亂囉索，我氣哭了，罵了他兩句，就跑進聞九章房裏，那孫三被我罵惱，也鬧着要見院長，聞九章大怒，拉開房門就走出去，那孫三一見他就嚇毛了，原來他以前曾作過老頭兒的屬員，現在他主持的銀行，又是老頭兒作董事長，他作經理，所以一照面就閉了氣，好像老鼠見貓似的，老頭兒把他說了幾句，回到屋裏，孫三也跟着進來，直對我陪不是，出去以後，再也不敢在這裏住，當日就搬走了，過了兩天，還來探望老頭兒，又送給我幾件首飾，當作陪罪禮物，老頭兒教我收下，從這一關，馬自清看老頭兒這樣護庇着我

，更認是入了圈套，就又開了幾條道兒，跟老頭兒大敲竹槓，老頭兒只拖延着，許他過一兩月再，他雖不痛快，也只好等着，可是等到一月以後，大概老頭兒就上北京接什麼督辦的任去了，預備教我跟着同去，那時馬自清鷄飛蛋打，還得撞一鼻子灰。她說到這裏，忽聽背後脚步聲響，兩人都回頭看時，却也是一個女護士，那護士看月琴和一個男子說話，就向她笑笑，低頭而過，月琴倒紅了臉，九芝等那護士過去，就問道這是你的同事麼，月琴點頭道，是的，她是真的看護長，管理着一班護士，只我是個例外，她確是什麼護士學校畢業，很有點能爲，家裏還掛着助產醫士的牌，得過馬自清的允許，家裏有了生意，給她來電話可以隨時出去，說着向那護士去處凝望一下，又把眼光收回，望着九芝道，我的情形都告訴你了，我到這醫院來是爲着你，以後認了聞老頭作義父，想隨他出去，也是爲你，想不到上天保佑，沒教我費事就在此這裏遇着，你也該跟我說真的，打算怎樣吧，九芝聽了這話，立刻把飄渺心靈，收回到現實境地，當時睜着眼睛，只覺面前立着鳳屏的影子，隔在自己和月琴中間，並且那影子漸漸放大，充滿了面前的空間，尤其把自己的嘴，堵得不能出氣，這時月琴見他不語，忽然腦筋一轉，生出疑懼的心，悚然一驚，便抓住他的手問隨，怎麼……你不答應我，難道……你方才不是說，從沒見面時就愛我，並且曾尋過我許多日子，現在怎……莫非已經……九芝聽了她最末一句話，好像頭上中了一擊，心中的話，幾乎就要說出來，不過他這時若是直訴已和鳳屏有約，雖不知局勢要演變到什麼程度，他也許可以免生後來的悲劇，無奈九芝猶疑怯懦，只顧看目前，忽一轉想，覺得月琴對自己誠摯如此，倘若告以實情，她那脆弱的心靈，萬萬承受不住，而且自己和她毫無確約，但是相愛在先，因爲誤傳她從良消息，我才絕望又愛上鳳屏，現在既知道她專心相尋，一切爲我，我若迎頭給她打擊，未免太已薄情，而且也不公道，但現在若不以實情相告，就得接受她的愛情，有所約定，那又怎樣對鳳屏呢，鳳屏也一樣不可辜負啊，九芝在這地方，竟有些優柔寡斷，猶疑不定，脅迫之間，忽然生了個拖延的主意，就接口道，不不，你不要疑我……我對

你始終一樣自從聽叔子說起你那天，直到現時都是一樣愛你，方才說的話，實在不假，我活到這麼大，第一次懂得愛人，就是愛你，月琴道，既然這樣，你怎不說話呢，咱們這事，好像書上故事似的，你尋了我一年，我等你也有好些日子，現在好容易遇上應該怎樣，你想應該怎樣，說着眼圈一紅道，咳，我對你實說了吧，你別笑我臉大，我雖然連這次才跟你見了兩面，可是從頭次見面以後，我心裏簡直就把你當作獨一份的親人，我自己也不知怎麼回事，只一想到你，就想出老遠去，常常好像看見你成了老頭兒，我成了老婆兒，在一塊廝守着的樣兒，你就可以明白我的心意了，現在你說咱們可以結婚麼，九芝一聽，心想這又是一個提起婚姻問題的，和鳳屏如出一轍，不由身上出了冷汗，心裏害得要哭，自覺只可說敷衍了，就道，這個當然……不過我自己還有點難題，方才就是爲這個猶疑，說着見月琴面色條變，就拉住她的手道，親愛的你不要錯想，我愛你的心，敢質天日，只不過結婚的話，我不敢立時答應……說着眼望她眉愁黛慘，似乎受到絕大的刺激，心中又疼又急，忙又說道，可是只於現時不敢決定，至多三兩……一兩天，就可以回覆你，月琴顫聲道，爲什麼現在不能……其實我不是着急，已經等了這些日，我也沒怎樣着急，今天這是遇見你，若遇不上，我就是再等個三年五載也是一樣，現在你只能給我句準話，便再過十年結婚，也沒關係，我難過的只是你這些話說得教人疑心，爲什麼不能決定，我想你必是已經娶了太太，九芝把頭搖得好像播浪鼓似的道，沒有的話，我何曾娶過太太，你不信去問病房裏我那老朋友，月琴道，我信你不會騙我，幹麼還問旁人，可是既沒娶太太，爲什麼……九芝只怕她問出太太以外，可有別個女人的話，更怕她由自己口中尋出縫隙，再問出未娶太太，可曾定下太太的話，自己便要硬殺實坎的撒謊，不易作遁詞了，所以急忙接口說道，說了半天我還沒告訴你，我是怎樣一個窮人，現在我只在報館作小職員，每月只三四十元薪水，沒家沒產，孤身一人，你想我對這樣大事，怎能不……月琴聽了，似乎因爲明白他遲疑原因，只爲這個，不由面現笑容道，哦，你是窮人啊，那恐怕我嫌貧愛富，九芝道

，不是不是，我明白你的心。月琴道，那你又猜疑什麼，九芝道，我只是爲自己的事，現時不能告訴你，你也別問，月琴沉吟道，你怎還瞞我呢，我告訴你，頭樣兒不要想我受不了窮，你知道我的出身，從小兒跟着外祖，走江湖賣藝，受凍挨餓。三兩天沒飯吃，小廟裏睡覺，什麼罪都受過，別看現在像個小姐似的，若教回到原樣兒，照舊還能忍受，何況有你在旁邊，我不穿綿襖也過冬了，二則你若有什麼爲難，儘管跟我說，我乾老兒待我比親女兒還好，準能幫咱們的忙，你總知道他的身分，大概沒有辦不利的事，哦現在，你跟我去見見他可好，他這時已經起來了，看見你一定喜歡，等他到北京，咱們跟着去，還可弄個好事由作，九芝道，好好，將來當然要這樣辦，不過現在我不能見他，還得趕快回報館去上班，你只等我一天好了，今天晚上我還來，跟那老朋友作伴，來的時候就可以回答你了，你現在不必再問，晚上等我來吧，說着就立起來，九芝這時只是恐怕月琴再向下追問，無法應付，所以急想逃出這個宮境，容開工夫，好另想辦法，但月琴看他慌之欲行，心中既然眷戀難捨，又復疑慮不安，就拉住他說道你怎麼樣忙，好容易見着，還沒說什麼，就要去，九芝道，親愛的，你原諒我，我今天是早班，方才我起床就要出去，因爲怕門沒開，只可等着，現在已經過時候了，我心裏也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只好等晚上見面，好在只半天工夫，你就安心等我吧，月琴見他神情迫促，以爲真要上班，就不再攔阻，又問你晚上可準來呀，九芝笑道，你這不是傻話，我怎肯不來，就是天上落刀子，我頂隻鐵鍋也要來的，月琴又問得幾點來，九芝道，昨天我是半夜才來，今天提早些，也得過下一點，月琴道，那時門已關了，怎麼進來，九芝道，我會得馬自清的特許，他派人給留着後門，月琴道，從花園進來啊，那麼我在花園等你，可記着越早越好，別教我忘記，九芝連聲答應，轉身向外走，滿心的戀戀不捨，但脚下却像逃難似的，緊向外跑，一直走到樓門，心想應該看看胡魯題，跟他說一句，就走了上去，到了房中，見胡魯題已經睡醒，見他進來，就問你上來去了，我還當你走了呢，九芝道，我到花園坐了一會，現在可該走了，你有什麼，胡魯題道，你何必忙，在這

兒吃些點心可好，九芝道，我點有事要趕着去辦，不陪你了，晚上再見，胡魯題道，晚上你可準來啊，九芝點點頭，就轉身走出，才到門外，便見月琴正立在斜對過一間房門前面，知道她是隨着上來，在這裏等着自己，也就向她點首示意，將走近她身邊，忽見月琴招手，九芝就湊到跟前，原來月琴看見他長袍的衣領向裏倒着，鈕子也未扣上，就伸手替他整理，同時悄聲說道，你可記着早些來，我有好些話要跟你说，九芝道，自然，我定能必早，才說出這句，猛覺由月琴身後的房門縫隙，現出一條帶鬚子的臉兒，向自己瞧着，那房門原開着二寸縫隙，所以這臉也只露出窄窄的一條，但九芝在這時候突見三人窺視，不由大吃一驚，連忙向後倒退，轉身便走，月琴由他的神色醒悟背後有人，顧不得招呼九芝，忙回頭去看，九芝走出丈許以外，將到樓梯口，回頭看時，只見那鬚子臉兒已探出門外，原來是個清癯的老頭兒，月琴正紅着臉，指點着自己和他說話，就不敢再看，三脚兩步，走下樓梯，直奔院門出去，心裏却已明白，那老頭必是月琴所謂的義父聞九章，平日聞名，今朝見面，果然氣度不凡，月琴得到這樣人作義父，實是福分。但却加重我的困難，我在這二者不可得兼的窘境中，何去何從，若是棄捨月琴，月琴後面有這樣仗義的義父，就肯教他乾女兒受屈了，但這不能以勢力決斷，鳳屏並沒有闊老兒，而只有老美那樣的父親，難道我就欺她孤弱，背信違盟麼，而且鳳屏直已算正式定婚了，雖無證人證物，但我身上已存有她的財產，這存摺在我良心上，比婚書還有力量，倒不是在乎錢財，而是爲着情義，我已說過賣給他了，現在萬萬不能變卦，但既對她不能變卦，那就只可對月琴拋捨，可是月琴也是不可辜負的，她這是怎樣爲我，我當初又怎樣爲她，如今好容易見着面兒，給他絕大打擊，使其傷心一世，怎能忍心作得出來，我只爲不忍，方才意含糊其詞，沒把鳳屏的事說出，倒給她個熱火罐兒抱着，以後更沒法實說了，倘若今夜我再到醫院，對她說業已定婚，請她斷念，恐怕這打擊比早晨說出實情，還要惡毒百倍，她萬萬禁受不住，我的罪更百身莫贖了，想着心中焦急，杌然欲暈，忽聽身旁鳴的一響，嚇得向前一躲，只見有件龐然大物，從身後帶着

風的馳過，回頭看時，原來是一輛氣車，立住辨視一下，才知已在第五蔭路的十字路口，暗自詫異。怎麼迷迷糊糊的走出醫院，又跑了這許多路，簡直精神麻木，只仗不意識動作，幸而沒被車撞着，想着仍循道向前，心中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上面，自己逼問自己此事將如何解決，限期只有十幾點鐘，到夜裏再和月琴見面，便得給她切實答覆，不能再把游詞敷衍，再轉想那有十幾點鐘的限期，現在便已到了和鳳屏約定的時候，到了她家一定先教見拜岳父，隨着商議進行婚禮，或者立時就得尋覓新房購買傢俱，那就越發板上釘釘，不容轉圜了，看來鳳屏約會先不能赴，可是不赴又將怎樣，九芝想着，急得滿身大汗，心慌氣喘，真比遭了什麼患難，還要焦灼，這時已走到一條河岸上，他立住望着滾滾黃流，忽把焦急變爲頹喪，心想自己遭到了何等難局，不管造化弄人，還是自己作孽，反正是實擺在這裏，絕無圓滿解決之望，終必虧負一方，無論負了誰，都要愧悔終身，永爲良心責備，絕無幸福可言，看來現時的和與我將來的精神的痛苦，全都無法避免，怎樣也是受罪，不如痛快尋個解決，抱頭跳下河去，兩眼一閉，把煩惱完全解除，對後事概不聞問，倒是個簡爽辦法，但雖這樣想着，却自己知道是感情偶然越軌，理智絕不允許實行，又呆了半晌，眼前似已看不見河水，只月琴鳳屏兩個影子盤旋上下，忽然嘆息一聲自語道，我可實沒法兒了。現在不但沒有辦法，就連她兩的面，我也不敢見了，天啊，我便不投河，也得逃跑，我上什麼山裏尋座古廟修行，作個逃情歸佛的和尚吧，可是這豈不兩頭兒對不住人，無奈我絕沒法兩面都對得住，又不能只對住一面，天哪，誰傷害了我……：他才說出這句，又搖頭道，別怨天，我這是自作孽，誰教我到處鍾情，作繭自縛，現在怨誰傷害了我，想着忽然腦中一轉，想起那害自己的人，拍手自語道，不然不然，是有人害了我，是叔子，不錯是叔子，一起頭月琴便是他發現的，鬧了許多張致，惑亂了我的心，才弄出和月琴這段糾葛這還沒什不了，最害人的是那天上眉月樓訪月琴不遇，他偏要拉我上美國飯店，以致惹出這節額外生枝的事，才跟鳳屏定約，月琴隨既出現，害得我走頭無路，還不全是叔子的罪過，若沒有他這勾魂鬼兒

，我便自己不安分，也未必弄得這樣湊巧，他實是害了我，我被他害到這樣，可不能容他逍遙局外，得教他給想主意，他不能撥梯上竿，拔了梯兒看，說着頓足道，對對，就是這個主意，現在就去找他，就去找他，當時回頭見一輛洋車走過，便叫住坐上去，直奔到叔子家中，到了地方，也沒顧得打發車錢，就舉手敲門，有個女僕出來，認識九芝，迎頭告訴說主人沒在家出去有一會了，九芝聞着急，就問上那裏去，女僕說等我進去問問，說着又走進去，頃刻出來說道，大爺上徐宅去了，九芝才聽見頭兩個字，已霍地轉身便走。那車夫因他還沒給錢，追着叫先生，九芝回頭才想起未曾付錢，隨即上了原坐的車，又告訴了止厂的住址，車夫向前奔去，九芝在車上尋思，叔子現在在止厂家中，自己此去，勢不能單向叔子密談，必得在止厂面前出醜了，以前尋覓月琴等的事，都請求叔子保守秘密，現在完全瞞不住了，被止厂聽着，多麼不好意思，他豈不把我看成荒唐鬼兒麼，但轉想自己現在患難之中，雖然不是危險，然而處在岐途之前一出一入，關係甚大，稍錯一步，不特要終身難對天良，而且連身名都要敗裂，自己並沒有絲毫辦法，只有求他們有學問，有見識的老人，代爲謀斷，怎還能畏怯不言，諱疾忌醫呢，我也顧不得許多，只可有一句說一句了，想着車已到了徐宅門前，忙令停住，先打發了錢，然後走進門內，先向門房問徐老爺可在家中，門房因九芝是主人的特客，向來時常上門的客人中，曾經止厂特許不必通報，便可延入客廳的，總計不過十人，有些高官巨紳，都得不到這種待遇，九芝却是其中的一個，可見止厂對他如何契重了，當時門房陪笑回答老爺正在書房和梁二爺喝酒，說着穿上長衫，領九芝進入一道大院，再穿角門，進了一座花園，轉過藤蘿架，才又走入一道月亮門，門內迎而便是書房，九芝隔着明淨的玻璃窗已看見止厂和叔子正對坐閒談，門房打起門帘，說了聲，陸先生來了，讓九芝走入，便自退出，九芝到了房中，止厂一見，就起身笑道，有速客一人來，莫嫌簡慢，快坐下跟我們吃，叔子也笑着說，你怎這時來了，我前想不到，來，先喝一杯，九芝見桌上肴饌尚還齊整未動，似方入座不久，自己滿腹心事，絲毫不餓，想要說吃完了，又

無趣從早晨水米未進，少時若飢火上攻，支持不住，再向主人討飯，可就反爲不美，不如依實了吧，想着見那伺候桌的小下人，已給搬好座位，跑出去取杯箸，就點點頭，走過去坐下，笑道，我眞是不速之客，來是還恰是時候，叔子道，哦，你是從醫院來，我還沒道謝，爲我的事倒給你添麻煩，九芝道，叔老怎跟我又客氣起來，您是想喝酒了，故意要我罰一杯麼，叔子笑道，該罰該罰，你也陪一杯，說時那小下人已把杯箸取來放好，叔子替他斟上了酒，九芝忙道，謝謝您，我先不能喝，我……我……我還有事，叔子聽了一怔，方要開口，止厂那裏早看出九芝氣色不定，雖然強顏談笑，但精神恍惚，好似有着心事，就迎頭問道，有事……有什麼事，莫非胡魯題在醫院又出了什麼毛病，九芝搖頭道，不，不是他，他很好，叔子接口道，那麼誰不好，九芝烘的紅了臉道，啊，我已經到您府上去訪過一次了，聽說您在這裏，我想正好同您二位一併……一併領教領教，叔子也看出九芝神經不對，就放下酒杯說道，你有什麼事，看你這神情，必不是鬧白兒，您說吧，九芝未從開言，先看看叔子，又看看止厂，現出很窘的樣兒道，我真慚愧，跟您二位說，這……叔子用手拍着大腿道，你就說吧，咱們是誰跟誰，止厂看着，覺得九芝或有不易出口的事，向小下人使個眼色，教他出去，才向九芝道，這房裏只我們三個，你還有什麼不好意思，叔子納悶道，九芝向來可沒這樣吞吞吐吐，今天莫非美國飯店出了什麼問題了，九芝本來滿腹心事，紛如亂絲，好似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這時被叔子一提，才抓着端緒，根然說道，雖不是美國飯店……美國飯店也有事，可不是今天，今天是醫院出了事，我……我遇見月琴了，叔子聽着大瞪兩眼，哦了一聲，止厂却叫道，月琴，月琴是誰，這名兒很熟啊，叔子道，你忘了，去年春天我在三不管發現了一個風塵尤物，咱們想要給九芝撮合，連你止老也會行會降貴，同去相訪，却想不到已是鳳去樓空，那個人就叫月琴，現在九芝和她遇見了，九芝，你在那裏遇見她的，九芝還未答話，止厂已擺手叫道，慢着慢着，這確兒不對，去年你逛了三不管回來，報告遇着這個月琴，次日我和九芝才跟你去訪，那月琴已是人面桃花不

知何處去了，算來只你一個人見過她，我和九芝都是空勞想像，現在九芝說他遇着月琴，他既沒見過，便能遇見，又怎能知道是月琴呢，這我不明白，九芝聽了更紅了臉，羞得無地自容，叔子却只望着九芝半晌無言，止厂又問道，你們都不說話，難道這裏面有什麼隱情，叔子吁口氣道，隱情麼，只怕現在也隱無可隱了，我得先問問九芝，九芝，咱們原定的保守秘密條約，你可還要維持，我怕怕維持不住了，誰教你把話說漏了呢，不過還得問你，若答應不守秘密條約，我就替你對止老實供實說了，喂你快說……九芝俯首向地，點了點頭，叔子知他默允了，就向止厂把月琴失蹤以後，如何痴心尋訪，遍歷歌場，如何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倒被自己遇着一次，他又如何請求守秘到了今年，他如何和館中人走馬章台，在眉月樓遇見了名叫月琴的妓女，意態頗似那末見面的意中人，但他不敢確認，想請自己前去鑑定，偏巧自己因事去京，到回來時才在社中會期那天，同去訪候，却不料那月琴已然從良，受到第二次人面桃花的惆悵，不過由那月琴遺下的照片，鑑定確是我所見的月琴，叔子說到這裏，向止厂道，這就是關於月琴的全部，經過你明白了，止厂怔怔的說道，真有這樣的事，兩次均是尋芳去遲，可謂緣慳，九芝你到不必害羞，凡是少年那個不善鍾情，我只替你難過，怎麼才尋着叔子他會從良了，哦，你說今天又和她遇見，她既然從良，已是落花有主，你遇見又將如何，九芝，我可要勸你一句，鍾情不怕鍾情，可不要作出蕩檢褻閑的事，那月琴已經從良，你便遇見也得往開處想，要知道灑上桑間，那是喪品敗德的邪路，我們任有多大力氣，也不能替你作惡，九芝見止厂誤會自己的意思，正色勸告，不由心中感激，自思向來佩服止厂，就在這種地方，他平常和藹隨緣，不見稜角，好似十分通曉，但在通融中却隱有鋒芒，對那正善惡之間，絲毫不肯假借，自己能得到這樣良師益友，可謂幸運了，但老先生却把我看錯了，想着便振起精神答道，止老，我並沒這種意思，倘若月琴真個已經從良，我現在還不敢受難，也不會來和你二位商量，說着便向叔子道，那日我們在眉月樓聽見月琴從良的話，實在誤傳，她並沒給人作了太太或姨太太，而是作

了馬自清的妹妹，現在正以馬小姐的資格，在醫院特等房裡作特種護士，叔子和止厂聽了面面相覷，或嘆的一叫，九芝明白他二人的意思，以爲這事太已離奇了，並且以馬自清的好詐卑鄙，一個女子和他接近，還有什麼可信的事，九芝覺得他倆看低了月琴的品格，忙接說道，你二位不知道，這裡面還有隱情，馬自清把月琴接到醫院，並非爲他自己，而是爲着利用月琴，巴結一個住院的闊人，說着就把自已早晨到花園閑望，遇見月琴的情形，以及月琴自述入院的經過全都說了，九芝說道聞九章的名字，止厂忽然叫道，聞九章也住在自清醫院麼，他還是月琴的義父，這倒有趣，叔子道，我也常在報紙上看見這聞九章，止老和他有淵源麼，止厂笑道，怎沒淵源，他是光緒十年，我在浙江取的門生，人倒很好，只是鼎革以後，我閉門不出，他却飛黃騰達起來，道不同不相爲謀，所以很爲疏遠，至今已有了十幾年不見了，不過他還記得我這老師，在前五六年，他作河南省長，有個情不可却的人，托我給他寫了封八行，居然有效，他也不但把那人提升到一等大縣，終其任未曾更動，並且立時覆我一信，措詞很是謙恭，在這一說十年來每自羞，臆書十九付東流」的時候，他也算很古道了，叔子笑道，止老您還這樣說，現在朝野人士，誰不對您尊敬，書何嘗付過東流呢，止厂笑了笑，便向九芝道，以後又怎樣，你還沒說出有什麼困難，有什麼跟我們商量，九芝這才強忍着不好意思，說出月琴和自己好似久有默契，從眉月樓見面之後，她已矢志相從，出妓院而入醫院，也是爲着找出烟花，作他日相逢的張本，所以今日遇着，她把心竟完全吐露，預備離開醫院，和我結婚了，看她那堅決的意思，好似絕不容我駁回這可怎麼好呢，止厂聽了叫道，一個風塵女子，居然有這堅決志願，却是難得，這不但是韻事，也是佳話，叔子也笑道，你爲她害了經年想思，她也對你掏出滿腔熱愛，這才叫買金的遇着賣金的，換句話說，你倆全是求仁得仁，這是多麼美滿的事，你幹麼還裝着愁眉苦臉，想騙誰呢，止厂接口道，九芝，我明白你爲什麼發愁，那不成問題，我已經許過你了，現在最要緊的，你得對這月琴考察一下，她對你的愛情，固然不會虛僞了，不過她本身的心地秉性，是否溫和一

守分，宜於作讀書人的妻子，我並不薄視風塵中人，只是她曾在個中走過一遭，難免有所習染，恐怕你冒昧行事，將來成爲終身之累，所以勸你事先留神，叔子笑道，只要是那個月琴，我就敢擔保她不會壞的，憑她那樣高的性格，清如梅，淡如菊，就是把她放在任何壞地方，她也能出污泥而不染的，止厂道，既然九芝願意，你又擔保，這事便沒問題，我現在可以拿出錢來，給他們宜室宜家，在橋子河邊，我有一座小產業，是三樓三底的小紅樓，現在房客正退了租，空着沒人住，就借你作新房好了，九芝聽着，還未答言，叔子已拍手道，九芝，你看，萬事俱備，連東風都欠不了，你還愁什麼，哈哈，我敬你三杯，作爲慶賀，說着就把壺伸過來，九芝忙用手擋住，搖頭說道，你二位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不是想娶月琴，爲沒錢辦，沒處居住，才來跟你二位商量，我現在的難題，是……是……是不能要月琴，她越意志堅決，越要把我難死，你二位不知道，我現在正立在最困難的地位，簡直要把我逼得自殺了，止厂叔子聽了，全都一怔道，怎麼，你……何致如此，難道馬自清不教月琴嫁你，那也有辦法，總不致於自殺……九芝搖頭嘆道，怎不致於……！咳，我簡直是自作孽，不可活啊，你二位知道我爲什麼不能娶月琴……咳，因……因爲我已經定婚了前後只差一天，就弄成，叔子沒待他說定，已跳起叫道，你說什麼，已經定了婚，跟誰……你這年青人，原來到處鐘情，背着我們沾花惹草，這是跟誰定了婚，你說，說，九芝道，我並沒有你，你是知道的啊，叔子方才一怔，止厂已叫道，莫非跟那天栗子雞肚裡的東西有關麼，叔子聽了恍然大悟，叫道，對了，八成兒是她，九芝，你是跟美國飯店的二姑娘定婚，說着見九芝點頭，就抓住他的手叫道，真是她呀那麼在什麼時候，哦，是不是前天你喝醋以後，我去如廁的當兒，你們就說光接了梁鴻案，我那時本看出情不對了却沒想發生這樣大事，九芝搖頭道，不是在那時候，那時只於定了個約會，到昨天在公園見面，才議及婚事的，叔子叫道哦，二姑娘昨天又和你在公園見面了，你就跟她……話未說完，止厂已叫道，看着你們可悶死我了，這二姑娘是怎麼回事，你倆真樣鬼鬼祟祟的，作了多少背人的事，

叔子望着九芝道，這又是件瞞不住的秘密，我可說了，好在止老吃過栗子雞，也知道這件事的，只於沒曉得咱們前去拜訪罷了，說着就把前天和九芝去訪月琴不遇，就轉道美國飯店，去看那靈心妙手的人，當時二姑娘怎樣對九芝柔情密意，都源源本本的說了，止老聽了搖頭道，還有這種事，九芝，你走的是什麼運氣，怎女子都這樣一見鍾情，這可不大好，男子遇着這種奇遇，一之已甚，豈可有二，而且平常人也樣聽說，像你所遇這樣，只有一種邪僻的人，倒爲前幾年唱秦腔的，元元紅，同時有許多女人爭他，並且甘心爲他失身蕩產，可謂走到桃花運的頂端，但他過後不久就遭了禍，你當然不能和那種人相比，不過我看你遇的事，來勢兇猛，很覺擔心，你可要自己檢點，叔子道，止老你先別說這個，我却責備九芝作事莽撞輕率，你 and 那二姑娘才認識幾天，怎就提起終身大事，你未免太性急了。我很明白你有心戀舊，還想維持月琴的夙約，只是早一天先和那二姑娘定下婚了，自然無以對月琴，而且也捨不得她，不過那二姑娘也是背之不祥，這才叫左右爲難，進退維谷，我很明白你的心情，無奈可太難措手了，雖有智者，莫能爲力。叔子又點頭道，那麼你在我走開的當兒，跟那二姑娘有了什麼交涉呢，九芝忸怩的說道，我只和他……她跟我定了一個約會，就在第二日到公園見面，叔子笑道，別管是你跟她，她跟你，這很用不着斟酌字眼兒，我只問你去了沒去，九芝點點頭，叔子道，哦，你去了，我們到美國飯店是前天的事，你所謂第二日，便是昨天，昨天不是我們到醫院去看胡魯題麼，你什麼時候去赴這約會的，九芝道，就在到醫院以前……您不用這樣審我了，我痛快說吧，昨天我到公園赴約，那二姑娘她……咳，我真沒法說，本來只見過兩三面，連我也覺得談不到啊，您二位聽了也必罵我荒唐，可是您二位沒有身臨其境，絕不能想像他是怎樣跟我纏磨，簡直誓死相從，犯了死心眼兒，您二位更不能想像我是怎……我也別只替自己檢好的說，把罪過都排到她身上，反正當時……或本來很容易動感情，當時也有一半受了感動，也一半被逼無奈，結果……結果就答應和她定婚了叔子聽了，失聲叫道，定婚了，你已經跟那二姑娘定婚了，這得給

像道玄呀，止老，你不要只聽我們說話，把那二姑娘當作平常的小家碧玉，你是沒有看見，那二姑娘風稱得起國色天香，姿容絕代，憑我看花老眼，經幾十年經驗，還沒見過那樣剛健婀娜的美人，和九芝是佳偶天成值得喝采，止老聽了點頭道，這當然是件好事，我也該給九芝道喜，不過他還有問題，昨天才和這二姑娘定下婚事，今天就遇見故人……九芝苦着臉兒，接口說道，是啊，叔老你不要只顧開心，請替我想，方才我已說過，月琴跟我所表示的意思，她好似和我早有精神上的連繫，從眉月樓一面之後，她竟也像我對她似的，發生了不知來由的癡情，決定守身相待，就是隨馬自清到醫院，也是爲着提高自己身分，洗去妓女醜名，預備日後和我結合，並且藉以訪尋我的下落，您二位想，她既有着這樣心情，抱着這樣希望，好容易意外和我相逢，把真心吐露出來，我却恰巧在前一天和別人定了婚，對她已無希望，倘若把實話告訴她，恐怕她萬受不住這樣打擊，那簡直比用刀刺她的心還要殘忍，我怎能在她萬分高興時候，迎頭給她……咳，您二位絕想不到我當時怎樣爲難，所以只可聽她一個人說，沒敢答碇兒，但又不能不對她敷衍我的神經都刺得麻木不仁，也忘記了當時說了些什麼，大概還曾說過當初怎樣對她無端愛情，遍地尋覓的話，現在想起來：這些話很不該說，也不必說，因爲我既和別人定了婚約，已經成爲有主兒的人，怎該還刺激月琴的感情，無奈我有些自己管不住了自己了，幸而還能在大處自加警戒，雖沒敢告訴已經定婚的事，但月琴提到後來怎樣的話，我都沒加可否，只含糊敷衍着，隨後藉口有事跑了出來，應許她晚上再到醫院仔細商量，其實這事還有什麼商量，一切都絕望了，不過月琴的情義，我若辜負了，勢必終身抱憾，而且我對她發生愛情在先，雖然未曾有過關係痕跡，但在未見面時，我已經自己對自已作過良心上的誓約，現在若拋棄了她，未免愧對良心，這事自然怨我意志不定，作事莽撞，只聽了月琴的從良消息，便信以爲真，對她絕了指望，立刻把心移到別人身上，但事情也趕得太巧，機緣也變得太快，前天才得着月琴消息，今天已見月琴本人的面，但偏在這兩天的夾襖裏，會出來個二姑娘，和我定了婚約，這不是上天撮

弄人麼，您二位請替我打個正經主義，我現在實已方寸無主，不但月琴那裡要和我正式談判，那二姑娘還約定教我今天早晨到她家認岳父，我已經失了約了，叔子聽着，大膽兩眼，只管搖頭，嘆氣說道，這事真是難，難，難上加難，我真不解怎會這樣巧法，造化弄人是不錯的，不過你也有些自作孽，我這智多星只怕無能爲力，因爲這是治一經損一經的事，我早說過你運走桃花，到處得着奇遇，不要當作好事，早晚要惹麻煩，現在可不幸而言中了，如今法律不準雙娶，你的頭腦很新，當然也不肯効法齊人一妻一妾，月琴和那二姑娘又都對你情清似海，大約你也無法軒輊，我這局外人，可怎能代作主張，現在還得你自己當機立斷，反正二者不可得兼，你是取魚，還是取熊掌，拿準主意，先把大前提解決，我們依着你的主旨，給設法辦理，倒還可以，比如你決定維持二姑娘的婚約，我們就替你設法開發月琴，倘若你不能無情舊人，希望和月琴結合，那你雖然已和二姑娘定了婚約，我也拚着爲難受窄，設法替你取消婚約，……叔子說到這裏，九芝已擺手說道，您不必說了，這全是後話，我現在所難的就在難定取捨，這兩個人全都背之不辭，我對誰也不忍辜負，而且她們倆誰也受不住這種打擊，您是未曾當場親見她們的情形倘若您去對月琴說：我已和他人定婚，請她斷念，恐怕這話就能致她的命，叔子點頭道，哦，這樣說月琴是情義特重，若負了她便將有死有活，這當然不可能了，那麼只好取消二姑娘的婚約，九芝接口道，什麼，您難道沒看見她那剛烈的性格，而且她跟我認了死扣兒，我若變卦，恐怕立刻便有禍事，叔子聽了，一吐舌頭道，真個的，看她的脾氣當然不能容你變心，那種人什麼事都作得來，就許來拼死兒，跟你拚作同命鴛鴦，若不然也許負氣自殺，止尸在旁道，真會有這樣危險麼，叔子道，怎麼不會，所以我說九芝這桃花運走得不好，所遇的都是難得的佳人，也是不祥的尤物，就是月琴已經可怕，試想對陌生男子只見過一面自己立下相從的志願，便好似已經結了盟約，矢志不渝的守身相待，百計尋覓，其實說真了她還沒跟九芝說過一句體己話，對他的家庭身世，以及品格心地，更是茫然，只愛上了他，便一向情願盡其在暗的幹起來，這樣

人可算太不平凡了，不過她的英氣蓄在心裏，表面不露稜角，那二姑娘可就不然，滿臉的英華發露，美也美到極點，剛也剛到極點，我初見她，便覺像戲台上的武生，若扮作黃大霸，那英俊氣概，真可以空前絕後我替她相面，認爲古人所說，上可爲烈女節婦，下可以殺人害人，就是這種高相，憑着剛烈之氣，什麼驚人事都作得出來，止厂悚然說道，若是這樣，她更是不可辜負了，她既有如此性格，愛上九芝，恐怕要百折不回，何況還有着婚約，叔子道，這婚約不過是口頭的，若是九芝昧起良心，矢口不認，也可等於沒有，不過……九芝聽着，沒等他說出下文，已插口道，你說婚約是口頭的，可以不承認麼，那恐怕辦不到，叔子道，是啊，你還沒聽我的話，我的意思，也以爲即便你昧起良心，用抵賴辦法對付，對方換個旁人也許無可奈何，那二姑娘却不會容你抵賴，九芝搖頭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你要知道，婚約雖是空口無憑，我憑良心也不能抵賴不認，而且我們兩人中間，還有不只口頭空話的實質憑據，恐怕任何大奸大惡的人，也沒法對她抵賴，止厂聽着愕然道，怎麼，難道你還給她寫了什麼婚書大帖，九芝嘆息一聲道，我倒沒給她寫什麼，是她給了我一件東西，這恐怕比婚書大帖還來得利害，我簡直賣給她了，叔子道，哦，她給了你什麼表記，這也是題中應有之意，何致就賣給她，九芝聳肩苦笑，從衣袋中取出鳳屏給的那一扣銀行存摺，放在桌上道，她給我的就是這個東西，我方才所說賣給她的話，世非指着這裏面的錢，而是指着她的情意，她因爲我起初執意推辭，訴說自己貧寒狀況，沒有贍養家室的能力，不願累她受苦，她就拿出這個存摺，教我籌辦喜事，並且說了許多將來過日的辦法，把我的嘴完全堵住，又用強迫手段，一定要我接受，您二位總能信我不是貪得無恥的人，可以想像我怎樣竭力推辭，無奈她……結果我還是被她感動得無法堅持只好收下，這裏面是她多年來口熬腹攢的體己，竟整個的交給我，世上婦女有幾個不是把錢當命，她居然能不這樣，試想對我是……咳，婚約也許能賴，這扣存摺恐怕不能賴吧，若是給她退回，我可萬萬沒有這樣勇氣，九芝說着，把存摺翻開，止厂叔子都近迫近瞧看，看到最後的總結數目，不由

面面相覷，叔子瞠目失聲叫道，「噫呀，這是二姑娘給你的，她一個開飯舖的女兒，竟有這些體己，居然肯交給你，這可太難得了，誠然不在乎錢，其情可感，不過這數目也很可觀，不怕你笑話，我活了將六十歲，還未曾同時得到偌大數目的錢，倘然有人把這些錢給我，就買我的人命也肯賣，九芝，你真是幾生修到，我常說世上最貴重東西，是三種帶顏色的，一是青春，一是黃金，一是紅顏，三者中能得到兩樣已是神仙福澤，現在你正在青春少年，得着紅顏知己，還對你供獻黃金，這簡直比那父作宰相子作狀元，家有萬頃良田，生逢太平盛世，常共嬌妻美妾，呼兒喚女樂燈前直活到重經開闢，依然還我好家山，那首妄想的詞兒，真樣令人可羨，我真看着你眼熱得很，九芝苦着臉道，「得了，您別儘自取笑，我都要愁死了，止尸這時正看那存摺，點頭嘆嘆，聽了九芝的話，就道，「老弟，你還愁什麼，我看這事可以解決了，這二姑娘實是難得，你看她這錢是少日子積攢的，中間不定有着何等辛勤艱苦，何況女人看財最重，我常見有作了半世夫婦，丈夫遭逢逆境作妻子的看着他困厄欲死，終不肯拿出私財接濟，由此你可看出那二姑娘是怎樣爲人，和對你如何情重了，你方才說賣給她，這話不錯，我也以爲你是賣給了她，我可並非見錢眼開，這萬把塊錢，在我眼裏還不算回事，不過在逢門小戶之中，却是驚人的數目，至於這件事，任何人也得認爲是驚人的事，我這心如此水的老翁，也被她的深情感動了，勸你不要三心二意，就老實履行她的婚約吧，」叔子也道，「我也是這樣主張，事情已到了這步田地，你不但定了婚約，還接了……這就等於聘禮一樣，好比她是男家，你是女家，你這姑娘已經受了男家給的四大金八大金按這存摺上的錢數，足值一百大金，你也不過是個小家碧玉，人家把如許豐厚的聘禮，聘定了你，難道還買不動你的心，還要一匹馬安兩個頭麼，」止尸道，「你方才說四大金八大金，是什麼意思，叔子道，「您連這個都不曉麼，這是不地的名詞，定親約一聘，用真金飾物，每一件便叫做一大金，不過內中也大有區別，一付錫子重到三兩，也算一大金，一付耳環只三五分重也算一大金，所以在納聘以先，便有爭執，小戶人家更鬧得利害，譬如女家要八大金，恨不

得都是極重的金鑄，男家却只想用細簪小戒指耳環等等搪塞，常常說不投機，因為這個把婚姻鬧決裂了，止厂道，我記得本地風俗禮聘只是暫時給女家存着，到正式迎娶時候，還得給男家原封退回，女家並不能得到實惠，又何必爭多論少呢，叔子道，聘禮固然照例退回，不過在小戶人家，却有的只爲榮耀，教戚友隣里知道他女兒許給闊主兒，也有的當心不善，討來多少大金，都給便賣花用，到迎娶時硬不退還，男家也不能爲此經官成訟，只好虐待新婦，以洩憤恨罷了，九芝聽他二人竟拋開自己的事，談起閒話，不由焦急說道，您二位別管幾大金，還是管我吧，我可怎好啊，叔子笑道，你的事不是已經解決了，你教我們給拿主意，現在我們已一致主張維持二姑娘的婚約，還有什麼問題，大約你自己也明白非走這條路不可吧，九芝含愁說道，您二位只想一面，却沒想另一面照您的主張，月琴可怎辦呢。您二位好像都受了這存摺的感動，我也未嘗不受感動，不過從月琴那面着想，我得自己抱愧，好像我太重視金錢，被二姑娘賣去，月琴沒有這些錢給我，我就對她變心，而且凡事總得持平着想，我現在把良心放在中間，對她兩人絲毫沒有偏向，只就事實判斷，她兩人全是對我一見鍾情，不過月琴一切居先，我愛她已有一年，便由眉月樓見面而起，也比二姑娘早得多，只於二姑娘對我的關係，發生過於迅速，雖然相見較晚，成之却快，月琴反因種種參差落到後面，現在她抱無限希望，眼巴巴的等我，我回想這一年多的相思，和當初自己所立的誓願，怎能對她決絕，何況她風塵飄泊孤苦無依，一顆心寄托在我身上呢，現在說痛快話，我也不知是由於念舊理，還是第一次戀愛分外能毅銘心刻骨的原故，對於月琴實在不能拋置，我也知道二姑娘情意太厚，還有着以成的事實，和您二位方才所說的道理，在情在勢，對她萬萬不可背負，不過我的心中，覺得對她兩人仍是半斤八兩，不能分別輕重。而且雖有您二位的主張，我還是不能決定去取，叔老方才說我若對二姑娘變心，她就許來和我拚命，可是您沒想到月琴也是一樣，我若教她失望，她雖不致拚命，但傷心之下，難保不自己送了小命兒。正說到這裏，忽見一個下人從外走入，到止厂面前，低聲說了幾句，止厂繃着眉

點點頭，便立起道，二位稍坐，我到後面去一躡，叔子知他必是有事，忙說請便，止厂就出室而去，這時叔子九芝，只顧說話，飯吃得很少，止厂去後，二人也不知飽了沒飽，却已就悞得不願再吃，都離坐漱口，叔子拿支紙烟，坐在大椅上吸着，九芝坐在他旁邊，默然許久，叔子只對着九芝搖頭，半晌才道你這件事，我是敬謝不敏，本來可有法解決，無奈你對兩方面全有不忍捨之情，不能捨之勢，畏首畏尾，身無餘略，簡直沒法可辦，除非二者得兼，來個東食西宿，左宜右有，才可你的心，解你的圍，只可惜現在不是那種時候，恐怕要想回滿解決，是沒有希望的，我看這事最好你自己作主，想怎樣辦就怎樣辦，反正兩邊半斤八兩，都是一樣，九芝嘆道若教我自己作主，萬萬不成，我簡直下不了決心，便把自己逼到自殺地步，也未必能對那一個表示割捨，叔子道，你自己拿不定主意，可是別人替你打算你又不依，九芝道，你們若有好主意，我怎會不依，叔子道，我們不是主張維持二姑娘婚約麼，其實論理說，那月琴是我發現的，應該作他的黨人，反對二姑娘，然而我竟背叛了月琴！心裏很是慚愧，但爲你前途打算，也說不得，因爲你娶二姑娘，危險性較小些，我們還可以替你對付月琴，你若是要娶月琴，我們對那二姑娘實在沒法抵擋，恐怕要有問題，何況你跟人家婚約也定了，存摺也拿過來了，而且你自己也知道婚約不易取消，存摺沒法退回，可是我們的注意，你還是猶疑不聽，這還有什麼法兒，九芝聽了默然無言，情知自己優柔寡斷，但是對這種事也實無法當機立斷，因爲怎樣都是虧心，自己只想避免虧心，才不能決斷，不過也知道決沒兩全之法，結果總得對一面虧心，只是要我決斷對誰虧心，還是沒這毅力，叔子的話雖然有理，但他們也是隨風倒，沒準主意的，起初教我棄捨二姑娘，以後我把存摺拿出來，他們便又改主意，教我捨棄月琴了，由此看來，他們也沒有什麼好辦法，本來這問題太難，任他們學富五車，曾治理過軍國大事，對這個也是沒法辦，俗語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我這事雖非家務，但也有些性質相同了，九芝想着，和叔子對怔了半晌，叔子又說了些沒用的話，埋怨九芝不該風流自賞，和二姑娘亂定約會，以致作繭自縛，又抱怨自己在

美國飯店不該故意取笑，假作如廁，給他們以說話機會，才弄出這事，若當時坐着不動，他們不好說話，便定不了約會，即使九芝隔日再去，約會也得推遲一天，那樣便在赴約之前，先已遇見月琴，九芝身上還沒受約束，事情也就好辦了，九芝聽着他的話，只覺絮煩，很不愛聽，但叔子他也不再說了，還是對怔着，又過了一會，才見止厂回來，止厂倒背着手兒，一步步走入房中，脚步甚慢，看樣兒好像自宅就是這樣一步挪不了四指的扭了來，進到室中，也沒對他們招呼，仍保持原狀低着頭來回的度，叔子九芝看着一怔，都以爲內宅出了什麼事情，使他大爲憂煩，所以出來還是這樣深思出神，便都不敢作聲，只望着他來回的走，止厂走了一會，走到他原坐的椅上，抬頭一看，才見客人全已離座，桌上酒肴都已撤去，不由嘆了一聲道：你們都吃好了，叔子哈哈大笑道：你這才看見，我們本早吃完了，止厂也笑道：我真老了，腦筋不給使用，想了這麼半天竟越鑽越鑽進牛角裏，更滯住了，叔子道：你想什麼，這樣用心，可是作詩想對麼，止厂笑道：我幹麼在這時候作詩，想的還是九芝的事，想到一點難題，竟再也不想不通，叔子道：誰又想得通，我們在這裏也一直搔首無策，仰屋興嘆呢，止厂搖頭道：不然，你們是根本沒有辦法，我却是有辦法，只是這辦法裏的一個階段，教我爲了難，九芝聽了，不但跳起叫道：您有了辦法，什麼辦法，請告訴我，止厂笑道：你先別忙，這轉法不是我說的，是一個人送來的，倘若能解決你的難題，你真得謝謝這個人，九芝瞪目問道：誰啊，止厂道：你且少安勿燥，聽我慢慢的說，方才你絮絮叨叨，說了那些車轆轆話，我很明白你是對那兩面都不忍割捨，固然你知道將來必得辜負一面，可是要你自己決斷對誰負心，你却萬不忍爲，所以我們無論教你棄誰取誰，你都不能贊成，這就因爲你不忍自動對誰負心，換句話，你倒盼望能作被動他們中間有一個能捨棄你，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專抱一枝了，可是這兩個人都有癡情，誰肯放鬆你呢，我正想着，不是下人來叫我了，他說內人請我進去一躡，我不知什麼事就進了內宅，不料來了三十年的故人，三十年前我携眷在山東作官，當時濟南有個色藝超絕的女伶，叫作文翠仙，很是傾動一

時，官場每月宴會，常常傳她演戲，我有位門生，是本地知府，十分迷她，花了不少纏頭，那文翠仙有點愛好虛榮，常在官眷宴會上見到內人，總是特別殷勤，屢次說要到衙門請安，內人因我家規嚴肅，不許閑雜人入門，都推却了過了二年，文翠仙居然嫁了那個知府，她才以門生小妻的資格，到我宅裏來，對內人十分巴結，定要拋開門生關係，認內人作義母，內人纏他不過，只得含糊答應，又過了半年，我回到北京入關，以後適逢國變，就退隱了，從此有將近三十年不聞消息，不過我那門生久已去世，更不知她的下落，直到今天，文翠仙忽然領着個女孩子，上門來求見內人，仍打着那知府旗號，內人想了半天，才想起是她，就請進內宅見面一談，才知道她是苦命，初嫁那知府，沒過五年，便居了孀，以後很受了幾年顛連，又嫁給一個商人作妾，過了十幾年生了個女兒，商人又死了，她被大姑趕出，幸而手中還微有積蓄，但想着後來沒有辦法，只得重操舊營生，教女兒學戲，現在女兒已經學成，又到北京投了位名師，受到指點，最近在北京登台幾次，成績很好，便被天津戲園約來，她母女因人地生疏，沒有照應，竟打聽着我的住宅，投奔了來，她倒也明白我家不許僱娼進門他所以仍打着我那門生知府的旗號，若是照女伶拜客的式子，從門房就得擋回去，不給通報，不過她既已進來，對內人訴了許多苦楚，內人解然念着舊時情分，很想幫她，無奈沒有法兒，又搭着文翠仙一死兒要給義父請安，內人只可把我叫進去，商量應付他的辦法，我進去以後，文翠仙帶着女兒叩頭行禮，鬧得我也不好過於寡情，當時就給他女兒一點錢作見面禮，文翠仙堅辭不受只求我捧場，我說自己不常看戲，只可轉托別位親友，她却要我在前三大務必去佔個包廂坐上一會兒，給招摺聲價，助助威風，結果竟每天留下五個包廂，四十張散座一共六天我當時馬馬虎虎的收下了，要給她錢，她說不忙，改日還來請安，就帶着女兒走，我在她走後，仔細一算，才知道挨了個挺大的竹槓，你給算算，包廂一天五個，六天三十個，每個十二元，共是三百六，散票一天四十、六天二百四，每票一兩五，共是六百，合計起來，只差四十元不到一千，我既收下了，又不便反汗退回，你們看，這不是無一

宴之災，而且，文翠仙還要求我多給邀人，務必座上客常滿，廊中人不空，我又上那兒尋這些人去，到時候還得叔子代爲分勞，請你們寶眷和親友，都去佔個座兒，我還得派人給各處分送，這才叫勞民傷財，叔子笑道，我想那文翠仙必是托您代銷，絕不會逕直教你花這些錢買票，止尸道，是啊，不過我怎能替她作推銷員，按着親友家送票換錢，只好算我請客罷了，叔子道，你的話誠然也是，這就是女伶時常失敗的原因，她們雖然仗着色藝炫人，但真實藝業大都有有限，還得私下連絡有錢的人捧場，若只靠戲院賣票，就許上不了兩成人，所以總得自己設法銷票，可是銷票也很不易，唱一天就是上千張票，幾十包廂那容易銷得淨呢，若是交際廣闊的女伶還好，因爲戶頭多就分的票少，而且可以輪流下手，例如認識一千八她今天打擾這二百家，明天打擾那二百家，每家隔五天才輪到一次，每次花上三五十，也還受得住，這個女伶就可以站住了，若是交際不廣的呢，同樣也要銷那些票，譬如她只認識二十家，就恨不得二十家把票給都包了，可是她認識的人家還有貧富不均，自然向較富的加倍多塞，但是無論何等有錢人家，即使醉翁意別有在的人，要每天花幾百捧女伶，恐怕誰也禁不住，好面子的，或者能應酬幾次，終久也畏難而退，吝嗇的至多只咬牙挨上一下，以後便望影而逃，這女伶唱上幾天，再到人家拜訪，便要十扣柴扉九不開，結果必致門可羅雀，從此不能再唱了，記得前年我有一次在宴會上，遇見個新下海的女伶，她不知聽了誰的謠言，把我當作財翁，當時便托人引見，定要認我作乾老兒，我乘着酒興，竟受了她的頭，到次日她又上門請安，送了四樣禮物，我不好推却，也收下了，那知過了沒一個禮拜，她又上門對我說，不日就要在春和戲院上台，求我捧場，我以爲她是要我筆頭吹虛，覺得作幾首詩登報是很容易的事，就答應好辦，那知她所謂捧場者，乃在彼而不在此，臨走時竟給留下六七百元的票，我才嚇怔了，好傢伙，我家一年挑費還不到這數目，怎能教一家老小，同挨經年之餓，以博女伶一時之歡，何況我也實拿不出來，雖然已往叫了我無數聲乾老兒，我又吃過她送的禮物，所謂已稀其因，自然應食其果，便明知是竹槓，也只好忍疼接受，否則

就算在女伶面前栽了跟頭，把老臉丟盡了，無奈她這竹槓太大，實在承受不起，只好悉索敝目，把散票留下二十張，其餘幾百多張原封退還，那女伶接到以後不知怎樣笑罵，我自己已羞得永沒敢見她，每一想起，便面紅耳熱，最後只可自己解嘲，說這叫作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也是明哲保身的道理，止厂聽他說到這裡，覺得大杖小杖兩句，是聖人所謂今事親之道，他竟用在這個地方，未免太失便宜，不由哈哈大笑，九芝也隨着笑起來，但想到自己正在難中，止厂才說想出辦法，却又扯到女伶身上，叔子也跟着湊趣，二位倒談得滿有興會，只是把我忘了，想着便再笑不出來，又沉下臉兒，叔子看見他獨無笑容，就向止厂道：「咱們別閒扯了，您不是給九芝想出辦法了，怎麼只把文翠仙說了半天，九芝的事竟落下文，您看他含愁不語的樣兒，心裡準在恨我們呢，止厂笑道：「若不是你述說這段露臉的事，我就快說到正文上了，文翠仙本是引子，好比說書的講水滸，總得從盤古立地天說起，因為我的靈機也是被文翠仙觸動的啊，方才她和女兒走後，我也從內室出來，心裡就想起九芝的事，可是文翠仙的影子，還在腦裡留着，就這樣二五妙合的，把她和九芝連在一起，才悟出個辦法，因為我憶起文翠仙在山東正正紅時，便在宴會上常看她的戲，有一次看到一齣新戲，忘了叫什麼名子，大概情節是一家老夫婦，膝下只一個女兒，愛如掌珠，父親在外貿易，把女兒許給一個商人兒子，母親在家中聽媒婆蠱惑，也把女兒許給一個惡棍的兄弟，女兒自己却在門口遇見一個書生，兩下互相愛慕，私定了終身，過了些日，父親從外鄉回來，向老妻說已把女兒許人，喜期甚迫，便得預備妝奩，送女兒到夫婦成婚，母親聽了大驚，便把自己也替女兒許了主兒的話說了，父親大為焦急，又深知那惡棍底細，就埋怨老妻鹵莽胡為，夫妻互相爭吵，被女兒聽見，更加晴天霹靂，驚恨欲絕，恰巧這時惡棍家也催娶，老夫婦束手無計，只得藉詞拖延，但那外鄉商人因為過了喜期，不見親家送女兒到門，就前來詰問原因，那父親無計奈何，只得把實情說了，商人疑他有心賴婚，就翻了面皮，扭到縣官成訟，那惡棍聽得風聲，也在縣衙遞呈，控告他一家兩許，請求判歸己方，這時女兒見事不詳，

恐怕將被官府斷歸任何一方，都非非所願，就和書生暗地商量，隨他逃跑，不料那惡棍兄弟不安好心，常到她家門外閒走，恰巧遇見她隨人逃跑，便給捉住，也送到縣衙，指控那書生誘拐未婚妻，縣官是位老進士，爲人精明，擅於折獄，當時見這案子頭緒紛紜，很是搔頭，及至升堂審問，那對老夫夫婦俯首無辭，只求公斷，那商人跟惡棍，都堅持不讓，定要照婚書判斷，依約成親，但再問到女兒，她却非書生不嫁，否則寧願一死，縣官見那商人和無賴各有婚證，但是那書生却才貌超群，和那少女實是天然佳偶，不由動了憐才之念，無奈拘於律例，終覺無法判斷，當時只可諭令退堂，明日再審，回到內衙，直尋思了半日，方才得了主意，就暗地設法預備，到了次日，升堂重問，兩造仍堅執原詞，那商人和無賴更堅執婚約，抵死不讓，再問那女兒也還是那套，縣官大怒，痛罵無恥賤人不識父母之命，不待媒妁之言，竟敢賣弄風流調情惹事，如今既給你父母大丟臉面，又給老爺多添麻煩，到了堂上還覲不知恥，貪戀好情，說出寧死不嫁的話，你這賤人本就該死，你死了一點沒有可惜，正好給大家解了恨兒，那女兒聽了，就向上叩頭，說道我拋頭露面，丟醜蒙羞，早覺活着沒味，老爺既這樣說，我情願求死，縣官聽了連叫好好，隨教差人去取來烈性毒酒，遞給那女兒，那女兒接過一飲而盡，立刻倒地死去，縣官便教忤來驗，報告確已毒發身死，那父母和書生全都大哭，商人和無賴也全呆了，堂下來看案案的民人，無不議論縣官殘忍，竟用這過於澈底的辦法，來解決他自己的難題，害得一個罪不至死的少女，慘遭非命，未免太毒辣了，那縣官聽完忤作報告，就詢問何人領屍，先問那商人說，你方才說曾和她父親面訂約，非得她作兒婦不可，現在她雖死了。也算和你兒子有過姻緣之分，你該領屍埋葬，商人回答我只要娶活人，不要死人，何況尚未過門，有何情義，堅辭不肯，縣官又問那無賴兄弟說你會聲言媒證俱全，緣姻早定，已把她認作老婆，就是她死了，也絕不肯讓給他人，現在她真死了，你該話應前言，還把她當作老婆，領屍收葬，那無賴兄弟回說，方才那不過是氣極的話，我得不着活的，憑什麼要死的，再說她已失身他人，我怎能還把她當老婆，惹人恥笑

也堅不肯領，縣官只得再問書生，那書生回答生不能同衾，死當同穴，我爲報她恩情，甘願視如髮妻，領屍安葬，縣官連說好好，你倒是有情義的人，那慶就具結領屍，又教那商人和無賴，也把婚書當堂焚毀，具結完案，那書生領得屍首，抬回家中，痛哭了一場，正要買棺盛殮！却不料屍身忽然活轉，驚喜之下，方在五訴經過，忽聞外面有人拍門，出去一看，原來是縣官派人來送賀儀，資助成婚他二人才明白縣官之意，資助成功，他二人才明白縣官的深意，權使詐術成全一對佳偶，至於所欲毒酒，却是一種茉莉花根，搗爛和酒飲下，便能醉人至死，但毒性一過，仍能重甦，服一寸便死一日，不過至多能服六寸，到七寸便長眠不醒了，那女兒所服不過半寸，所以當日即甦但醒來局面却已全變了，二人感激縣官，金鎔范睢，絲繡平原，日日焚叩首，禱祝他富貴長生，且不必提，那商人和無賴，聞知風聲，雖然不忿，無奈婚書已燬，甘結已具；也就無可奈何，這二人從此天長地久，長樂永康，這齣戲情節便是如此，我記得還很真，叔子接口笑道，你真會忙裡偷閑，無端給說個故事，難道是九芝解愁，其實這齣戲我雖未見過，這故事我却知道，好像在那部筆記上面，不過事情沒這樣繁雜，記得只是一個女兒，許了三個主兒，鬧到當官，知縣沒法解決，就用這個法兒，教女子當堂服毒身死，然後問三家誰肯領屍，最後有一家肯領，便把女兒斷了給他，哦，我想起來，這故事出在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九芝聽叔子說着，心中尋思，止尸不會無故在這時說笑話，想必有着用意，就不理會叔子，只望着止尸，等待下回分解，止尸也向他笑道，你明白我的意思麼，我這不是說着玩的，實在關係着你的事，叔子道，我却莫測高深，這和九芝有什麼關係，難道也要學那縣官的辦法，教九芝吃茉莉根裝死，然後請月琴和二姑娘回來，問她誰肯領屍，你別被古人欺騙了，閱微草堂的話，大都是假的，和那些鬼狐神怪一樣，這故事未必不是出於虛造，至於這齣戲，當然是從筆記中摘下來，添枝添葉排成的，古人說盡信不如無書，何況是戲千萬不要上當，再說茉莉根的記載我也見過，好像必得福建某個地方出產的才成，難道你會那個地方的茉莉根，就是真有，你也未必敢給他吃

，萬一所傳不實，竟把他給毒死，止尸搖頭笑道，你真是膠柱鼓瑟，我何致這樣笨呢，方才說由文舉仙想起她唱的戲，由她唱的戲想到九芝的事，使我觸動靈機，忽然有悟，但也不過悟出個道理，並非完全照樣仿效，因為九芝的問題，所難者全他自己不能決定去取，這就和那戲裡縣官對三家爭女的案子，沒法判斷一樣，那商人和無賴全有確實把握，而那書生却爲女兒所愛，準酌人情法律，縣官才爲了大難，可是他很聰明，知道若由自己判斷，怎樣也不得圓滿，就把責任推到那三家頭上，教他們自己判斷，假裝毒死女子，看他們誰要領屍，便判斷給誰，現在我們也可以學他這高招，九芝既不忍辜負任何一個，就不必教他爲難，咱們很可以另想個法兒，對月琴和二姑娘試驗一下，看她倆誰至死不渝，誰會中途變志，只要試驗出來，九芝便擇其善者而從之，至於那失敗的一個，便在過後參透機關，也只有自己愧悔，絕沒臉兒再來糾纏，九芝所以無法解決，只因兩人情分無可軒輊，不忍偏負，到那時即知某一個辜負了他，他也就可以決然割捨，無愧於心了，不過我想了半天，只想出這個原則，至於怎樣辦法，却是搜索枯腸，百思不得，只好大眾研究，叔叔聽了，方才明白他的意思，不由點頭讚道，只這原則就高明極了，我非常贊成，辦法却可以另想，總不致沒有，九芝聽着，也覺止尸果然替自己發現一條最好的路，難爲老頭兒爲我用了這些心思，由此可見他的頭腦清楚，思想活潑，無怪當年在宦海享有大名高位，只可惜他那臨大事，決大議的高明心胸，竟用在我這兒女私情的瑣事上面，真是大才小用，但由此可見老頭兒對我實是天高地厚，若換個別人，莫說煩他用心，便只把這種事對他說，他也早掩耳不欲聞了，想着就聽止尸問道，九芝，你看我這條道兒畫得如何，九芝忙道，您爲我太費心了，這道兒自然再好沒有，雖然她倆對我都極誠懇，我不應該對她們使用詐術，無奈事到如今，除此實沒再好的路可走，只好叫她們自己判斷自己，我就可以立在被動地位，避開對她們決定去取的困難，也得減少良心上的痛苦，實在於我身上功德莫大焉，不過用什麼法兒實行呢，止尸道，我已經說過，法兒還沒有，得大家想叔叔笑道，我看這法兒總不難想，以我們兩個飽經

世故的老人，對付兩個沒閱歷的女子，還會沒有法，只是我們先得解決一下，依止老主意，就好似用試金石試驗她們，誰是真金，誰是假金，不過試金石只用一塊石頭便妥，現在試驗她們，却得先研究是分別試驗，還是一同試驗，是用一樣題目，還是用兩樣題目，若是用兩樣題目分別試驗，我立刻便有對二姑娘的辦法，只教九芝把她的存款全都取出來，然後對她說把錢全丟了，明露出安心侵佔的意思，看她愛情是否改變，倘若變了臉跟你追討，你就原封兒還她，這樣既看出她重財輕人，感情已傷，婚姻也就隨着作罷。九芝沒待他說完，已搖頭道，我不贊成，鳳屏既肯把存摺交給我，已經表明她把我看得比錢還貴重，倘若我作出安心欺騙的舉動，那就變成道德品行的問題，即使她因而鄙棄了我，也只是恐怕失身匪人的原故，不能怪她變志，例如一個女子，發現她丈夫作了強盜，因而請求離異，您能說她是犯了背棄丈夫的罪嗎，這樣試驗太不合理，而且我的意思，以爲她二人既不能互相親面，自然得分別試驗，不過題目應該一樣，就如學校招生考試，因爲報名人數太多，可以分在兩個試場考試，但考題却不能兩樣，否則無論斟酌難易的程度，也免不了有所差異，那就不公平了，止尸聽着點頭道，誠然，誠然，九芝這話不錯，爲求公平，當然應該用同樣方法試驗，咱們就這樣決定，至於用什麼方法，我起初還以爲容易，現在細想了想，才覺艱難得很，咱們由戲文小說上看，自古至今，凡是男子試驗女子的愛情，總不外利用世態炎涼的道理，隱起本身的富貴，裝作貧賤，來考察女子的真心，就像戲台上的汾河灣張廷秀回家等等，都是這樣，現在若教九芝也仿照行事，簡直不大可能，因爲九芝本來不富，無窮可裝，她們二人也深知他的景況，本不是爲富貴而來，現在便勉強求其可能，教九芝假說失去職業，行將落魄，這也等於從席子滾到地板上，高下相差無多，絕不能改變她們的心，而且月琴那裡有個潤乾老兒，正要替九芝開闢道路，騰跳青雲，二姑娘手有餘資，不愁困窘，正願意九芝棄捨這鷄肋般的職業，和她安度時光，徐圖發展，九芝莫說他丟了職業，便是變成乞丐，也是沒用，絕不能那一個嚇退了，除却裝窮以外，我再尋不出別的先例，這可難了，叔子

聽着止尸說話，一直寡言沉思，等他說完，忽然笑道，裝窮不成，還可以裝瘋哪，你方才提說戲文，怎忘了宇宙鋒，趙高小姐不願嫁給秦二世，大裝其瘋，結果得保堅貞，九芝也可以照辦，像潯陽樓宋江吃屎那樣，來個假裝瘋魔，看她兩誰肯不負於心，甘願嫁給瘋人，你就和那一個結婚，到洞房花燭之夜，你再霍然而愈，這法兒如何，九芝搖頭道，謝謝您的好主意，我可辦不到，莫說吞污吃屎，我萬萬幹不來，就是宇宙鋒女角那點作工，我也裝不像，得，您別拿我開心了，叔子哈哈一笑，隨又正色說道，只爲止老提起戲來，我才因戲及戲，其實開言戲之耳，說了半天，都是廢話，你裝窮她們不怕，裝瘋她們也不肯信，都和沒說一樣，我却想出兩種辦法，自然也離不開裝字，全是從病上來，第一種要毀壞你的容顏，第二要毀害你的性命，九芝聽着，不知他是何意思，而色倏然改變，叔子看着道，怎樣，連你聽着大受刺激了，必得如此驚心動魄，才能使她們心意動搖，咱們的試驗才能收到效果，你且聽着，我這是有道理的，她們倆在還不知你是張三李四的時候，連話都沒談過幾句，更莫說對你的性情人品，家世根底有什麼認識，却一見鍾情，宛轉春蠶，作絲自縛，一個在一面之後，把你當作未來的伴侶，立即脫離風塵，立志向人海中尋你，一個在邂逅初逢之際，便纏綿不捨，百計牽繫，到底用最高速度，和你定了婚約，試問這是什麼原故，她二人並不是在荒山野洞長大，初來人境見到第一個男子，感覺新奇，非得據歸已有，她倆一在風塵，一居市井，男子都見得很多，何以對別人漠然無覩，對你就不能自持，我以爲這固然是孽緣前定，冥冥中自有天數，但最有關係，使她們一見傾心的，還在你的外表，所謂外表，本包括着氣度舉止等等，不過吸引力最大的，自然是你這漂亮面目，女人愛俏，本是常情，你若不信我的話，我就請問一句，月琴全見過我，何以竟看也不看，理也不理，其實我的性情，不見得比你壞，學問不見得比你低，衣服穿得比你還講究，然而竟不能得到她們垂青，你能說不是因爲我老醜麼，由此對照，可知你所以被愛，多半由於年少貌美，然而男女愛情，若只繫於容貌，那可太靠不住了，所以我想由這上面試驗她們，愛經上有兩句話，是

初見以色，久處以情，若是有真情的，雖然最初是因你的美貌而生愛情，可是既已有了愛情，就再不在乎容貌，既使你變成醜鬼，她也不會變心，若是本無真情，只於愛俏，你的容貌只一毀壞，她便沒的可愛，勢必趨然返思了，我就用這道理來作試驗，九芝可以假作受了意外創傷，或是裝作出天花，變成麻醜，改變了容顏，再和她們相見，看看有什麼結果，止厂聽着拍手道，這道理很對，這主意極好，不過九芝怎樣能變醜呢，叔子道，這很好辦，我有個內侄，曾在外國遊學，對化裝術十分擅長，他是跟專門家學的，用醫學手術處理，能把一個人相貌完全改變，隨便走在街上，也沒有人能看得出，不同舞台上那種化裝，全仗油彩，只在燈光下看着像真，若是實行，我教他來替九芝修飾，雖然盡力求其難看，却敢保教她們對面也瞧不出假來，這是一條道兒，還有一條，就是教九芝裝病，咱們托位大夫，或者假扮出一位大夫，當着她們宣佈九芝得了一種無望痊癒，而又最易傳染的病，最好說是第二三期肺病，另外再用別的方法，教她們完全相信，九芝絕無生望，只有等死，她們中間那一個對九芝有真情，必然因他病入膏肓，更加憐愛，一定不辭犧牲，不避譏嘲，運來和他同居，預備生則相守，歿則相殉，至於那個沒真情的，一聽他害這樣的病，便全灰心絕望，尤其恐懼傳染，爲保重自身，或者連探望也不敢，那就更試得清清楚楚了。正在這時，忽見一個下人走進來，向止厂說道，外面來了個年青人求見，自言姓胡；說老爺是他，的老伯，止厂聽了一怔神道，我那裡有這麼一個老賢侄，這人什麼樣兒，下人道，這人才二十多歲，穿得很襤褸，又黑又瘦，止厂搖頭道，這是誰呀，我想不起來，你在去問問他，跟我有什麼瓜葛，此來有什麼事情，若是求幫，你就到賬房要幾元給他得了，下人應聲出去，須臾又進來，說來人非見老爺不可，他說他父親是胡魯題，跟老爺是好朋友，他有要緊事跟老爺說，止厂哦了一聲，望着叔子道，胡魯題的兒子，又找我幹什麼，莫非胡魯題在醫院出了什麼意外情形，可是九芝你離開醫院時他不是很好麼，九芝道，不錯，他情形很好，也很高興，我看他不會有什麼變化，止厂略一猶豫，就向下人道，你把他讓在前院客廳裡坐吧，我見他

問問是什麼事，下人應聲走出，叔子道，我想不會有好事。老胡妻子的樣兒，你昨天已經看見了，止尸橋頭道，誠然怕沒有好事，不過他即來了，我就得見，要不然，老胡又該引用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的古典，說我慢待他兒子，就是瞧不起他了，說着就走了出去，這裡叔子九芝對坐無言，心裡又都回到方才的問題，過了一會，九芝忽開口說道：叔老，您的意思我很明白，您認爲女人對男子愛情，起頭兒都是注意容貌，所以想教我假作毀壞容貌，試驗他們誰有真情，這當然很可以辦，不過我想一個女子對男子的希望，不但要得到美感，還注重長久的幸福，倘要發現男子是個沒有希望的人，不能終身依倚的人，他的愛情也會變淡的，我說這話有個因由，在上月一天報紙上，有段退婚啓事，是個女子具名，看那口氣還是由友誼而定了婚約，但到了數月以後，女子發現男子原有肺病，就抱怨他不該隱瞞，又爲自己終身幸福打算，便延請律師取消婚約，並且登報聲明，我當時看着，很爲嘆息，敢情一個人的健康，和愛情有偌大關係，所以現在聽了您的話，又想起這事來，覺得可以仿效那段廣告上的話，反其道而行之，我也裝作肺病趨發，求您那位令親，把我裝成病人模樣，再以訣別方式，請她們來受分別試驗，或者再請個假大夫，在旁證明我的病勢已沒有希望痊愈，她們只要信了，自然得要思想思想，何若嫁一個壽不永的癆病鬼兒，即是能够苟延歲月，也永沒有人生幸福，或者有個廢然思返，也許兩個人全寒了心，結果她們兩敗俱傷，我也落得鏡花水月，好夢全空，那也叫無可奈何，老人常說，男女情好，只是那麼回事，不必認真，我很贊成這種道裏，不過現在逼得我沒法不對她們認真，萬一因我認真，而使她們全露出假來，我也可以從此勸情關，永抱獨身主義了，叔子聽着點頭道，你先別管結果怎樣，那只好聽天由命，不過這辦法倒是比我高明，我原想教你害損容貌的病，或是假裝受驚，毀了臉面，傷了身體，可是都不如你這害肺病的辦法，把整個人都毀了，而且還有傳染病的危險，又給她們加一層顧慮，若沒有真情，絕不肯自輕性命，對，對，就用這題目考試她們，必得這樣，才能試出真心，九芝道，不過題目太難了，恐怕大家都不能交

弊，叔子道，這也因為他們對你都太熱烈，好比投考的學生太多，程度定的很高，學校若不把題目出得難些，就許人人分數全能及格，可怎樣分別去取呢，說道這裡，只見止厂掀帘走入，叔子就住了口，迎着問老胡兒子有什麼事，止厂搖頭擺手，嘆息說道，咳，真糟糕，魯題怎有這樣妻子，真真令人可嘆，我方才出去，魯題兒子已經讓進客室，我走到門口，無意中從玻璃窗上往裡瞧了一眼，敢情這位少爺沒在椅上坐着，竟立在擺小古董的多寶架上，摸索東西，我進去，才驚驚慌慌的轉過身來，一支手還藏在長袍底下，始終沒往外伸，我也沒說破，只讓坐寒暄，這時張升進去送茶，他真眼快，竟瞧出架空了兩個空座，就附着我耳旁說架上短了一隻瑪瑙瓶，一尊渡金佛像，準是這姓胡的偷的，問我可要逼他拿出來，我怎好意思那樣辦，就叫張升出去，才向這位少爺請問有什麼事，這位少爺真妙極了，你就作十年夢也夢不到，他竟是來告他母親的狀態了，說我的母親是妓女出身，很不規矩，待我尤其刻薄，昨天老伯伯給我的錢，原爲資助我們家人度日，那知知她帶着錢從醫院走出，就一直沒回家，家裏沒錢作飯，餓得孩子直哭，到今天晌午以前母親才回來，據他自己說，是在外面玩牌輸光了，其誰能知道，她也許把錢貼給別人了，不過家裡可太苦了，所以我來求老伯伯，以後再給錢千萬別交給他，只交給我好了，現在因爲母親把錢輸光了，一家還都餓着，還得求老伯伯可憐，再賞給點錢兒……九芝聽着接口道，這碴兒不對，來的不就是昨天在醫院所見那個兒子麼，他曾把您給的錢分去一半，拿到錢立刻就走了，他怎能說都他母親輸光，恐怕到他花光了，又變法兒跟您騙錢，止厂道，這還用問麼，自然是那婦人好賭，這兒子吸毒，全都混賬，老胡處在這種家庭，實在罪孽深重，當時我雖不便說破，但也發了火，就對他說，我只能按昨天定的辦法幫助你們，不能額外多給，不管是誰花的，誰輸的，昨天才給了那些錢，今天就沒有了，你想可說得下去，我絕不能再給一文，他聽了我的話，居然跪在地下，作出乞丐求幫的樣兒，還說了些卑鄙的話，氣得我直要打他，但結果還是纏不過，只得給了二十元，打發走了，叔子道你也太厚道了，還給他錢，那麼偷的東西

也山他帶走了，止厂道，錢和東西都不算什麼，我但求他快走，和這種人打交道，直如衣冠坐塗炭，實在沒有法忍受，說着大家都替胡魯題嘆息，過一會止厂說道咱們不必管他，還是書歸正傳，九芝的事，到底怎樣，叔子道，九芝自己想了妙法，比我主意還高明，你看怎樣，就把方才計議的話，重訴一遍，止厂聽了，也覺辦法雖佳，題目未免太難，但遍想再沒更好的主意，於是大家同意照這辦法施行，叔子道，這事雖然決定，但不能突如其來，起碼也得過十天半月，才好實行，否則你今天還歡送亂跳，明天就病得要死誰肯信呢，九芝你且老老實實回去作你的事，切記少要出門，尤其得咬住了牙，便知道她們要爲你望穿秋水，斷盡柔腸，以至於想思欲死，你也不許走近她們的住處，更莫說見她們的面，哦，她們可知道你在那裏作事麼，九芝道，不知道，我沒有對她們說過，叔子道，那好極了，你就躲些日子，等我給你佈置，不過舉行考試的考場，應該設在那裏呢，止厂道，他既裝病，自然該住醫院，叔子道，不成，醫院只收留前病人，他是好人裝病，怎能進醫院，醫院又不是咱們開的，誰肯跟咱們通同作弊呀，我想不如隨便借個地方，實沒法就借我家作考場也成，作爲九芝在我家養病，好在他們兩人一個知道我，一個見過我，在我家倒是很合宜的，九芝道，那麼我從現在就得藏起來，不能再到鳳屏家去，也不能再到醫院裡去，胡魯題得另托別人作伴了，叔子道，那是自然，你就不用管了，少時我還得到醫院去，叮囑老胡一下，因爲月琴今天晚上見不着你，必很焦急，她就許向老胡打聽你的住處……說着又哦了一聲，望着九芝道，我看你今天兩天有些情迷心亂，雖說沒對她告訴作事的地方，可也免有什麼漏話，比如你只說在一家報社作事，却沒提出名字，以爲很秘密了，其實本地報社，有數的十幾家，她只用心，挨家打聽，還會尋不着你，所以你得小心防備，最好能告些日子的假，搬出宿舍，別叫她們尋着，九芝道，告假怕不方便吧，止厂道，我看你就痛快告假躲開好了，簡直不用回去，只由叔子代寫封信寄到社裏，說你突然得病，不能工作，你就先住在我這兒，即使因此丟了職業也沒關係，這次試驗完畢以後，只有一個及格，你就得跟着結婚，現

在這點收入，也不能維持你的家庭，我可以在小兒紡紗廠裏，替你另尋個位置，叔子道，這更好了，九芝你就依止廠的主意，在這裏住着吧，我先到醫院給老胡留個話兒，然後跟報社替你請病假，這樣他們便是尋了去，也不能知道你的下落，只於得到害病的消息，教她們先懸幾日的心，以後你在請她們見面，他們先聽到你害病，再看見你的病態，就不致於疑會，可以信以為真了，九芝心想，自己今天背信失約，已不知害他們如何懸心牽掛，以後她們尋到報社再聽說我害了病，而又無處覓尋下落，更不知如何難過，到最後我約她們見面，居然尋着我了，而我又把一座傷心慘目而又絕望的陣式，擺到她們面前這簡直是一連串的殘忍行爲，好像用極慘酷的刑法，來刺兩個少女的心，我簡直是情場中最惡毒的人，不想止厂叔子這二位老先生，居然也助紂爲虐，這真是個奇怪局面，但是勢逼處此，還是沒法不這樣辦，就是向來仁慈及物的止厂，因爲不能教我違背法律，雙妻重婚，也只好走這條道兒，不過他二人身處局外，又沒這樣細心，就想不到她們的痛苦，可是我雖想到了，發生萬分憐惜，無限歉意，也照樣得幹下去啊，想着心中頗爲忐忑，半晌不語，叔子却發揮了他那好事者無事忙的本能，過一會兒就告辭出去，替九芝辦理一切，這裏止厂就着下人把花廳左面一間小室，收拾出來，給九芝居住，九芝從此便住在這裏，到晚上叔子又來，報告說已然全辦妥了，到醫院見老胡說情形很好，就把九芝的事草草告訴他，叮囑倘有人打聽九芝，就說九芝本約定每天前來相伴，忽然失信不來，不知什麼原故，無妨裝作納悶，若問九芝住處，就逕直告訴他作事艱難的地址，好在九芝已經躲開，不怕前去尋我，老胡都答應了，只是他還要個人作伴，我也答應另派人去，晚上從你這兒派個下人去好了，當時馬自清還進房去周旋，口口聲聲的問着止老，我明白他不是周旋我，只於用我給你代致殷勤，也沒很理會他，他就走開了，過一會，我出來，看見一個穿白衣服的漂亮姑娘，正立在對面一間房門口，望着我，雖沒說話，却很有似曾相識的意思，我瞧出他是月琴，她也認出我好像因九芝的話，知到我是位撮合山，很想打招呼，只於羞澀不能作聲，我心理很感慨，她本是我夾袋中

人物，很應該特別優遇，加以拔擢，却不料被事所迫，反而要和別人同樣待遇，不能稍盡故舊之情，實覺抱歉，倘若日後她能伸選，作了老弟的太太，我一定要對她把這件虧心事聲訴出來，負荊請罪的，到了醫院，我本想回家寫信，但又尋思九芝的病，總該有個發作的理由，若說正在談笑之間，忽然由一個好人，暴發咳嗽痰喘，跟着就變成癆病鬼兒，未免太不合理，不如作爲他意外受傷，震動內部，因而惹起原來潛伏的肺病，一發而不可收拾，我主意打定，就親身到報館去，見着經理，自稱是九芝朋友，向他說九芝走在路上，被車撞倒受傷，現在正送入醫院救治，暫時不能到館工作，所以前來替請病假，那位經理倒還不錯，托我向九芝問候，還給了兩月薪水，補助醫藥費，我就替帶來了，說着把錢取出交給九芝，九芝道，謝謝叔老，不過你方才說不能進醫院，怎又告訴人說把我送進醫院，難道你又變了主意，叔子笑道，你好死心眼兒，這本是隨便說的，我本想說你在我家調治，只爲怕他們詢問我家住址，所以改說醫院，他若問是那一家，我可隨便信口指出一處，他若去探望，發現不在，過後我可以說因爲那醫院不適宜，當日就搬出來，不過他並沒問，九芝道，倘若月琴跟鳳屏到報館打聽出我在醫院，就上各醫院去我呢，叔子笑道，那自然找不着，過後見面，就說醫院因你的病最好長期靜養，所以又搬出來，哦，我還想出最後一節的辦法，過十天半月以後，我就派人把月琴和二姑娘分別請來，你對她們說，自己的病據大夫說已很少痊愈的希望，只有靜養，或有萬一希望，因爲不忍把悲慘消息教你知道，所以直忍了這麼幾日，現在既不能在津久居，有幾位朋友，化錢在北京西山某村賃了間房，即日便移出居住，若能養好，自是天幸，否則便要死在那裡，現在行將起程，只得請你前來作最後的訣別，至於前所定的婚約，所許的諾言，我這沒有希望的人，怎忍毀壞你的終身，當然一切只作罷論，以後請自己珍重，不要以我爲念，這種話怎樣說法，在你自己斟酌，不過大意就是如此，對二姑娘還要給他她存摺，她若看見你的情形，聽了你的言語，就是暗地灰了心變了意，也不會逕直表示出來，必然還有一番虛情假意，你只堅決的說不忍害她的終身，嚴詞拒絕，

那個變心的人，自然會趁坡兒走了，九芝道，照你這樣說變了心的自然趁坡兒走，不變心的呢，當然不肯走了，那麼您知道誰會變誰不變，應該先請誰來，若是先請的這個竟守住我不肯走，那另一個還試驗不呢，

，叔子聽了，不由搖頭道，真個的，我還沒想到這層，不過也許第一個失敗，第二個成功，九芝道，那會這樣湊巧呢，叔子沉吟半晌，才道有了，我以朋友資格勸她走，說病人不長久說話勞神，請她離開，止厂接口道，這也不成，萬一她說自己和九芝已是夫婦，甘心同生同死，要以妻子伺候丈夫的病，你這朋友就要疏不問親了，叔子道，這也沒有什麼困難，我只佈置出一個局面，教她們初次看見九芝時候，誰也不能發表意見，更莫說守着不走，等到離開以後，才可以用事實表白出她們的真心，九芝道，您這話我不大明白，到底怎樣辦法，叔子道，你不必問，只把這件事全交給我，我爲你已經費了不少腦筋了，這好比一齣戲，由我來導演，你只等到時候作主角唱戲好了，止厂笑道，你完全負責，可要把事辦妥當了，不要弄糟，最要緊是給他們倆以均等機會，同等待遇，不要有了輕重，要明白這事在我我只看作有趣味的一種試驗，在她們却關係終身大事呢，叔子道，當然，當然，我一定公平行事，絕不會虧待任何一個，這件事是我活了六十歲，第一次要得的寶貴經驗，怎能不鄭重辦理，好明白所謂真愛情三個字，是不是實際真有，還只是戲文小說上的東西，不過據我看來，恐怕是沒結果的，我在少年時也曾久歷情場，無論本身經歷，或是旁觀別人，只覺愛情好像凌霄花一樣，必須依附別的樹木，不會自己生長，若斬斷以附的樹木，它就枯死了，愛情所附的東西，不是財便是色，沒有財色，也沒有愛情，譬如一對十幾歲的小兒女，互相戀愛，好像完全出於純潔愛情，其實這愛情還是在容貌上面，試看戀愛的男女，都是年少漂亮，醜陋的很難得到戀愛對象，便可以算是證據，又如我在風月場中，曾見過一個妓女，因爲客人對她變心，竟然自殺殉情，一個人肯犧牲性命，自然可以說是真情了，但還是不然，因爲那個客人是有名的財主，妓女要跟從良，已經議有眉目，不料這客人竟變了心，跳槽結識他人，妓女以前所經客人跳槽的事很多，從良議而未成

的也有幾次，何以以前不死，偏在這次爲富人自殺，可見她大半難得有錢郎，再加看着財主被別人奪去享受，於心不甘，才因憤恨嫉妬絕望種種心情行了短見，這就和去年估依街失火，大成號的東家因被燒得家產絕盡，投入火場是一種道理，只能說是絕望自殺，却不能說她對所作生意有特別愛情，止厂笑道：教你這一說，世上就沒有真愛情了，叔子道：我想是的，因爲我沒見過有離開容貌錢財的愛情，就說我的小妾，嫁給我這老醜寒酸的頹然一老，居然扶護爬高，很爲盡心，好像是出於真情，其實還是由於財字，她母家太窮，嫁給我才得飽食暖衣，故而感激知足，和平常人家姑娘嫁給財翁，在比例上是一樣的，所以我認爲九芝這件事，十有八九要不得結果，恐怕她們兩個看見你成爲沒希望的人，全都來個溜場而下，你到底只落一聲苦笑，全盤皆空，本來這愛情我不得真理，只能含糊馬虎，且圖眼前歡樂，就像編蝴蝶夢這齣戲的人，實把莊周罵苦了，一部莊子，對人看得何等了澈，怎做事竟作那樣不能達觀，看見搨攷的婦人，就該明白夫婦關係不過如此，回家聽田氏自誇貞節，無妨認他自個真節，何必弄許多玄虛，結果只不過試驗出來無須試驗的真理，自害一條性命，又何苦來，莊子若是這樣笨拙，還會作出南華秋水那些好文章麼，我雖然學問不及莊子，也絕不是無事生非，對小妾加以試驗，比如我現在尋一個少年美貌的人，留在家裡同住，教小妾和他時常接近，那麼不出幾日，小妾勢必作出醜事，或者和他携手同逃，我只落得晚景淒涼，那又圖什麼，止厂九芝聽道都笑起来，叔子道：你們不用笑，我說的是至理實情，所以這次試驗，我認是蠢笨的，不過在這二美奪夫的局面下，又不得不這樣蠢笨一下，倘若她兩人不是半斤八兩實難於軒輊，只要有可以斟酌去取的地方，我必主張九芝捨魚而取熊掌，現在所難的，是沒法分辨誰是魚誰是熊掌，必待試驗而後知到，但試驗結果，也許全都是魚，一齊隨水而逝，九芝就只剩空對秋波哭逝川了，止厂聽着點點頭道：你這理論我倒有些相信，就和我方才說的那齣戲一樣，當那女孩子活着時，兩家定婚的全都拚命的爭奪，到他假死以後，誰也不肯收那遺骸，九芝要裝成受傷又害病，在人眼裡和枯骨又差多少，真

難得她們不變心，我爲這個要跟九芝立個條約，倘要真此事，你可得付之一笑，不許走心，更不許因此鄙視女子，發生厭世心理，或是抱什麼獨身主義，這次試驗一失敗，你就立刻忘記她們兩人，由我來主持，給你別締良緣，你得答應我，九芝聽了，知道止厂恐怕萬一應了叔子的話，自己將因刺激而出意外的事，故而有此約束，心中感激老人爲自己真是無微不至，就信口應道，我答應您，您放心，我是看得開的，止厂道，咱們一言爲定，我夾袋裡現在兩個好人材，只等試驗失敗，我就給你作媒，叔子笑道，你夾袋裏的人材，先存着備用吧，可不要擺出來，這兩個已經鬧得天昏地暗，再來一個，我更沒法付應了，說着大家一笑，又談了半晌，九芝想知道叔子如何佈置，屢次用話引他，叔子只說到時自見，天機不可預洩，九芝只得罷了，到午夜叔子別去，九芝就住在徐宅小書房裡，一切招待甚爲周到，止厂每日兩餐，都出來陪他同吃，叔子也偶來過訪，九芝工作慣了，乍一休息，感覺到清閒意味，才知到這是一種福分，每日在小園玩賞花木魚鳥，生活十分安逸，只是心中很不安定，時時尋思鳳屏這時該怎樣驚疑，月琴該如何懸望，在最初三天，絲毫不得消息。到第四日晚間，叔子又來，言說已探出月琴和鳳屏的消息，昨天他又到醫去看胡魯題，據胡魯題說，九芝昨夜未曾前去，到次日早晨，月琴便進他房裡，先很客氣的問候，隨即打聽九芝昨夜未曾前來，胡魯題面得了叔子的話，就對她說九芝原定每日前來作伴，昨夜竟而未來，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何原故，正在着急，月琴又問九芝的住址，胡魯題就把九芝作事的地方說了，月琴方走出去，到了第二日，她又到了胡魯題房中，已是粉面焦黃，兩眼紅腫，告訴胡魯題，她昨日到報館去尋九芝，據報社人說，九芝在街上被車撞傷，送到醫院去治，未回報館，她問送到那家醫院，館裡人說不知送在那家，也未親見九芝受傷，只是九芝一個朋友前來替他告假，這樣說的，她問不出頭緒，只可回來，所以去問胡魯題，可知九芝消息，胡魯題答說，没人到醫院來，所以不知外間的事，連九芝受傷的消息，還是聽她說才曉得的，月琴很失望的走出去，不過從早晨以後，她不斷到房裡來，好似因爲老胡是九芝朋友，特別加

以照應，但神色却慘淡極了，老胡把這事告訴我，又細問九芝情形，我約略說了個大概，就起身告辭，一到門外，就見月琴正在角路對面站立，眼瞋着我，好像想說話又不好意思開口，我向來走到樓梯口，她又隨後跟來，低聲叫梁先生。這姑娘眼力真利害，去年在三不管見過一面，居然能記住我的面貌，又聽九芝提說，知道我的姓，這時見我從老胡房裡走出，就斷定是九芝所說的那個朋友，也是給她作媒的月下老人，竟敢冒叫一聲，當時我就立住了，假裝不認識她，問有什麼事，她對我笑了，笑得那麼可憐可愛，她說您老先生別裝不認識我，我已經從九芝嘴裡知道您老先生的下落，我覺得很難回答，若說知道，豈不洩漏天機，若說不知道，日落還得場上露面，怪弄得不對當口，猶疑了一下，才得了主意，對她說，我和九芝實是交情深厚，不過近來已有兩三天沒見他，今天來到這裡探看，才聽病人告訴九芝受傷，不知送到那家醫院，我也正在着急，想出去打聽呢，月琴聽了，就托我務必上心，若是尋得九芝下落，立刻給她通個電話，我就一口答應，請她不要焦心，我對九芝願負全責，她對我說了許多感謝托付的話，真是纏綿悱惻，令人銷魂。不過你聽明白了，她纏綿悱惻，可不是對我，完全爲着……哈哈，你想爲着誰呢，那情形直如一個情重的妻子，因爲丈夫害病，把希望都寄在醫生身上，不知怎樣斷嘆似的，我當時簡直被她感動得淪肌浹髓，恨不得把實情告訴她，立時領她來這裡和你見面，並且當日便請止老主婚，把你們配成佳偶，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地久天長，才合我的心意，可是我顧念大局，不敢輕舉妄動，只用言語撫慰，許着一得九芝下落，立即給她通信，就告辭出來，她直送我出門還扶着上了洋車，又吩咐車夫慢慢走，路上留神，我雖明白她是愛屋之烏，敬武松才恭維武大郎，不過她對我也未必沒有一點感恩知己的意思，所以我一路上昏昏沉沉，悵悵惘惘，回到家裡，還自迷迷糊糊，暈暈忽忽，說完了喘了口氣，端起碗來喝茶，還搖頭轉腦，好像咀嚼當時情致，回味無窮，九芝聽着他說話，臉上忽紅忽白，似乎情感大動，到他說完，才恢復本

來氣色，故作消閑，笑着問道，您不是說把她兩人的情形，全探着了麼，那那一個怎樣了，叔子揚臉白了他一眼道，你也得等我一件件說啊，我也知道你心急，可惜我只一張嘴，難說兩下話，花開兩朵，先表一枝，你要我開口全吐出來可不成，九芝笑道，是，是，我一點也不心急，您慢慢說，叔子道，你若不忙，我又何必忙着說，咱們改日再談好了，止厂道，你別嘔九芝了，算我心急，快請開金口吧，叔子一笑，才道，我被月琴着實感動了，心裡就生出徧祖的意思，只想像這樣多情人兒，實在不可多得，何況既是我的開始原薦，就該管裝管卸得格外成全，止厂道，這你就不公平了，叔子道，咳，凡人都有私心，止老你不能說我，當初你在前清中辰年，奉派作朝考閱的大臣，因為知道有兩個舊時放四川學所取的門生到京會試，就處心積慮，竭力想提拔他們，雖未暗通關節，却很費心摸索，結果那兩位都會議得中，殿試也有三個，得列進呈十名以內，可惜事機不順，到底沒得弄到盟甲門生，這是你自己說的，月琴是我首先選拔的人材，現在她的卷子又落到我手裡，大權在握，怎能不竭力成全，再收個狀元門生以留佳話，說着見止厂又要開口，就擺手道，你先別說，就算我有私心，這私心也只於發於一瞬之間，我一回到家裡，便打消了，因為我要知道那位二姑娘的情形，但因她認識我，怕被糾纏，就另托了個精明傭人前去美國飯店買菜，順便探聽，那僕人等我回家，便迎頭報告他們所見的情形，咳，九芝，你好缺德，這兩字情實用得太重，冒犯不恭，無奈尋不出別的字眼代替，只好請你包涵，敢情美國飯店已經關門歇業了，變成荒涼冷落，大有國破家亡之勢，那僕人是提着菜盒去的，假裝附近住戶前去買菜，進門見院中冷冷清清，沒有一點煙火氣兒，你那位未來的秃泰山，正坐在院裡發愁，連頭也抬不起來，見僕人帶着提盒，就搖手說生意收了，教他別處去買，那僕人但不走，倒上前跟他搭訕，說了一會，漸意投機，就自稱是某家廚子，素知美國飯店手意高強，今日家中臨時來了客人，倉卒來不及添菜，才上這裡來買幾應急，恰巧趕上收市，你的生意不是很興旺麼，你那秃泰山嘆氣不答，這時又有了別人來買菜，好似和她熟識，也問她爲什麼歇業不幹，你那

禿泰山才說，平日上竈作菜，都是姑娘動手，若換個人，主顧就全翻了，所以姑娘一歇工，就不敢開市，這回姑娘不知受了什麼邪祟，在前三天早晨，她起床還是很高興的，那知一到下半晌就變了樣，兩眼直勾勾的，真像中了邪病，也沒上竈作活，到第二天還是一樣，問她話也不答應，急忙請大夫，被她給趕出去，又請個看香的姑娘，她也給打出去，我也沒了法兒，好在她還照常飲食，可是不肯睡覺，到第三天晚上，忽然一頭倒在床上，就睡起來，直到這時，快有三十點鐘，她還沒醒，真把人愁死了，生意已是歇了三天沒做，其實生意閒了也不打緊，我只這一個女兒，若有好歹，不是要命麼，那僕人聽得明白，就又搭訕着走出來，我一聽他的報告，才知道那二姑娘竟這樣痴情，也必爲着九芝失約，大受刺激，才失了常態，可憐一片傷心，無可告語，她那蠢如死豕的父親，又怎能體貼女兒，自然只剩下自碎其心，自斷其腸，這就應了西廂記上紅娘那句話，一捺頭只去憔悴死了，我對這樣的人，又怎忍加以歧視，若祖護別人來破壞她，豈有不傷陰陽，有愧天良，所以我雖起初挾有私心，也不敢不公平了，說着猛然轉臉瞧着九芝，見他正低着頭，手臂放在桌沿，額部擱在棹上，面向地下，就叫道，九芝你幹什麼，快擡起頭來看我，若不擡頭準是掉眼淚呢，九芝道，誰掉眼淚來，我何致這樣……：叔子笑道，是啊，你何致於呢，不過誰心裡什麼滋味，自己知道罷了，咳，這什麼也不怨，只願年頭兒趕的不對，倘若在前五十前，簡直是一齣弓硯緣，兩美一夫，可以成爲大團圓的美滿結局，只爲現在習俗和法律全改變了，講究愛情專一，只許一夫一妻，才把挺好的事弄成難題，將來不管落到誰身上，反正總得留一片缺陷的情夫，不但你以後要過黃連拌蜜的日子，永遠對着好花圓月，認忘淚眼愁眉，就是我這管閒事的，也是一半功德，一半罪孽，這有什麼法兒呢，所以我勸作最好趕快把情感訓練一下，教它麻木不仁，好抵擋日後的刺激，若從現在便爲她們傷感，只怕將來直到了那天，你要承受不住，或者就許失去把持力量，把事情弄亂了，九芝這時低着頭，連連眨眼，已把淚痕風乾了，才擡頭笑道，瞧你說得我……我何致……：叔子接口道，你又何致，我得，我不再

嬉，隨你怎樣都好，不過我從此再不對你說什麼，咱們只照原定辦法行事，我爲朋友任勞任怨，不管將來誰感激誰怨恨，只是自盡其心，從明天便要籌備考選事宜，克期舉行，你到時候只要去作一個主試的委員，也可以說是主演的演員，你得完全拋開感情，置身局外，好像替別人辦事似的，照我編的劇本表演，演完了就沒有你的事，只等享受結果好了，九芝道，不用你吩咐，我一定會命令行事，但不知您要怎樣籌備呢，叔子道，還有您方才說在美國飯店的事，還沒完呢，她……她到底怎樣，叔子道，並不怎樣，你就不用打聽了，我已經說得太多，很够你失眠時思索的了，說着就又立起伏在止厂肩上，低語半晌，二人相視而笑，却又嘆息不已，過一會叔子便走了，九芝想知道他方才和止厂說了些什麼，無奈向止厂套問了半天也沒得到回答，只得懷着滿腹疑雲，自去納悶，那知從這日以後叔子兩日未到徐宅，只胡魯題的女人又上門求見止厂，哭訴兒子不孝，把錢都搶走了，現在家中已經斷炊，但她却不說求止厂資助，竟從身上取出一個包裹來，向止厂說，這是她娘家祖傳的一件寶物，當嫁奩帶到胡家，多年來屢經困乏，並沒捨得出手，今日實在沒可奈何，才帶出來供獻給您，不敢說賣，只求周濟幾個錢度命，止厂聽着，還以爲她是故意弄這手段，明是前來求貸，却不肯直說，還帶件東西作幌子，明知我不會收下，結果必自給些錢了事，她還不憐乞借的名兒，這種用心實是可惡，自己對胡魯題一念之慈，反惹來許多麻煩，但胡魯題的老婆兒子怎都這樣無恥呢，想着方要說話，却見那婦已把包裹打開，止厂不由愕然失驚，原來包裹並非別物，竟是前日胡魯題兒子從這裡偷去兩件古玩的一件，暗想這真奇怪，怎兒子才偷了去，母親竟拿到失主面前求售，這是什麼原故，但也不願對她多話，只答了句好，那藝我就留下，這東西我倒有，說着叫僕人到賬房取五十元錢，隨即立起到多寶閣前，把那件古玩放在原來的空處，又指着另一個空格道，嫂夫人回去請對令郎說，他倘若還有合用的古玩，還送來賣給我，他前天曾來過了，那婦人初聽止厂教僕人取五十元，似乎不能滿意，方要開口請求增加，忽見止厂把東西放到桌上，位置大小正相合，又聽了他的話，立刻瞭

目紅暈，不再作聲，等僕人把錢取來，交付給她，她連忙道謝一聲匆匆走了出去，止厂還不肯失禮，直送到二門，方才回來，和九芝把這件事仔細研究，都認爲婦人必不知是從本宅竊去，大概胡魯題兒子前天偷得兩件古玩，當時未及脫售，帶回家中，被婦人看見給搶過一件。也許是不告而取。反正沒對兒子問明來源，她以爲很值些錢，想尋個濶主兒出售，以博高價，但她不認別人，就想起止厂，以致陰錯陽差把贖物送上失主的門，及至止厂不客氣的收買，放回原處，她才明白兒子是從此間偷去，自己又送回來，當時不知多麼恐懼羞窘，故而接到錢就忙走了，止厂因胡魯題有這樣混賑的妻子，家庭生活可想而知，正替他嘆息，不料那個派去醫院代九芝給老胡作伴的僕人，回到家中對止厂報告，言說胡魯題有了驚人的變動。

